

笑话 鬼话 梦话

奇闻 怪闻 趣闻



現代笑笑錄

天津人民出版社

王琳 潘榮 編著

责任编辑 庞明星

封面设计 立华

- 一場鬧劇——
- “造反派” 批判 “走資派”
- “紅衛兵” 鬥爭 “地富反壞”
- 江青弄權
- “王張江姚” 顛倒黑白
- 林彪搗鬼
- “黃吳葉李邱” 無賴

ISBN7-201-01351-3/G·629

定价:3.98元

现 代 笑 笑 录

王琳 潘荣 编选

柳 登 杰

1993.4.12 于长沙

天津人民出版社

省人大财经工作会议

天 人 集 出 刊 行

天 人 集 出

1991年10月

天 人 集 出

1991年10月

目 录

“文革”断片想(代序)
看自己的影子
画家遭难
串联
不是东西
先开除着
皮棉·籽棉
断子绝孙
鸠山抄袭曹操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白日做梦
岂可心中无数
“扒灰的念头”
炒人肉
万岁与刀岁
文风
见面语
“天兵天将”到了
“想当年……”
“情书”
“扣鸡奉礼”
“水嘴儿”三录

“帽子”
“双打”成果
印章上的鸿沟
打欠条
分子
口令
他们要我这样讲的
两记耳光
内心话暴露不得
讳名
“上层建筑”趣解
“形势一派大好”
磨刀师傅
谐谑对秽骂
票号“嘲文革”
谁是真同志
横标撕得妙
不会翘尾巴了
天气预报
最长的“头衔”
老贾
还没交待完

喂,记住我家的地址
哪一个先斗
腐蚀和阶级感情
选拔妇联主任
某公
蔡红写信
跟踪追击
“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理论权威吃瘪
在劫难逃
反革命分母
《特别通知》
人民币不起作用
第二门国语
竟然偷马克思的大衣
货币只起象征作用
学火箭的看大门
“大分子所”
“破四旧”一则
副统帅夫人的像章热
“帽子”博览
评样板戏
审戏
寒山寺碑
某夫人轶闻
大串联拾零

先背口号
自食其果
有口难辨
斗争“狗”分子
要斗私批修
顷刻之间的转化
相声大师巧对红卫兵
“五湖四海”
惜物招祸
亲切握手
地主富农太少了
人喊亦喊
这是全国山河一片红
口令的“革命”
讲出身成风
改“革命姓名”
国际红卫兵
苦菜花
正九和负九
浑身是胆雄赳赳
整人诗
如此对联
要是马克思在中国
苦中作乐
影评
忆苦专家

防身的武器
项羽原来不读书
不知道不能胡说
作案动机
人云亦云
新刑罚
闹宴
“夺权专家”
英雄产品生产法
似是而非
鸡飞黑西沟
毛线与钢丝面
捞稻草
培养地球
高帽奇闻
再戴一次
“不要管我”
“能刮西风就好了”
考试
知识分子之辣
夫妇平等
她原来是个算命的
谁是太阳
“万寿无疆”的延伸
买鞋
小小寰球

绣红旗
专政无产阶级
革命口号与逃荒者
盛牛鬼
“听党的话”
“你们记了说什么?”
不算数
到安家来落户
提拔
剥削有理
左派
孔子杀少正“卯”
一字之差
以毒攻毒
命名有术
大联合
“不要管我,大粪要紧”
哥俩好
不知天高地厚
火线申请
母子挂牌
三大任务
五分钱
挣“革命工分”之一
挣“革命工分”之二
江湖医生的革命语言

不让座的理由
“喷气式”与光头、平头
支左饭
无一幸免
老农讲用
比苦还难下咽的滋味
速避为上
后继有人
时代的诗人
“现反”之一
“现反”之二
天宁禅寺
手风琴之歌
得意忘形
画师李君
勤务员的时事报告
盐酸
争取达到十三秒
小学生语文启蒙课
不准划×
小学生的大字报
中学生的大字报
怎么“谣言”还灌成唱片
画面相觑
理论家自嘲
悬崖勒马者

原子弹和鸡蛋
牛鬼蛇神敬饭歌
又一伟大胜利
倒下几个不倒翁
文化程度相当高
舞剧说话和相纸日晒
文不对会
“吗”字不准写在第二页
不要笑
唱反调
刚才读的我都不同意
查查李逵的革命历史
光头是一家
老人家贵庚几何
本来就在纲上
亲眼看见的
水浒和水壶
聋奶奶觉悟高
“横扫”《资本论》
打针
没有文化又怎么样
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
外语口试
“文朝”是哪个朝代
学生斗校长
何必吹毛求疵

红卫兵会师
话要说得好听
忆苦思甜
精神变物质
如此上纲
血淋淋地表忠心
算卦的不能说实话
陈阿大接外宾
你的屁股都是革命的
斗批改
文化大革命九十号
屁股往哪里摆
永远健康的会成什么
不倒不行
儿子送爸爸上学堂
“九州生气恃辱骂”
张春桥吃草
张春桥坐火车
西北风少了
学着点
不是“右派”是“正派”
大家都来吃草
区别对待
臊子家事
天生一个仙人洞
反革命洗澡犯

“刘邓路线”
打倒谁
去打张春桥
根本没有心肝
最需要毛竹
我害怕
真情实感
千百万猪头落地
多少厕所和多少人民
你怎么来晚了
不破不立
翻开第 271 页
一词千金
倒霉的乒乓球
握手
天下大乱
杨天笑外传
扫帚·铁棍·破报纸
怪题
一字惹祸
更名风
梦无旁证
“电台台长”
东方红柿
好消息
“只能跟军代表说”

酒的闹戏
多学一些“无术”
二赖子填表
“大阿福”遇难
三家村“黑店”
假分数的遭遇
兄弟奇遇
它是属于冶金类
批判“不倒翁”
无产者掌权
一定要今朝来
“形而上学”新解
结扎歌
尿壶
“有名顶什么用？”
不要去走白砖道路
潜移默化
同声高喊“不须放屁”
联系实际
“都不算”
夺魁
春风杨柳多少条
升国旗奇遇

贬义的新生事物
天罗地网
响的会么雷？下的什么雨？
大队主任作形势报告
好带人去参观
“上吊”和“专了政”
男女关系
知青的一封信
焚书有理
谣言四起，已抓到“三起”
“牛鬼”与牛的对话
但愿都是圆宝
符合主席说的
教育革命
关于蚕桑的语录
检讨重大问题
党能找不着吗？
“不能向右转”
蓉城充斥猪狗声
三畜兴旺和萝卜欠收
忠字图
“互相教育”

“文革”断片想

(代序)

仲尔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文章,对邓拓及《前线》、《北京日报》、《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进行诬陷性的攻击。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康生任顾问)。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首都报纸登载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内贴出的一张“大字报”,攻击北大党委。

这是开始。

那时候,我八岁。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首都一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庆祝会,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在北京举行。

这是结束。

这时候,我已经是天津一家小服装厂的学徒工。

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历时十年，伤痕累累，血迹斑斑，人的异化、人的隔绝、人的失落、人的空虚达到空前的程度。

这是大悲剧。

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讲，又是一个永远令人难以忘怀的大笑话。

回想自己，仿佛十年之间一直徘徊于哈哈镜的前面，怪诞之极。当然，不仅是我一个人如此。

《现代笑笑录》是迄今为止笑料较为丰富的一部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笑话总汇，其中尽展玄妙荒唐、滑稽可笑、讽刺揶揄，甚至不乏“黑色幽默。”

何谓“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既“绞刑架下的幽默”，它使人在极度痛苦中看到喜剧色彩，在可笑中看到荒谬丑恶。

读过之后，我笑了；笑过之后，我哭了。

本书的编著者是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和研究生，这是他们研究历史，包括十年动乱的那段历史的一个成果。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本书比那些详述春秋战国、宋元明清及二次大战的历史著作更有现实意义，更独特，更易流传开来。

因为，十年动乱刻骨铭心，人们不能忘，人们不想忘，人们更忘不了。

我感谢他们；我们所有的读者都会感谢他们的。

西方的哲人说过：“我使人类笑，目的是要他们严肃的面对世界。”

这话真好。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保定古城

看自己的影子

一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每天清早被押去公路边低头示众，刚巧路边因为埋水管挖了条水沟，他们就排队在水沟边，低头认罪。乡下农民挑了菜上城卖，看见了奇怪，便问：“你们在看什么？”一位权威低声回答说：“看我们自己的影子。”

（高晓声）

画家遭难

“文革”时，某地一位很有名气的画家作了一幅画：画面上有一只漂亮的公鸡站在高处，引颈高啼，唤起东方一轮冉冉升起的旭日。画面的格调清新明朗，洋溢着生机盎然的气象，其名曰：“雄鸡报晓”。

这幅画受到大家的普遍赞誉，画家自己也很满意，认为这是几年来的力作，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有位“高手”从这幅画中发现了“问题”——一只公鸡，一轮红太阳，拼起来不就是“攻击（公鸡）红太阳”吗？

于是，画家被打成了反革命。

（李正堂）

串联

支边的邻居阿D从新疆一路串联回来。在家闲居，连声叹气：“没劲！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受难。”于是，想串联到C国去打美国佬，挎上语录袋只身去了。一个月后被公安局送回。有人问阿D有没有打到美国佬，阿D答道：“在大使馆住了三天。没劲！”

几天后，阿D又出发了，这次想到M国帮助打游击。在边疆上被截回来，忿忿不平：“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受难！”

于是，阿D出发到香港革命造反去了。他是和一群红卫兵举着红卫兵旗从罗浮湖桥上冲过去了。冲过去，也就再也没回来。

半年后，阿D写信回来，说是成了香港饭馆老板的上门女婿。

两年后，阿D回来时已经当上了老板。看到家乡人还在革命造反，阿D感慨道：“没劲。”呆了三天，便回香港去了。

（徐斌）

“不是东西”

某公社的武装部长胡某在“文革”军管时期，是公社里主宰一切的最高领导。

有一次开“五类分子”训话会。胡某自然被请去训话。他因为讲顺了嘴，一开头竟说了一句：“同志们！……”他马上意识到讲错了，就板着脸道：“不对！你们是什么东西？我是什么东西？”马上又意识到又讲错了，连忙又道：“不对！你们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李炎锡）

先开除着

“革命”进入了高潮，将“走资派”们统统揪到了台上。劲松战斗队的马司令趾高气扬，对着全会场的人首先宣布：“将李化林、王利明、陈家柱、赵志成开除党籍”，赵志成一听，憋不住，挣扎着喊，“我还不是党员！”

“那也先开除着！这是司令部研究决定的！”

（刘京科）

皮棉·籽棉

皮棉、籽棉这二个概念在我们乡下，就是目不识丁的老头老太也不会搞错。皮棉是棉花去籽后的净絮，籽棉则是带籽的棉朵。

可是来我们公社蹲点的地区工作队张队长，在听取公社革委会主任关于棉花产量汇报后，厉声责问：

“既然籽棉产量高，你们为什么还要种皮棉？”

“断子绝孙”

学校停课那阵子，资产阶级出身的于莎经“校革筹”批准，到X市丈夫那里当了几个月的“逍遥派”。返校后即发觉已有身孕时，校革会成立，斗批改正紧，恐无法哺育，在征得丈夫同意后，悄悄到县医院作了流产手术。

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人揭发于莎在讲课时“放过毒”。她被工宣队找去谈话时，竟胆大包天地为自己辩护了几句。队长左师傅想不到这个资产阶级小姐居然敢于顶撞，不禁火冒三丈：“你不要狡辩！除了这些，你还有新问题！你爱人什么出身？”于莎一愣：“工人。”“去年你去流产了吧？听说还是个男孩。这是个新动向——你这是搞阶级报复！”于莎完全糊涂了，“流产是他同意的，什么报复不报复……”

左师傅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严正地说：我们看问题要抓住实质，亲不亲，阶级分嘛。你是想叫咱工人阶级断子绝孙！”

(张志怀)

鸠山抄袭曹操

黑河建设兵团团长崔成，喜欢写几句歪诗，什么“东风吹，红旗飘，革命形势无限好”之类，兵团战士知道他喜欢奉承，就叫他崔诗人。

一天，上海籍知青小吕碰到了崔诗人，问：“团长，有一句

诗不知谁写的，向你请教。”

崔诗人笑道：“哪一句诗？”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一句，你知道作者是谁？”

崔诗人哈哈大笑，说：“这还不知道，这不日本著名诗人鸠山先生写的吗？”

“鸠山？”

“不错，《红灯记》里鸠山就这么说的。”

小吕扑哧一笑。他读过古诗，知道崔诗人不懂古诗，故意戏弄他。小吕笑道：“团长，这是古人曹操写的诗句。”

“曹操？”

“不错。”

“那……那……”崔诗人窘迫得很，说，“那是鸠山抄袭曹操的。我得写一封信给《红灯记》剧组，请他们改过来。”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公检法被砸烂后，某公社由一军代表负责这方面的事务。军代表上任伊始，干劲十足，立下壮志：“一日百案，”接着，开始办案。

第一是离婚案。女的要离，男的不肯。军代表先问女的：“你的家庭成份？”女的答：“贫农。”再问男的。说：“中农。”军代表说：“急贫下中农所急，想贫下中农所想。离！”

第二是家产纠纷。军代表先问哥哥：“老婆什么成份？答：“上中农。”问弟弟，答“下中农”。军代表判：“弟弟胜诉。”

一次经验交流会上，军代表振振有词：“阶级斗争，一抓就

灵，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林建平)

白日做梦

东北的夏日，不比南方逊色，中午气温高达 34℃ 左右。某农场东方红司令部的副司令陈昌，系北京人，造反劲头十足，21 岁当上副司令，足以看出他造反的气派。

一日，午休。一觉醒来，他擦干嘴边的口水，乐滋滋的。对司令部的政委赵祥说：“今天做了一个好梦，我当上总司令了！”

赵祥系上海人也。在东方红司令部，搞政治的全是上海人，掌握不到实权，搞造反指挥的均是北京人，故当时在农场有“京派”、“海派”之分。

听陈昌一说，赵祥先是一笑，后一想，觉得有文章可做。他就马上召集上海人士，写了一种大字报；题目是：“陈昌白日做梦，妄想篡权复辟。”总司令李刚虽是北京人，但一看大字报就怒从中来，于下午三点半召集全体战士大会，庄重宣布：陈昌白日做梦夺我权，我们虽同是北京人，但我不留情，决定把陈昌开除出去！

会场上先是众人愕然，后上海人热烈鼓掌，煞是热闹。

(黄志冲)

岂可心中无数

学习班上有位C君，因忍受不了那位“动力”队员聂造反的经常性挖苦侮辱，决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反击一下。

某日，最新指示又发表了，全班当夜闻风而动，集中学习。照例先由聂造反表演念过三遍后，即已溶化在血液中，可以背诵出来的真功夫。接着由其巧舌如簧地宣讲一番体会，就算“学习不过夜”了。那晚结束前，聂造反自以为是地添了一句：“谁有不懂可以提出来问。”C君举手问道：“这条最新指示连标点共有几个字？”聂造反猝不及防，张口结舌无言以答，其它“动力”队员也皆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还是聂造反“经风雨见世面”，忙变脸怒斥C群：“你问字数干啥？莫非想捞稻草钻空子！”C君却也不慌不忙地说：“最新指示句句字字闪金光，学习怎么可以有口无心，心中无数呢？你不知道，我告诉你，连标点共是七十二个。”聂造反再也无话可说，只得宣布学习暂时到此。

(袁文龙)

“扒灰的念头”

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兴旺伯，被公社推荐为县“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巡回讲演团成员。

轮到兴旺伯讲用了，在讲台背后的大幕里躲着一个拿着

稿了的“提词者”。“提词者”轻轻念一句，兴旺伯就朝麦克风大声讲用一句。当讲到如何“斗私心一闪念”时，提词者念：“我也曾动过后悔的念头。”不知是剧场里嗡嗡声的干扰，还是兴旺伯耳背，他猛地一拍讲台，向大幕后破口大骂：

“什么！我动过扒灰的念头？你这混小子给我滚出来！”

炒人肉

某车队有一姓李者，极善玩笑，喜出风头，当走资派揪尽，清理阶级队伍时，他犯了个令他刻骨铭心，终生不忘的错误。

一日中午，车队司机排队打饭，窗口黑板写有“炒大肉”字样。李某视之，耍小聪明之心，露一手之兴，冲得腔子里热血滚沸。他走到黑板前，将“炒大肉”的“大”字一横抹去。“炒人肉”，黑板白字，刺目倒胃让人毛骨悚然。

他正沾沾自喜，陶醉其中，不料背后有人猛击一掌，踉踉跄跄跌出几步远。待他稳住神，回头望去，见是满脸横肉抖着凶相的军代表曹营长。

曹营长大怒：“你是说，人吃人么？何其毒也！”

李某弹指一挥间，赚得“反革命”罪，狱八载。

“万岁”与“刀岁”

“文革”中期，我尚在中学读二年级。那时大约十四岁刚过。有一次上写作课，老师布置一篇歌颂性的命题作文。我自

小喜爱写作，然字迹潦草，常令老师头痛。这篇作文自然一挥而就。交稿后一日，忽被工宣队喊进办公室，指着文章中的“万字问：“你写‘刀’是什么意思？”我一急，辩了一句：“是万字，写得草了。”工宣队员猛一拍桌子，大喝：“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么？”我年少气盛，几欲争辩，被班主任拖走了。

于是，工宣队查我家庭出身，幸好我爷爷我父亲均为贫农；查我在校一贯表现，师生一致反映我学习良好，学工学农积极。工宣队于是决定我写份检查，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念。

此事曾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通报全县教育战线。

(陈锡生)

文风

(一)批语

小学时写作文，老师给打了一段批语：“内容很好，语言通顺，只是没用最高指示。”

(二)情书

我的一个小伙伴的姐姐正在谈恋爱。我到他家玩。小伙伴翻出他姐姐未送走的信给我看，上面写着：“××：我那天晚上看电影没有找到你……请你原谅……我要做你的革命的妻子……”

(三)忠

三年之前，村委会的办公室里贴着一个刚写的某某“决心书”，用毛笔写在大红纸上，最后一句话是：“忠不忠看行动！”

见面语

一个当过伪连长，坐了二十年监狱的人刑满释放了，背着小包裹走到村里。

我们几个小孩尾随着那人走到他家。

走到屋里，那人见到阔别多年的老伴及女儿都坐在屋里起身相迎，他没说什么，把包裹扔在一旁，掏出衣兜里一个红彤彤的小本，随便找开一页，诵道：“最高指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随后，才跟家人说话。

“天兵天将”到了

敝乡地处偏僻，闭塞落后。解放前没有一个识字的，解放后虽经几次扫盲，无不因政治风云变幻而半途作废。虽在五里外设有一座初等学府，但就学者寥寥。“文化革命”本与敝乡无缘，城里闹翻了天，这里依旧日出而做，日没而息。

忽有一天，一队缠红袖章的城里学生，雄纠纠地杀进村来，他们到处搜寻“四旧”，只要见到有龙、凤、福、寿、双喜之类图案花纹的物件，一律砸烂，毫不留情。

村上有位七五高龄的“五保”老太正在家里打盹，忽见一班武装整齐的少男少女冲进屋里，把她年轻时陪嫁的一对双喜瓷罐也砸了。老太被吓懵了，她老眼昏花，以为是“天兵天

将”下凡，于是双膝跪地，双手合揖，口中念念有辞：“天兵天将开恩……”

这可激怒了这班誓与“封资修”彻底决裂的小将们，立即以老太为“活靶子”，开了一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批斗会，语录声铿锵，口号声震耳，且伴之以拳脚，待到小将们革命成功，撤出“战场”，这位经历三个朝代的老寿星已经气息奄奄，村人赶到，只听她迷迷糊糊地还在祈祷着：“天兵天将开恩……”

“想当年……”

河东村的老瓦匠周老贵，原是个本份人。“军管”时，见侄子周汉林掌了公社大权，骨头便有些轻了。得空常去镇上转转，见不顺眼处，人五人六地指手划脚一番，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

一天，周老贵转至市场，见几个瓦匠正在街口上砌宝像台——准备用来画巨幅宣传画的。老汉伫脚察看良久，不由得感慨顿生：“你们这些后生家，哪象做手艺的！砖和砖空这么宽的缝？想当年，我被东洋鬼子抓了去砌碉堡，那份手艺，嘿，新四军的炮都轰不开……。”

这下子，老汉倒了大霉。第二天，有人便把“大汉奸、卖国贼”的牌子给他挂上了。周汉林部长也挨了“理论权威”一顿好批，连连申明要划清界线。

“情书”

窑西村有两个学生，同姓赵，未出五服。当时升高中靠推荐。赵女，根正苗红，且家贫如洗。理所当然地推荐之列；赵男，叔叔为大队革委会主任，自然也被推荐入了学。

高一无事，念到高二，便有了些纠葛。一日，赵女手持一信哭哭啼啼报告老师：“他、他……要流氓！”

老师吃一惊，索信一看，却是一封“情书”，且押了韵的：

“大无畏的红卫兵岂怕同姓。‘五服’属于封、资、修，把它垃圾箱里丢。盼你和我来相好，亲上加亲红旗飘。你要是不肯把我爱，就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你要是不肯和我好，就坚决把你来打倒……。”

“扣鸡奉礼”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双窑中学邀请新当选的“贫管会委员”葛金方作报告。

葛老汉不识字，记性却好；听了两天的广播，肚子里装了不少货。胸有成竹地走上了讲台。

“革命老师们，革命小将们：阶级斗争，越来越是复杂了。林彪狗日的‘瘟肚儿’算了；中央又出了一个大坏蛋，名字叫孔老二，把我们的少正卯同志害死了！”

师生愕然。

“孔老二要我们贫下中农‘扣鸡奉礼’（克己复礼）。什么叫‘奉礼’？就是送礼。你们想想，我们饭都吃不饱，到哪儿去扣鸡送礼？……。”

一个半钟头的报告，可谓“妙语连珠”，至今尚在双窑中学流传。回忆其事，教师们常常喷饭。

“水嘴儿”三录

唱

“水嘴儿”本姓徐，名宝华，水鸭墩村人。他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却因唱、说象流水一样的随便流淌而得此绰号。

那年“革命歌曲大家唱”的时候，“水嘴儿”也和着大家一起唱，两瓣肉片一张一合，神情极严肃，且不断地“出感情”。有一次，大队“反到底”战斗队李司令来组织水鸭墩贫下中农学习最新指示，学习前，他别出心裁地让每人唱一首革命歌曲，献给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水嘴儿”一听直了眼，慌了神，轮到他站到前面去唱时，竟象赴刑场下地狱一般的艰难。他痴骇半天，才从喉咙里挣出一首歌来：

“打到洋油端在手，
瓦房底下晒太阳；
鱼兔仔猪河虾壮，
擀面杖一敲猫子东张西望……”

曲儿套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词却让他重填了。李司令

怒火万丈：你‘水嘴儿’狗胆包天，污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接着，对照最新指示，把“水嘴儿”当作活靶子“立竿见影”地批了一场。

“水嘴儿”交待罪行，嘴角皮扯得老长：“我恨死了这张水嘴儿呀！……。”

李司令立即严正指出：“水嘴儿，你要从根子上找问题，从灵魂深处闹革命！”

（葛安荣）

说

“水嘴儿”从此不再唱，说话也怕响，这样便安稳了好大一阵子。批孔老二时，经过疏导，他又重新焕发革命精神，斗志昂扬起来。队里召开批判会，政治队长主持，听别人批了一通，他也跟了上去——“孔老二狼心狗肺，杀害我们无产阶级的烧（少）灯（正）泡（卯）同志，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把孔老二揪出来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说着，力神爆爆地振臂高呼起来。场内有人吃吃笑。

政治队长拍案而起：“笑什么？你们的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

全场顿然寂静。

做

“水嘴儿”出了几次错漏后，便“金口难开”，凡事闷声默默

做。这年除夕写对联，他裁纸、磨墨，儿子写，不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州震荡风雷激”，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写好了大门、房门、墙柱、灶上、碗橱上的，“水嘴儿”让他写猪圈门的，儿子皱皱眉，“写什么呢？”

“水嘴儿”嗫嚅着：“写……写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吧！”

儿子眼珠霎时突突的，“你活得不耐烦了，是么？资本主义！”说完，草草飞了十几个字，便跑出门去了。

“水嘴儿”憋着一肚子的气，直到天擦黑时，才把对联贴完。大年初一，“水嘴儿”起来开门，准备放爆竹；这时，何司令几个人匆匆地过来。唔，拜年来了……“水嘴儿”脸上的笑刚刚启程，就被何司令迎面挡了回去：“水嘴儿、水嘴儿，你知罪么？”

“水嘴儿”漠然，只是双腿抖颤，何司令将他牵到猪圈门前，指着门上的对联，说：“这是最高指示，你认得么？”

“水嘴儿”晃头。

“我念给你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你污蔑最高指示，把人民当作猪，……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水嘴儿”吓出一身冷汗，“扑通”一声跪地。自此，便不唱不说也不做了。于是，水鸭墩人渐渐忘了他的绰号，改口直呼“徐宝华”！

(葛安荣)

“帽子”

某穷乡僻壤，闭目塞听，说句“老鼠飞天蛇吞舟，黄狗脖子

长人头”，都有人信。就此风气闭塞的旮旯里，偏偏出了个巧舌如簧的油头小生，人们尊至为佛，抬举到云头。他荣任大队革命会主任后，相中富农家的黄花小女儿。某夜，他瞒过家妻，夜闯小女子闺房，吃了闭门羹。情场上早是斫轮老手的主任，胸中自有呼风唤雨之术，召开社员大会，宣布十八岁的小女子为漏划富农。小女子补戴了帽子，不敢乱说乱动了，只得听任主任摆布。谁知风声走漏出去，闹大啦，说主任和富农分子通奸，不是一般的生活作风小节，敌我不分，政治灵魂和阶级立场，全烂光了！主任听见，安之若泰，仍召开社员大会，仍采用呼风唤雨之术：“这小女子，最近表现不错。现经上级批准，宣布摘掉富农分子帽子，回到人民的怀抱！……。”

(孙家玉)

“双打”成果

清队后期，某县开展“双打”运动（打击投机倒把，打击流氓阿飞）。有天，我值夜班，县值班室来长途电话汇报运动广泛、深入开展后获得的丰硕成果。他谈了大段道理和一长串数字后，我叫他具体点，举个例子看看。他说：“有个八十三岁的农村老太，走了四十多里地，来县运动办公室坦白从宽。她说她一生中没偷鸡（投机）盗马（倒把），只是做姑娘的时候，被人压住腐化了一次……。”我听了“噗哧”一笑，对方以为我大加赞赏，醺醺然似有陶醉之声：“那……那好，我连夜将这个典型事例写成书面材料，明天一早派人送……送给地委……。”

(孙家玉)

印章上的鸿沟

两派大联合是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宜兴市锡剧团“红艺兵”与“丛中美”经过几次艰难的谈判，订了许多方案，提了许多条件；好不容易坐到一条板凳上来。但最后却又在如何掌管单位的印章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红”派强调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由拥有大多数人员的“红艺兵”管印。

“丛”派却坚持派别不论大小，权力上一律平等，必须轮流管印。

为此两派又反复争论不休，最后有人想出一条妙计，把公章锯成两片，两派各自保管一半，遇上重要问题需用公章时，再合并使用，使之生效。

此后凡剧团发的文件，公章中间一直横着一条鸿沟。

(蒋行知)

打欠条

我们家乡话中，凡有赊欠，需写字据，谓之“打欠条”。不料，“文革”时竟还真有“打欠条”一说。

县里有马局长，三八式老干部。因其臀部肥厚，背后人尝以谐音戏称之为“殿军”。“文革”一起，“造反有理”的一派革了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马局长被关进学习班专案审查。初进

“班房”，造反派采取革命行动杀他的下马威，专揍其屁股，直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打板子时，马局长被勒令自己报数，打手则按板眼节奏狂呼：“打你个殿军！打你个殿军！打你个殿军！……”

“文革”那阵，有人把打人叫做“吃肉”。不知这是我们那里造反派的“方言”，抑是他们全国通用的“行话”，待考，但是件快活事体则无疑。因此此后只要办案人员一高兴，马局长就要被提审，提审的结果必然是“抗拒交待”；抗拒交待当然要端正态度；“端正态度”就是“铁匠做官——打字上前”！而不打则已，打则必打屁股。可怜马局长股无完肤，若不堪言，后来人虽瘦得皮包骨头，而屁股却肿胀倍常。

一日提审，又要大刑侍候。马局长实在胆战心颤，虽偌大年纪，亦顾不得害臊，忍痛含羞缓缓褪下裤子，主动出示屁股，恳求验视宽免。只见疤痕初落，脓血犹存，瘢痕尚在，青一块，紫一块，红一块，白一块，不啻如一败坏的烂肚肺。也许是我见犹怜，也许是不堪一击，也许这时风传马局长属于“推一推，拉一拉”对象，打与不打在两可之间，为审慎计，准予暂缓打屁股，先打个欠条，记下这笔账。

于是，史无前例的年代就有了这张史无前例的字据：

欠条

本人罪行严重，态度恶劣，革命群众无不义愤填膺。判决打屁股三十下，我罪有应得。奈因我年老有病，恳求暂欠。承蒙革命造反派领导上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给予恩准，本人不胜感激，保证不翘尾巴，不秋后算账。口说无凭，立此为据。

马××

1968年×月×日

此后，马局长还打过好几次这种欠条，估摸欠打屁股数累计二百有余。直到他得到平反时，才自然豁免。但欠条也未发还，双方皆不提此事也。

(能宽)

“分子”

革命群众中有把“四类分子”、“五类分子”、“黑七类分子”皆简称为“分子”的叫法。约定俗成，习惯成自然。

一天，两个数学教师出身的“分子”，躲在阴暗角落里讨论起来。

甲：“分子，我们是分子，谁是分母？现在分子越揪越多，分数值岂不越来越大？”

乙：“又不然。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每个运动都有5%的坏人，剩下95%是好人。后一个运动是前一个运动95%的5%，分数乘分数，分数值越来越小了。”

真是复杂的问题，令人费解，两人相对默然。

(能宽)

口令

某连副指导员冯某，创造出的一套突出政治的队列口令：
指挥员：“立正——”

战斗员：“立场坚定！”

指挥员：“稍息——”

战斗员：“百倍警惕！”

指挥员：“向左看齐——”

战斗员：“向人民群众学习！”

指挥员：“向前看——”

战斗员：“时刻备战！”

指挥员：“向后转——”

战斗员：“打倒帝修反！”

指挥员：“向前转——”

战斗员：“解放全人类！”

指挥员：“齐步走——”

战斗员：“踩死蒋光头！”

指挥员：“跑步走——”

战斗员：“革命到底，永不回头，一、二、三、四……。”

一时，此口令风靡部队，营区内外此起彼落，很热闹。

(王宣)

他们要我这样讲的

本着给出路的政策，每隔不多时，就要开一次评审会。但每次都不评、不审，而是动员大家揭发批判。一次，一个小姑娘，被指名站出来揭发。内容如下：××什么时候偷了队里的蔬菜，什么时候偷了人家的柴草，完了。事后有人找她核实情况，“你是怎么看见的”。“我没有看见”。“那是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你又怎么会揭发的。”“是他们要我这样讲的。”

(张树)

两记耳光

每天出工前，必须集中“早请示”。时间长了，有些贫下中农，革命群众，有点不感兴趣了，总是拖拖拉拉，一时到不齐。要抢收，抢种，时间耽误不得呀！有一天，主持仪式的“革命”队长的老婆，有点不耐烦了，“天天如此等，农活还要不要干，不要等了吧！”谁知队长竟两眼凸出，火冒三丈，在众人瞩目之下，走上前去就是唰！唰！两记响亮耳光。队长太太，眼泪汪汪，再也没有敢开口。

(张树)

内心话暴露不得

我平时老老实实，服从“管教”，劳动改造，争取早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每个月底我都要写一个思想认识，劳动态度的书面汇报。各方面对我的看法还不错。上级“群众专政组”，找我谈话，告诉我，要给我摘帽。当时我激动得流泪了。在当月的汇报上，我为了挖掘思想里的脏东西，我说：我过去曾想过，我这一生就算完蛋了，家破人亡了。

谁知内心话一吐露，出了毛病，是“对共产党有怨气”。前议取消，继续改造。我又流泪了。

讳名

因为林立申造反有功，便被擢升为公社党委副书记。一天，这位林副书记骑车回家，刚来到村口，迎面碰到正在拾粪的叔叔。他叔叔听见车铃响，一抬头忙招呼道：“噢，是立申回来了？”

林立申一听有人对他直呼其名，马上来了气，忙刹住车子吼道：“谁不知道我是公社党委书记，你他妈的怎么叫起我的名字来！你真是狗胆包天，不要命啦！”

他叔一听也顿时火冒三尺，丢下粪筐，提着粪扒子就朝他追打起来，嘴里还不住地骂道：“婊子养的，我就是要揍你这个公社书记！”

林立申见状，连忙骑上车子跑了，家也没敢回。

“上层建筑”趣解

批林批孔运动中，中学生也组织了学习哲学小组。不少学生对于“上层建筑”一词多不理解。于是就向校管会主任、贫协代表周某请教。周某斗大的字认不得两麻袋，怎能解释得了。恰好林立申来了，就让人问他。

林立申一听，哈哈一笑，说：“这有什么难解释的，上层建筑不就是高楼大厦么？”

“形势三派大好”

“军管”那阵，公社人武部长周汉林执政掌权。周汉林为人算厚道，没有太多的毛病，唯喜欢作报告，且东拉西扯，找开话匣子没有半天难得收场。

一日，他为全公社三级干部作报告。公社文教副主任怕他扯个没完，事先给他写了稿子。开始，周部长倒是照本宣读：“目前，国际形势一派大好，国内形势一派大好，我们双窑公社的形势也是一派大好……。”

至此，周部长掂掂稿子，觉得难以过瘾，索性丢开稿子发挥起来：“总的来说，这个形势，阿，加起来，就是三派大好！”

台下哗然。

周部长以为效果甚佳，于是愈加起劲。

磨刀师傅

就职演说

某县肉联厂一杀猪工人，因造反有功，当上了工宣队长，进驻一所中学。

在他就职时，有一个精彩的演说，录以备考：“老师们，同学们，我操您祖奶奶——可恶的旧社会，可把我害苦了，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虽然上了几年学，认得的几个字，都让我

‘杀’跑了。

“你们是三角角出来了，几何几出来的，我可是刀尖子戳出来的。

“干革命就要知己知皮(彼)，有些老师的缺点，我也摸过了：‘挂羊头、卖狗肉，一肚子花花肠子。’

“当前的形势大好，但有新动向，阶级敌人看我们吃肉就眼馋，一个劲地要翻天，它们磨刀了，我们也要磨刀。叫它们来吧，管叫它‘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一想，不对。立即改正)！当然喽，它们不是肉包子喽，我们也不是狗喽！”

随便再说一下他的外号来历。因他在讲话时经常引用关于“敌人磨刀子了，我们也要磨刀”的语录，老师同学都喊他“磨刀师傅。”开始，他大发脾气，又要磨刀了。后来听说样板戏《红灯记》里的“磨刀人”是革命人，才转怒为喜，“磨刀师傅”这一外号才得以沿用下去。

接班人

磨刀师傅常去听课，听听有没有老师在课堂散布“反动言论”。

一政治老师讲到要同学们好好学习，将来好做革命的接班人时，他突然站起，打断了老师的话：“革命的小将们，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党章上明文规定，只有林副主席一人接班，他才是合法的接班人，明目张胆地宣扬都去接班，是什么意思？什么居心？”

“我们要把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绝不能让某些反动权威折了我们的腰！”(夭折)

师生愕然。

二万六

有位老师在讲清平乐《六盘山》时，把“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念成了“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因讲义上未带标点。

有一学生大胆地站起来发问：“老师，历史课本上说是长征二万五千里，这首诗词里怎么是二万六了呢？哪个数字对？”

老师一时语塞。

磨刀师傅正在听课，他过来回答：“两个数字都对。长征二万五千里，是走的直线。这里因为‘盘山上高峰’，多走了一千里！”

战地黄花

春节期间，磨刀师傅要去每个老师家“串门”说是“登门看望”，实际上是遵照革委会的指示，带着工宣队，检查老师门上的对联，抓一抓新动向，看看谁在“磨刀”。

首先检查“靠边站”的校长，他门上写着：“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他看后大发脾气：“只知道吃吃喝喝，不注意思想改进，还喝什么‘沙水’，还吃什么‘昌鱼’，纯粹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抄下来，批斗！”陪同的人小声对他说：“队长，不能批，这是最高指示。”他一听是“最高”，立即换了口气：“吃鱼好，营养丰富，叫他吃吧。”

走到语文老师门口，看到一副对联的下联是“战地黄花分外香”。他对“黄花”二字很反感，嘱咐手下的人：“改红花，全国都一片红了嘛，红花香！”那人又小声对他说：“队长，不能改，这也是最高指示。”他愣了一下，马上自我解嘲：“你别说，黄花

就是比红花香!”

(孙友田)

谐谑对秽骂

老翁乘车,无人让座,站不稳,体倾仄,撞女售票员胸。女秽骂曰:“×老头儿!”老翁大声回答:“叫你批林批孔,你不批,倒批老头儿!”乘客大笑。

票号嘲“文革”

十年“文革”,百业萧条,商品短缺。彼时成都居民购买香烟、白酒、茶叶、肥皂、豆腐、粉条、花椒、芡粉、白糖、红糖、豆腐乳等,皆凭购物票证。票证竟发到90号。儿童踏步唱革命歌:“文化大革命90号、90号、90号!”原歌词“就是好”改唱成“90号”。

谁是真同志

当面互称同志,背后各诵拳经,“文革”时的同志关系大抵若是。有工人在成都春熙路孙中山铜像下放声宣称:“只有孙中山是真同志!”被造反派扭送民兵联防总部审问。工人从容答辩:“我说他是真铜制的。”

横标撕得妙

“文革”后期，成都街头贴出大字横标：“要求追查恶毒攻击江青同志的反动文章的黑后台！”翌晨发现两端已被撕去，唯余中间“江青同志的反动”七字。路人惊讶，目笑不语。

不会翘尾巴了

我有一个老战友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可是后来要成立红色的革命政权，缺少必不可少的“三结合”中的“革命干部”对象时，造反派们又从被打倒的“牛鬼蛇神”中反复排队过筛，发现他还算是一个矮子中的高个子，于是又把他列为“三结合”的对象。接着便履行一套先解放后使用的手续。造反派要他再作一次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检查后便准备解放他，但又怕他解放后进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后翘尾巴，因此商定在解放他的前一天狠狠地整一整他的态度，把他批了个落花流水，并要他第二天在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上彻底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我这个老战友左想右想想不通，觉得前途渺茫，人生无望，还不如自己解放自己为好，于是夜深人静时用一根裤腰带悬梁自尽了。

第二天，一些造反派们看到预定的“三结合”对象寻了短见，大出意料，因而惊慌失措，都为到哪儿能再找出一个合格的“三结合”对象而烦恼，而造反派的头头却恼怒地对大家说：

“这家伙自绝于人民，实在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若是解放了他结合了他，他的尾巴还不翘到天上去，现在这样也好，他的尾巴再也翘不起来了！”

天气预报

某日晨，团广播站忽被夺权，播送天气预报如下：

“今天和明天，都是白天。

晴转多云，可能有小到大雨。

如果气温降到 0℃ 以下，也有可能下雪。”

最长的“头衔”

“牛棚”里的“牛”都有一顶“帽子”，我们做“牛”的自己戏称之为“头衔”。拿我当年呆过的“牛棚”来说，早期入“棚”的多为“走资派”、“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或艺术）权威”之类。后来添了几名“叛徒”、“特务”。待到 1968 年清理阶段队伍时，又忽然从无产阶级队伍内部“清”出大批的“牛”来，一时棚中“牛”满为患。真难为造反派里人才多，居然想出数十个新“头衔”而无一雷同。其中除了“漏划地主”、“漏网右派”、“黑线人物”、“反动文人”、“黑作家”之类比较常见之外，还颇多稀奇古怪的别出心裁之作。诸如：“帮凶”、“家犬”（前面都有主子的名字）、“变色龙”、“小爬虫”，甚至还有“寄生虫”和“叭儿狗”等侮辱人身的称谓，至于“桐城谬种”、

“封建余孽”等等，更是辱及先人了。剧作家 W 曾经叹着气羡慕我的“头衔”比他的好，他因为 1962 年曾由田汉亲自指名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创作座谈会，被赐予“周扬、田汉的宠儿”这样的侮辱性“头衔”。而我的“头衔”只不过是“××、×××重用的黑笔杆”，至少严肃庄重得多了。

在众多“头衔”中，最长、最刁钻古怪的莫过于一个女同志 E 的“头衔”，全衔为：“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反动政客、特务头子的走狗。”乍一看真吓得死人，会误认为真正“清”出了一个暗藏的阶级敌人。但 E 不过三十多岁，原先是人事处的一般干部，一般来说，人事干部都是经过严格政审的，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复杂的历史经历呢？仔细琢磨之后，才辨别出那一串可怕的名词其实并不属 E，真正属于 E 的只是“走狗”二字罢了。不过据 E 自言，“影”倒确是有一点的。她在解放前一年结婚，双方父母为了节约开支，让他们参加了县政府主办的集体结婚，该县县党部书记长是集体婚礼的证婚人。但这样的事又何至于构成 E 的罪名呢？“棚”友们无不纳罕，E 自己讳莫如深。后来据一位老谋深算的“棚”友分析。估计是快要成立“三结合”革命领导班子了。E 也是一个有条件参加角逐的人选，故不如乘“清阶”之机先把她打发掉，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众始恍然。

关键在配合

文革中斗人，时兴“坐土飞机”：由两个造反派勇士——大多是精壮有力、心狠手辣之徒——在后，一人一只手按住挨斗

现代笑笑录

者的头狠劲朝下压，另一手抓住两臂狠命往后掰，使挨斗者身躯呈扬头伸脖双臂往后高剪如翅的飞机状，然后凶猛地推着，令其突突突迅跑入场，依样站几个小时，完事后又原样推出。

这颇有几分艺术造型的味道。然“坐飞机者”如此被人强暴地扭筋动骨，其痛苦，其屈辱，真是难以言说。若再年老体迈，腰腿不便，行动欠捷；或因不服牛犟而激怒身后勇士，则背上又必落下许多重磅炸弹也似的老拳，那痛苦更倍。

然凡事可以熟能生巧。土飞机坐的多了，则渐渐适应，生出些经验来。

老田便是最先取得经验的走资派之一。

不知自哪次起，但逢挨斗，老田便比他人积极，率先到达指定场地，不等勇士们近前，即极麻利地自动低头剪臂，担前摆好架式。待那两位刚上手，不须吆喝，遂自个儿朝前迅跑。结束批斗时然，未等主持人“滚”字落地，又如前炮制，敏捷退场。如此，老田总比别的难友少挨些重磅炸弹般沉重的老拳，减少许多痛苦。老田因之得意。他的得意，又令其它难友很是纳闷不得。

一日，会前，在牛棚里等候捉拿时，便有人问：

“哎，老田！怎么这些日子，他们对你手下留情了？”

老田笑笑，便把经验拿出来交流，说：

“关键、在、于、配、合！”

大家起始不懂，继而大悟，从此果然得了好些轻松。

（赖俊熙）

老 贾

老贾是个农村木匠，做的板凳，屁股一挨就散架；口也笨，一辈子就讲不出句完整话。但造起反来特有本事，叫打人就打人，叫捆谁就捆谁，且手重脚重没心肺，把人当木头收拾。因之，深受公社造反派头头赏识，视为心腹干将。

公社要成立革委会，筹备时，各路弟兄都关照到了，尚剩下一个委员名额，头头突然想起老贾，便说：

“老贾，你斗争精神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功，这委员给你当吧，也过一下他妈的官瘾！”

老贾自是好喜欢。

岂料，名单报到县里，察觉缺了名妇女代表，没批。这本是头头的一时疏忽。

疏忽了不疏忽就是！扒拉个男的下来，补上个女的就行。但扒拉谁呢？头头又想起老贾。然而老贾却不干，说了平生第一句完整话：我要——当官！

头头转了转眼珠，道：

“好吧，你还当！给你添把椅子。”

后来，果然每逢革委开会，都给老贾添了把椅子，让他坐着打瞌睡。

但领委员的补贴时，却没他。

还没交待完

老保、小爬虫奚明被揪出来接受批斗。

主持大会的造反派头头是他从小学到中学的老同学冯国运。

“打倒”“火烧”“炮轰”“油炸”之类口号声炸雷飓风般刮过后，全场肃静。冯国运威风凛凛一声断喝：

“奚明！老实交待你的丑恶罪行！”

奚明回头，挺认真地看着老同学：

“凡丑恶的，都要交待吗？”

“那还用说？快讲！”

于是，奚明老老实实在地交待起来：

“我这个人不是个东西，最最坏，灵魂最最最肮脏！”

“还在上小学时，就经常往学校女厕所里扔砖头，溅老师一屁股粪汁；

“上中学时候，又偷学校总务处钱粮，差点儿被开除；

“以后考入民族师范学校，仍不好好读书，专对女同学耍流氓，终于耍脱了学籍；

“回到家乡，依然不思悔改，好逸恶劳，伪造公社公章套购国家计划物资，被公安局……。”

突然，“叭”地一声，但见冯国运拍案而起，气得发抖，怒不可遏地吼道：

“不、不准他放毒！把这家伙押、押下去！”

奚明挺不解，问：

“怎么？不斗啦？我还没交待完哩！”

喂，记住我家的地址

一干部从樟州回苏北，带回一只樟木箱，樟木箱储存衣服，不霉不蛀，香味袭人，是当时某县的时髦货。他准备孝敬县革命组织组长，可他不知这组长家住在哪街哪巷，便到县革委会去问这组长，组长正在开会，他进门刚把话说完，组长就骂得他狗血喷头，“混账，你想来贿赂我呀，瞎了你的狗眼，还不给我滚！”他吓得连忙退出会议室，组长还又追出来骂了他几声：“混账，你下次还敢不敢这么做了！”他呆愣住了，这时，组长声势汹汹地逼上前去，靠近他后悄悄地说道：“你记住，我家住在××路××号，下班后，有话到我家里再好好说吧！”

年终，这个组长被评为支左模范。

就是这个支左模范，来时空着两只手，背了一个小背包，去时满载而归，足足运了一卡车。

(肖玉)

哪一个先斗

“文革”中有一口号叫“人人都要触及灵魂，脱胎换骨”。

某单位，不足一百人，揪出牛鬼蛇神三、四十，揪出“五·一六”分子二、三十，揪出生活腐化分子十来人，揪出坏头头和小爬虫十数人，最后只剩下两个人了，一个是一把手，另一个

是二把手。他们睡了一晚，第二天在办公室面对面地坐下后，二把手请示一把手道：“怎么办，是你先斗我，触我的灵魂？还是我先斗你，帮你脱胎换骨？”

腐蚀和阶级感情

某县革委的负责同志下乡推广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吃午饭时路过一下放干部家，他对公社主任和秘书们说：“我们弯进去查看查看吧！”那家主人出于礼貌，同时也因为捉到几条活鱼，桌上有一个像样的菜，便大胆邀请他们吃顿家常便饭，县革委负责同志眼睛一瞪，喝斥道：“你想腐蚀我们呀！”转身就走，走到另一个村，又路过一下放干部家，他又建议道：“我们再到这家去看看吧！”这家一老人正过六十寿辰，一桌的酒菜，有鱼有肉有鸡有蛋。这家主人又同样邀请道：“请各位首长就在这儿便饭吧！”县革会负责人朝桌上一望，高兴地说道：“哦，既然你们的阶级感情这么深厚，我们就留下吃饭吧！”

选拔妇联主任

某公社缺妇联主任。

县革委政治部主任、支左的解放军干部张某，下乡考察选拔干部，他先召开公社妇女干部座谈会，参加者有数十人，均为未婚女子，张主任一个个问过姓名、年龄、出身成份，然后要大家座谈阶级斗争新动向，他准备从中窥测每个人的水平，可

是大家似哑巴一样，呆坐不言，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会场上仍鸦雀无声。

主任急了，又改换方法启发道：“你们知道做妇女主任需要一些什么条件么？”

又是沉默。

张主任无奈只好抛出他的条件：“做妇女主任，第一条不能腐化，一双破鞋怎么能做好工作？”

与会的女青年无不羞愧难当，几乎都低下头去。

张主任看到自己一语出后，击中了要害，马上又追问道：“你们当中有没有搞过腐化的。”与会的女青年更羞得不敢抬头回答。

“我就没搞过腐化！”忽然一个活跃性分子站起来回答了。但是与会者不少人都暗自窃笑起来，原来那人前不久还被她父母亲关起门来痛打过一顿，原因就是她不肯说出夜里钻进她房间的人的姓名。

张主任高兴了：“好，今天我们的座谈会收获很大。”

没多久，县革命政治部任命通知到某公社，决定那位“没搞过腐化”的女青年任公社妇联主任。

某公

某公，童年时读过二年私塾，后来学了木匠，在家具厂做工，届不惑之年，被选入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到某小学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

一日，几个教师在谈论《红楼梦》，某公听了，说道：“红楼

梦》作者曹雪芹，在北京全国政协，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朋友，毛主席老人家很看重他，常教导我们说，这是一本政治教科书，对四大家族进行了批判，你们不能乱说。”说时，他脸上露出肃穆虔诚的神情。

教师们听了，忍俊不禁，回过头去偷偷地笑。

那时候，副食品紧张，手长的讲究开后门，手短的只有骂山门：

有一天午后，一个学生拿了作业簿来到教革会办公室，问一位工农兵教师，“只有……才能……”这一条造句怎么做。某公刚酒足饭饱，兴致特别高，就凑上去说：“你这小猴子，这有啥难？听我大老祖教你：‘只有认得人，才能开后门。’怎么样？”说完，他哈哈大笑，办公室的人，也都只好跟着笑。

后来，工宣队解散，某公回厂当了第一把手——革委会主任。粉碎“四人帮”，他又改任书记兼厂长（还是第一把手），一九八一年春天，乡里开会，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有“到2000年，我国人民的生活要达到小康水平”的提法。散会时，他问一位搞宣传的同志：“喂，秀才，‘小康’是哪个国家？”

听的人们都笑了起来，某公也莫名其妙地笑了。

某公现在是家具厂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一天到晚乐呵呵的，上班一张报纸一杯茶，烟呢，为了健康长寿，他不抽了。

（周刚）

蔡红写信

“文革”中某校有个高中女学生，名叫蔡红，年纪十九，穿

着一身黄军服，背着黄书包，扎着一对刷子把，曾走遍全国。大串联北自齐齐哈尔，南到海南岛，东到青岛，西到乌鲁木齐，只可惜荒废了学业，后来她响应号召上山下乡。临走那天晚上，母亲灯下给女儿缝补衣服，叮咛她到了乡下安定之后赶快来信，免得惦念。

蔡红走后，妈妈天天盼信，好容易那天盼来了，打开一看，真把妈妈吓死，可又一琢磨，又差点把妈妈气死。信是这样写的：

妈妈：你好！

女儿下乡来到山里，住在老大狼(娘)家，大狼(娘)家有红眼鬼(兔)子，长毛鬼(兔)子，真好玩。

这几天种地瓜(瓜)天不下雨，挑水烧(浇)，晚上和大狼(娘)虽(睡)在一个坑(炕)，起初我怕，现在肚(胆)子越来越大了。

七月雨多了，望捐命(伞)来！

女儿 蔡红

(任春忠)

跟踪追击

某单位几位造反派常抱怨自己“反造迟了”，待他们成立“造反总部”时，全国性的“大串联”高潮已过，否则便可以免费到天南海北逛一番。

“免费串联”的时机已失，但“公费外调”正是时候。他们找来一个经不住打的“牛鬼蛇神”，呵斥道：“姓孙的，你知不知道

你是‘特嫌’？”

老孙答曰：“天啊，不知道。”

一阵拳打脚踢打得老孙鼻青脸肿。

“你识相点儿，知不知道？快说！”

“知、知、知……道。”

“国民党反动派逃到台湾后，你是不是把一份‘中统局’的机要文件埋在了海边？”

“啊？”望着就要落下的棍棒，老孙只得改口道：“对对对。”

“埋藏的具体地点是不是在厦门鼓浪屿附近？”

老孙连连称是，在供词上签完字后便回到了“牛棚”，一点皮肉之苦未吃。

一个月后，外调小组从厦门归来，又提审老孙：“我们在福建沿海地区跋山涉水，初步掌握了一些情况，据调查，后来你又把文件转移到青岛！是不是？”

这次，老孙心领神会，一边点头一边画押。

后来，随着那份文件的不断“转移”，这几位造反派“紧跟”着文件走遍了名山大川。费用，当然由公家报销，还有出差补贴哩！

(沙屯农)

“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旁人眼里，“文攻武卫”队员们日子过得自在、悠闲，工分照记不算，每天还领一角二分钱的夜餐补贴。“文攻武卫”队员们却叹，苦交易一桩！

“苦”在哪里？苦在政治学习。早上“天天读”晚上“晚汇报”，隔天一小会，三天一大会。又要“斗私批修”，又要“对照检查”，还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真正苦不堪言。

又逢政治学习，指导员念报纸。读到“随着斗、批、改运动的深入发展，阶级敌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时，指导员抬头一看，半数队员正在打瞌睡。于是点名提问：“王少荣，你说说，什么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小王惊醒，眼睛一阵紧眨巴，迟疑半晌，吞吞吐吐地以问代答：“是……可是复员军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一阵哄堂大笑。

“笑啥？”小王满脸委屈，“原先，复员了都安排工作。轮到咱们，当个‘文攻武卫’，日里夜里都不得歇，还挨人骂……。”

众皆寂然。

“理论权威”吃瘪

双窑公社革委会成立，原公社文书李伦当选为革委会副主任。

李伦其人，能言善辩，出口成章，在双窑地面上可算饱学之士。更为难能的是其精通马列著作，常常引经据典，慷慨陈词。或曰：“马克思在《哲学论》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八卷一百六十二页——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者分为两派是很正常的。首要的目标就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或曰：“恩格斯早在《论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向》一文——见《马恩全集》三十七卷三百二十八页——教导我们：革命派联合起

来之后，关键的问题是……”如此这般，信手拈来。双窑各村造反派们无不诚服，一致誉其为“理论权威”——当时双窑还找不到一本《马恩全集》。

偏巧有——双窑籍的哲学系大学生芦成，懒于革命，逍遥在家。一次，“理论权威”双手叉腰，立于台上唾沫横飞，“鉴于我们公社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们务必战斗到底。马克思在《关于欧洲革命运动的考察报告》一文——见《马恩全集》七十二卷一百零八页——指出：只有痛打落水狗，革命才能取得最为彻底的胜利……。”

他正侃侃而谈，芦成在台下发话了：“李副主任，你记错了！那一页上没这句话，我记得那一页上马克思是这样说的：可能在若干年后，会有一些不学无术的家伙，盗用我的名义，编造这样那样的假话……。”

“理论权威”怒目而视，喉结上下滑动一阵，却又“咕咚”一声沉了下去。

家人为芦成担忧，芦成却坦然笑笑：“没有事的！”

果然没有什么事，故事也就没了下文。

在劫难逃

一千九百六十七年的除夕夜，王会计忧心忡忡，因为造反派狼声恶气地通知他年初一上午参加“八排八查”的“深挖走资派”大会，还告诉他“会计也算干部”。王会计深知情况不妙，一夜难眠。

翌日凌晨，王会计泡了杯茶想提提精神，由于手抖，端着

的茶杯掉在桌上。妻子走过来一边抹桌一边说：“幸亏杯子没破，要是大年初一打破杯啊碗的，准要破财！”

王会计重新泡了杯茶，哪知手不由自主地还在颤抖，杯子掉在地上，碎成好几块。妻子见状赶紧把碎片扫在一起，并安慰丈夫说：“大年初一打碎东西是喜啊，碎碎(岁岁)平安嘛！”

几杯茶下肚，王会计打起精神去开会，在会场最后一排的最边上寻了个位置坐下。

鲁司令开始发言：“……走资派还没挖干净嘛，今天的会场上就有！哪怕他躲得再远、坐得再后，我们迟早总有一天要把他从旮旯里揪出来！”

王会计一听，吓得魂不在身。

下午继续“深挖”，惊魂未定的王会计吸取上午的教训，坐在了会场第一排。

鲁司令又发言了：“……别看有的人装出一副什么问题也没有的样子，其实，这种人心里有鬼，心虚得很哪！我们造反派要警告这种人：哪怕你坐得再前，也逃不掉被挖出来的命运！难道苍蝇站在离眼睛最近的眼睫毛上，我们就认不出来了吗？哈哈哈哈……。”

王会计吓得瘫倒在地上。

当晚，王会计对妻子说：“杯子不碎没事，碎了也没事，你都把我往好处想；可鲁司令呢？我坐在后排是心虚，坐在前排是故作镇静，他都把我往坏处想。我估计，你的‘往好处想’斗不过他的‘往坏处想’，他把我一‘深挖’出来，我们还能岁岁平安吗？”说罢，夫妻俩抱头痛哭。

反革命分母

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个小厂二百多人，揪出了三十多个“牛鬼蛇神”。叛徒、特务、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再加上小偷小摸分子，流氓破鞋分子，通风报信分子，各种“分子”一应俱全；造反派在厂门旁贴出了门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该厂有个女车工叫吴荣华，是个三十多岁黑灿灿的婆娘，心肠极好。她看那“分子”们打防空洞，就关照他们注意安全，别发生事故，到食堂吃饭时，“分子”们忘带饭票，她就借给他们；有的“分子”病了，她到医务室帮他们领药。

一天，吴荣华看到专政队押着“分子”们劳动。数九寒天搬元钢，一个个没有手套，冻得手发抖。吴荣华便偷偷从窗户上扔出了几副破旧手套，不料，被专政队的头目发现了，这家伙伸着脖子嚷到：“你他妈的知道他们是‘分子’吗？”吴荣华说：“‘分子’也是人，天这么冷，光着手搬钢材会冻坏的！”一句话惹恼了专政队的头目，他怒吼道：“你跟‘分子’不清，你是什么？”吴荣华笑答：“他们是分子，我是分母！”一旁看光景的人哈哈大笑。

当天下午，全厂召开了一个批判反革命分母的大会。工宣队头头在会上喊道：“把反革命分母吴荣华押上台来！”

（任春忠）

《特别通知》

右派分子彭令昭，“文革”中被逮捕，下落不明。一天，有人持发票到他家，向他母亲收五分钱。

“什么钱。”彭的母亲一面付钱一面问。

“子弹费。”那个人说。彭母一时反应不过来。后来才知道这是通知她，彭已枪毙了。

(高晓声)

人民币不起作用

王洪文在台上时，他嘱咐上海轻工业局的一个负责人说：“上海搞了什么新产品，要拿来给我看看。”上海负责人心领神会，于是高级照相机、高级手表、电影放映机、新型轿车、高级糖果、高级香烟等等，源源不断地送到王洪文的公馆去。而当现有的千千万万种商品满足不了王洪文穷奢极欲的需要时，他就用“中央首长交办任务”的名目，为他特别制造各种新奇古怪的产品。凡是“交办”任务，都层层口头下达，不落痕迹。在王洪文交办的任务中，有夜间打猎的越野车上的聚光灯，有喝茶用的特殊的保温杯。有一次“交办”要一种特等手表，他的小兄弟就从七个工厂和一个商店抽调了四五十个最有经验的制表工人和技术人员，日夜加工，仅材料和人工费就花去一万多元。对此，王洪文的一个小兄弟得意地说：“货币对我们这些人

来说，已经不发生作用了。”

第二门国语

仅仅懂得中文字符的人，是不能读懂中国的报纸的。譬如“文革”时期，报纸上说“形势大好”“形势逼人”，“形势喜人”，而实际上是形势很糟，不是小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糟。工人不做工，学生不上课，武斗盛行，血流殷野。报纸上说：处处莺歌燕舞，而实际上是哀鸿遍野，连年歉收，八亿人中有七亿五千万的心在流血，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报纸上说，林彪非常艰苦朴素，全家住的是一所极其普遍的房子，房子里不开暖气，而只是生煤球炉子取暖，卧室与办公室连在一起，房间内有一把木椅……办公桌上连台灯也没有，而是用一盏吊灯。而实际上是，林彪生活豪华，穷奢极欲，所用的东西都是外国进口的舶来品，连睡的床也是可以调节高低、温度、光线，象摇篮似的电子床，价值巨万。报纸上说彭德怀猖狂向党进攻，用心恶毒，手段毒辣、阴险，而实际上只是在庐山向毛泽东写了一封有几句老实话的信。

如何能通过报纸上的话，了解事物的真相，这种阅读中文语言的能力被一些知识分子称为“第二门国语”。

竟然偷马克思的大衣

林彪折戟沉沙两个月以后，太行山上的一个村落里的队

长被公社召去听传达中央文件，文件中讲了林彪如何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扮演革命家角色，又如何坐飞机摔死在蒙古。该队长没有半点文化，他没有完全领会文件内容，却按自己的理解回村向社员传达：林彪这个人太不象话了，他在人们看戏时，竟然偷了马克思的大衣，然后坐上飞机向外国跑，该他倒霉，飞机在蒙古摔了下来，他也摔死了。太不象话了，当那么大的官，还偷人家马克思的大衣！摔死活该。

货币只起象征作用

与货币对王洪文等人不起作用不完全一样，货币对江青来说还是起作用的，不过，只起象征作用。江青在北京买文物，明代所造的墨，一锭给二分钱，象牙杆狼毫一支，给一分钱。她在北京九十四次购买文物，买走金表、玉器、瓷器、砚台、图章、笔墨、书画等共一千零八十七件，各种图书四千六百多册，而所付款项共计二十元六角四分，只相当于原价十三万一千二百元的六千三百五十分之一。而“文革”时期，大大小小的“江青”却不可胜数。

学火箭的看大门

建国以后，在教育界一直向青年灌输：任何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要一切听从党召唤，党叫干啥就干啥，干一行，爱一行，还要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文革”时期，更走到了极端，大

批应分配搞科研工作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被分配当了采购员、营业员、保管员、打字员、炊事员。学火箭发射专业的被分配去看大门，学自动控制专业的被分去杀猪剔骨，教数学、搞外文的去卖煤气、做糕点。

“大分子所”

某重点大学“文革”前就建立了高分子研究所。“文革”时研究工作虽停顿了，但门口牌子未摘。工宣队进校后队员的到各处视察。一日某队员来到高分子研究所，看见门口的牌子，立即正批评道，“什么高分子所，知识分子就会抬高自己，其实最无知识，改成“低分子”吧！”陪同视察的教师小心仔细地向他解释高分子的涵义，他略略考虑了一下语气决断地说，“那就改成大分子所吧！大右派，大叛徒，不都是用大字吗，听起来也顺耳。”

“破四旧”一则

“文革”扫四旧时，某小学低年级女生也不甘落后，到处找“四旧”，最后找到学校里。其中一位同学说，“挂窗帘的玻璃环象电影里太太小姐的耳环，砸了它们。”于是她们把学校里所有教室里挂窗帘的玻璃环全部砸碎。

副统帅夫人的像章热

叶群收集像章热，一度到了发狂的程度，见了谁带着新式像章就抢。她收存的像章已有几千种，有的小巧玲珑，有的贵重华丽，其中有一个主席头像，听说是由纯金铸成，足有几斤重，但还不满足。谁带新像章被她碰上，只要是她没有的，她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死皮赖脸地上去把它“抢”到自己手里，然后拍拍对方的肩膀，道声谢谢！她还多次化装到北京的大街上去搞像章交易。她头上裹着一个大围巾，嘴上蒙着大口罩，领着一个女内勤加两个穿便衣的警卫战士，在街上转来转去，两眼不住地搜索着来往人们胸前的像章。一旦发现某人的像章是新式的，她立即上前把人拦住。初开口是以甜言蜜语向对方索要；对方不给，就凭旧像章和他换；如果对方还是不同意，就拿几枚或几十枚旧像章和他换；直到把这枚新像章弄到手为止。

(张云生)

“帽子”博览

“文革”中盛行扣“帽子”，对万事万物都要“上纲”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去认识。下面罗列一串曾见诸作品中的“帽子”，虽然是挂一漏万，却可以略见一斑。

1. 被捕过的革命者——叛徒
2. 从国外回国的人和地下党员——特务

3. 旧军队的起义人员——军阀
4. 对方针政策提过意见的人——反党分子
5. 领导干部——走资派
6. 曾经意见一致,后持相反意见的人——投降派
7. 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的人——野心家
8. 与刘少奇等同志有过联系,意见一致的人——黑线人物
9. 与刘少奇一起照过像的劳动模范——工贼
10. 不满林彪、“四人帮”而有所表示的人——现行反革命
11. 上级派下的,不合红卫兵、造反派意的人——黑手
12. 红卫兵、造反派不喜欢的文人——黑秀才
13. 提高人民福利——经济主义
14. 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民主派
15. 缓解矛盾、提倡各自作自我批评——中庸之道
16. 受蒙骗而有所觉悟的人——变色龙
17. 敢于说公道话的群众——小爬虫
18. 保护革命干部的人——绊脚石
19. 老实厚道的人——老好人
20. 做好人好事的小朋友——小绵羊、小修苗
21. 新干部——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22. 批评上级——攻击领导
23. 不说话——暗中盘算
24. 闭上眼睛——怀恨在心
25. 建立规章制度——管、卡、压
26. 关心群众生活——搞物质刺激
27. 实行按劳分配——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28. 自觉遵守纪律——奴隶主义
29. 钻研技术——走白专道路
30. 努力工作,提前完成任务——唯生产力论
31. 学习别人的长处——经验主义
32. 劳苦功高——吃老本
33. 本单位没有敌人——阶级斗争熄灭论
34. 本工种只适应男同志干——大男子主义
35. 火车安全正点——业务挂帅
36. 保证正常生产——以生产压革命
37. 戴红领巾——复旧
38. 穿花衣服——低级趣味
39. 烫发——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40. 讲恋爱——黄色下流
41. 梳小辮子——缺乏革命精神
42. 梳小髻儿——政治上幼稚
43. 梳髻儿——封建残余
44. 照逆光相——向往黑暗
45. 文化考试——智育第一
46. 作业评分——分数挂帅
47. 将科学技术稿上去——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48. 学雷锋——不搞阶级斗争
49. 体育竞赛——锦标主义
50. 发奖品——物质刺激
51. 出国访问——里通外国
52. 进口货物——洋奴哲学
53. 循序渐进——爬行主义

54. 收听外国节目——偷听敌台

55. 自杀——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

评样板戏

“文革”的岁月，中国八亿人口只有八个戏，充斥广播、影院、舞台的，翻来复去只有“八样板”。文化生活有多枯燥就别提了。人们烦透了腻透了。某工厂有一批“臭老九”常凑到一起，谈天说地，谈古论今，借以解闷。一天，他们听了广播里又放《红灯记》，大家便跟着乱哼：“鸠山的妹妹和我耍朋友……。”甲说，别乱唱，当心当现行反革命。乙说：我们这里倒不会有谁去告这个密。丙说：问题在耍朋友与样板戏太不合拍。丁说：正是。李玉和、郭建光、杨子荣、李勇奇都是光棍，李铁梅、李奶奶、沙奶奶、小常宝、江水英都没有丈夫，诸位，我建议凡决定娶老婆的少唱点样板，免得唱坏了桃花运。甲说，那好，我出个题目《评样板戏》，大家合作一首五言诗，依次一人一句，念不上的，罚白开水一碗，我开始了：“身穿红衣裳。”乙：“站在高坡上”。丙：“挥手指方向”。丁：“歌颂红太阳”。从未开腔的戊：“后两句不切题，换两句，我来一句‘女人无丈夫’。”已脱口而出：“男人无婆娘”。大家一齐拍手欢呼：好！随即，大家每人喝一碗白开水。

审戏

县沪剧团新移植了个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海港》，剧团按规矩在彩排时去请主管领导来审戏。县委宣传部长是个刚由军代表正式转为地方干部的山东籍人。彩排一开锣，方海珍刚开腔唱了一段，他就挥手制止，责问陪坐的团长：

“叽哩呱拉唱些啥？干吗不说普通话？我都听不懂，贫下中农、工银（人）群众能听懂？这是为工农兵服务嘛？”

寒山寺碑

“文革”初期。某日上午，苏州市郊著名古刹寒山寺人声鼎沸。一队破“四旧”红卫兵直奔诗碑而来。此诗碑系晚清时立，上刻唐诗人张继名篇《枫桥夜泊》，为著名朴学大师俞樾亲书，名扬中外。

小将们来到诗碑面前，竟愣住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方语录牌。看看别的碑，也都被人蒙上了大红纸，写上了语录。

“这里有鬼！”一年纪大点儿的红卫兵眨了眨眼，嚷道。

叫来了老和尚。只见他手持红宝书，面带微笑，口中喃喃而道：“欢迎小将们来破“四旧”，我们出家人也不甘落后！”

“别听他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一楞头楞脑的小子抡起随身带来的镐头就往碑上砸去。

“别！”

有人伸臂拦住。哦，碑的上端还贴着领袖照片，照片上，老人家正挥手微笑呢。污损领袖像，在当年可是罪大恶极的。

小将们面面相觑，悻悻而退。

该老和尚即为目前寒山寺住持性空法师。

某夫人轶闻

一、土法上马

国画大师病歿于“文革”前。文革中，阖家遭殃，非关即押，夫人也在劫难逃，被拘在某学院中办“学习班”。夜阑人静，辗转床头，思前虑后，已毫无生活之乐趣，不如步向阴间，一死了之。时“学习班”内不断传出某某自杀消息，不是触电而亡，就是跳楼自绝。夫人窥见厕所内有凌空排污管道，可系衣带，踩上便桶便可悬空，遂有死计。

次日晨，造反派突然通知，释放夫人回家，幸免蹈已圈套。

忆及往事，夫人说：“当时自杀的人死法各异，我是土法上马——上吊，具有民族特色！”

二、业余的

夫人被释，出校门直奔所居小楼二楼。造反派不知夫人匆匆何故，尾随回家。只见夫人三步并作两步直奔窗户，撩起窗帘垂边，针缝内硬硬的一条还在，不禁吁出一口气。

造反派眼见一切，不知何为。夫人转身招呼造反派坐下，从容从针缝处抽出搓成小圆棍的几张存摺，调侃道：

“你们被我蒙混过关了。”

“学习班上，我几次写信回家，嘱咐大妹不要拆洗窗帘。信，你们都看过的，怎么察觉不出有问题？”

“你们说一辈子干革命，革命是你们专业，照此看你们只能是业余的，水平太低！你们说我是反革命，我的水平也不高，也是业余的。业余的都不能算数！”

三、练字

“文革”后期，夫人和郭沫若夫人于立群见了面。两人是老朋友。

在这之前，于立群曾收到夫人写来的信。于立群是书法家，闲聊时说：“你的字比以前写得好了。”

夫人回答：“谢谢夸奖，我这是写检查材料练出来的。”

四、丰产不丰收

有人问夫人家庭成员，有多少子女。

夫人答曰：“一共生了十二个，活了四女二男。我是丰产不丰收。”

五、扒车问答

夫人外出，常留意身边人的言行举止。

一日还家，叙说见闻。

公共汽车站上，排队候车人很多。一公共汽车进站，人们蜂拥而上，一乘客扒车，上不去也不肯跳下来。夫人描述说，“文革”时期，大家出言谨慎，只见乘务员探出头来责问扒车

人：

“你看你正确不正确？”

夫人对听者说，你们猜扒车的怎么回答？极有水平呢——

“正确不正确供你参考！”

众大笑。

(何莹)

大串联拾零

“文革”初期有所谓“革命大串联”的创举。全国所有大、中学的学生，可以凭一张盖有公章的介绍信或学生证，免费乘车、吃饭、住宿，还要发一笔“串联费”。于是，出了一系列新闻。——

铁路上“爆满”。硬座座位下、靠背上、行李架上全塞满了人，连厕所里也塞满了人，胆子大的甚至爬到车厢顶棚上方。由于人太满，一旦上了车根本无法动弹，厕所也无法解便，许多人屎尿全拉到裤裆里，满车臭气冲天。

冒名借财物。学生们全国范围到处游，到了外地，有手头拮据的，有衣单无法御寒的，于是纷纷到当地找“当权派”借。许多人借了财物，借条上的签名是胡编乱写的，甚至签上原所在地各级领导干部(多是所谓“走资派”)的名。后来清退财物时，才发觉上了“革命小将”的当，这笔帐只好一笔勾销。

靠念《语录》走遍全国。某小学生才九岁，还没有串联的资格。他背上一个小红包，内装一本《毛主席语录》，身上只带了一角钱(母亲给他买冰棍的钱)，也混上了火车。饥饿时，他就掏出语录本给车上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朗读，读完几段就佯装

昏迷，一问，才说是一天没吃饭。于是，他一时又成了“忍饥受饿宣传最高指示”的小英雄。赞助的钱、粮、食品纷纷递上前。他就凭此法，竟然从西南跑到东北，再下江南，抵华南，只差没到台北，游遍了二十九省会、首府和直辖市中的二十五个。五个月后返回老家，身上原带的一角钱变成了一元五角三分正。

先背口号

“文革”初期，说话、办事得先背一条“语录”或口号，否则寸步难行。相声《如此照相》有一段很耐人寻味——

甲：为人民服务——同志，问你点事。

乙：要斗私批修——你说吧！

甲：灭资兴无——我照张像。

乙：破私立公——照几寸？

甲：革命无罪——三寸的。

乙：造反有理——你拿钱？

甲：突出政治——多少钱？

乙：立竿见影——一块三。

甲：批判反动权威——给你钱！

乙：反对金钱挂帅——给你票。

甲：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谢谢！

乙：狠斗私字一闪念——不用了。

甲：灵魂深处闹革命——在哪儿照相？

乙：为公前进一步死——往前走！

.....

自食其果

1966年秋，南下造反军用大字报、宣传车在蓉城街头发布命令：行人靠左手，车辆靠左行，违反者“格打无论”！一时间，闹得车撞路塞，老呼少哭，人心惶惶，怨声载道。

有个造反派头目，更是左得出奇，嘱咐下弟兄同伙，排队向左看，操练向左转，见面握左手，开步出左脚，头发向左梳，衣襟向左扣……

他这一招，深受造反总部司令的赞赏。一日，司令带上卫士前去视察，头目受宠若惊。当司令讲到要“严防敌人反扑”时，他领头振臂高呼：“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司令抬眼一看，突然大喝：“抓住他！”该头目吓得手脚瘫软，颤声问：“小弟为你买命，今天哪点得罪了你？”

司令怒目圆睁，骂道：“你喊口号竟敢举右手，反动透顶！”

有口难辩

某中学有一对夫妻教师，男的姓蒋，女的姓郝。他们那刚满五岁的男孩因生癞头疮，为方便换药把头剃成了光头。

“清队”一开始，造反派中有人无限上纲说：“你的孩子姓蒋，偏要把头给他剃光，明摆着是怀念蒋介石，要孩子继承蒋光头！”

蒋老师夫妻一听，这还了得，赶忙提出让孩子改跟妈姓，

姓郝(四川话读 hei, 与赫同音), 这人把桌子一拍, 大声呵斥道:“反动, 你们要娃儿继承蒋炮头还不过瘾, 公然要他继承赫光头赫鲁晓夫吗?”

真是有口难辩。

斗争“三狗”分子

某公社某大队的“革命群众”抓一个他们认为该斗的三反分子去斗。这个“分子”有个七、八岁的孩子, 认为爸爸是好人, 又哭又嚷, 拉住不让“革命群众”揪去。拉扯一阵, “革命群众”又不便打这么小的孩子。急中生智, 将父子俩一起斗。“三反分子”的牌子多的是, 可给小孩挂上又不大得体。于是又生一智, 将“三反”改成“三狗”。就这样, 孩子挂着“三狗分子”的牌子被捉住站在台上。斗争会的主持人下来解释——流尿狗、偷嘴狗、逃学狗, 不正好是“三狗分子”么!

要斗私批修

当兵的吃粮, 但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 军需供应也很紧张。西北某团机关只得实行大锅饭。长官们皆吃卫生灶(小灶), 一般干战吃大灶。大灶伙食极差, 苦了这百十号人, 不久便盛行起抢饭之风, 消息传到上头, 责令改观, 终因没有哪位能“带来延安精神”, 故成效不大。

这一天中午, 麻团长亲临大灶体察民情, 开饭号响过, 他

站在食堂门前，饭前一支歌的形式是不能少的，何况团座驾到，协理员照例指挥唱歌，一段样板戏选段。

“提——篮——小——卖——”

不知怎的，明明是京剧开头，齐唱中却滑向了河南豫剧。

麻团长在一旁脸起愠色。

“重唱！要斗私批修。”团长发令。

协理员低声试着开了两次头，确信拿准了音，才大声领唱起来。

“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

歌声短促有力，充满战斗性，大有鼓舞士气之功效。

歌毕，大家便涌进了食堂。

麻团长跟在后面，等他走进食堂的时候，蒸笼里的米饭，盆里的面条，全都被南北子弟扫荡一空，只留下几个军用品（放碱过多而发黄）馒头。

（孙明光）

顷刻之间的转化

“文革”初期，经某医学院大操场，正值开全院批斗大会。

主席台上正有人在读批判稿，批几句就怒指被逼在一角坐喷气式的几位喊打倒的口号。一时口号声此起彼落，情绪激昂。我终于看清了女高音的批判者。这不是前几天还在门诊部为我看过病的女医生吗？那是一个载着银边眼镜，白晰文静，细声细语，不过三十来岁的知识分子。即使不烫发，也还是一个很端庄漂亮的女性。今天忽然变得那么粗野，那么疯狂，

象是另外一个我从不认识的男人。

忽然，口号声有点异样，人群有点异样。只听麦克风里急燎燎地更正：“我是喊的打倒江渭清，不是打倒江青……”不等音落，早已有红卫兵蜂拥上主席台，揪住女医生的头发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皮带抽，“反对江青同志罪该万死！”几个女红卫兵立即掏出利剪在批判者头上乱剪，顷刻间露出一个阴阳头，白晰漂亮的脸上青一块红一块完全成了怪模样。批判者还在声嘶力竭地辩白：“我是喊的打倒江渭清不是打倒江青。”谁也不再理睬她，高音喇叭里喊的新口号是：“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字之差，或者因吐音不清，转眼间由革命先锋栽跌成反革命，被押上卡车游斗画黑脸挂墨牌径送群众专政指挥部。

真是：“今天革你命，明天革他命。后天革谁命？人人提着心，革来又革去，大家没得命。”

（华又黄）

相声大师巧对红卫兵

“文革”初期，一队红卫兵去揪斗某相声大师。

来到相声大师家的时候，只见桌柜等家俱摆了一院子。相声大师坐在椅子上说：“革命小将们，早听说你们要来抄我这‘牛’字辈的家，我已恭候多时了。我把家当全搬出来了，你们需要尽管拿好了。”

红卫兵头头振臂高呼：“打倒×××！”

语音刚落，相声大师往地上一倒，说：“不用打了，我已经

倒了。”

在场的红卫兵忍不住笑了。

相声大师说：“哎，小将们，千万不能笑，这可是严肃的阶级斗争！”

(程太生)

“五湖四海”

一九六八年夏，南京城闹起一阵“五湖四海”恐怖浪潮。据说有一支由叫化子组成的“五湖四海战斗队”，专行打家动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是十足的反动组织，必须全民共剿之，“格杀勿论”。各居民段均组织居民联防，每家出一男性青壮年充当巡逻队，发长矛和安全帽各一份，分段设岗，中间有流动哨，各家则约以敲舂箕为号，一遇“情况”，立即鸣警，然后巡逻队与革命群众共同出击。这事挺新鲜刺激，使那些遗憾武斗高潮已过、未及一显身手的“小屁漏”们兴奋不已。于是几乎天天传来剿灭“五匪”的捷报。

一天夜里，迷迷糊糊中忽听得附近舂箕声响成一片，夹杂着“抓住他”、“打死他”的呼喊，待要起身看个究竟，杀声已渐远去。第二天早晨，即听说玄武门前已打死一“五湖四海”头头，正在曝尸示众，便急急约了小伙伴去看。我们从大人们臂下钻进人围，只见一领破席盖住一具尸体，仅露两只肮脏的赤脚，席上覆一白纸，用毛笔歪歪斜斜地写着：

“五湖四海战斗队”副总司令王××，淮阴人。最近纠集匪徒，窜来我市，企图破坏文化大革命，被我革命群众

及时发现,就地专政。王××死有余辜,臭骨留供革命群众批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有好事者大胆揭开破席,我们不禁“噢”了一声。这不是拉垃圾的老王头吗?惊讶之时,听得旁边有人窃窃私语:“昨晚几个专练膀子的小屁漏,为了试试自己拳头硬不硬,在巷口碰到散步乘凉的老王头,硬拖住当靶子,活活打死的。”几位老太太在一边连声“做孽”、“做孽”,但又不知说的是谁。

(詹怀巨)

惜物招祸

吾友张某,其父经商,在中华路上开过一片线店。“文革”时见破四旧来势汹汹,便自行清理,发现杂物堆里有一面青天白日旗,乃开店时,“双十节”张挂之物,十多年来早已遗忘。其父朴素节俭,常言“惜饭有饭食,惜衣有衣穿”,见旗尚未朽烂,便买了一包靛青,染好后,准备晾干待用。谁知,刚染好时,布湿,只是老蓝布一块;晾得半干时,十二角星之图案若隐若出,被邻里看到,邻里又与其父有隙,遂构成一斗胆包天之梦想复辟之大案。

张某被抄家,全家均被押上待游斗,两个妹妹被剃阴阳头。其父忍受不了,出武定门跳河自尽,幸被人救出。

(孙观懋)

亲切握手

深挖“五·一六”运动中，驻我厂×代表功勋卓著，因此到此案平反时，有关领导要求×代表公开表态，并为其准备了有声有色的发言稿，文中用括号标明应做出各种姿态。×代表边读稿子边表演，叹息、哽咽、揩眼等等，均甚逼真，然而文中批判语气越来越激烈，台下嘘声嘈杂，×代表如芒刺在背，大失旧日风范，一心想快快读完稿子下台，不觉读出：“括号：读到此处与受迫害同志亲切握手……”

哄堂大笑。

(薛冰)

地主富农太少了

插队农村，生活十分艰苦。为了打牙祭，知青们便去捉青蛙，打麻雀、掏黄鳝、摸鱼虾。不知是谁出了个好主意，偷地主、富农家的鸡来吃。把村里唯一的富农福根家一只下蛋的芦花鸡偷来了，知青们一边吃鸡，一边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福根那小子丢了鸡，谅他也不敢声张。”

“对，想诬赖贫下中农吗？”

“这顶帽子就够份量了。”

小王啃完一只鸡腿，吮了吮指头说：“他妈的，村里的地富太少了，多几户就好了。”

(文洁民)

人喊亦喊

“九大”开过后，河北省某县某大队召开庆祝大会，大队支部书记讲完话后高呼“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口号喊得正热烈，大队会计从办公室出来向大队书记喊：“书记，电话”，下面社员也照喊不误：“书记，电话”！

(荣琳)

这是全国山河一片红

某造反兵团开大会，宣讲如何赤遍全球。会前，团长率领数十个“红五类”提上油漆桶，把墙壁、门窗、桌椅、地板，甚至痰盂、垃圾桶都刷得通红。会场里，红旗招展，红灯高挂，红字闪耀。

会议开始，团长神气十足，昂首阔步走上主席台。他头戴红色五星帽，身穿红色运动衫，臂戴红袖章，肩挎红色塑料包，手拿红语录，脚蹬红线缨子草鞋，一身鲜红耀眼。到会的人见了，禁不住哑然失笑。团长眼睛一瞪：“笑什么？”接着，用跳惯忠字舞的动作，双手从胸前往上一挥，喊道：“这是全国山河一片红。”

口令的“革命”

整队集合，“文革”以前都是喊“向右看——齐”但“文革”中不能这么喊口令了，因为“右”与“右派”是一个“阵营”。有人将口令改成了“向左看齐”和“向中看齐”。行了一阵，有人提出意见：“‘左’和‘中’有‘左倾’和‘中庸’的嫌疑，不如改成‘向左排（派）——看齐’和‘向中央——看齐’！”

最麻烦的是向右转。有时受场地的限制，操练时又不得不喊向右转。有人灵机一动，喊：“向左移！向左转！再向左转！”三次向左转，果然转向了右方。

讲出身成风

“文革”初期讲出身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只要出身好，就可得意忘形，反之，则只能夹起尾巴做人。北京一批高干子女，首先以出身好为本钱，四处冲杀、造反，并写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人们说这就是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会打洞。”之后，讲出身成风，乘车要报出身，进商店、住旅馆要报出身，上医院看病也要报出身。

这时期，有“红五类”、“黑五类”、“黑七类”、“麻五类”等出身的概称。

所谓“红五类”是：工人、贫下中农、城市贫民、革命老干部、革命军人等五种出身；

所谓“黑五类”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五种出身；

所谓“黑七类”，是“黑五类”基础上增加走资派、资本家两种；

所谓“麻五类”，是指除红五类、黑七类之外的其他出身。如中农、职员、教师、演员、医生等等。这类出身实际不止五种，“五”是概略的数字。

改“革命姓名”

改“革命姓名”的热潮起于1966年7月，延续到1971年。

某地某中学一个学生姓范，名富贵，出身贫农。1955年底他顺应潮流改名“范文革”。过了几天，他突然被莫名其妙地揪上台斗争。一听罪名，才知改名字出了差错，“范文革”与“反文革”谐音，他成了“挖空心思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人。除了当场认错之外，他马上改名换姓为“文革育”，取“生我者父母，育我者文革”之含义。谁知寒假回老家又被父老乡亲臭骂了一顿，说他忘了本，连祖姓都不要了。他只好又改回原姓名“范富贵”。并且，就在改回原姓名的一刹那间，陡然想起“范富贵”与“反富贵”谐音，自己的姓名本来就充满了革命性。于是他兴冲冲地回到学校，津津有味地大谈自己的父亲——三代血统贫农，早在十五年前就有了革命觉悟，取姓名时就铭记下贫农的本色，不追求地主资产阶级的荣华富贵。

国际红卫兵

“文革”初期红卫兵组织遍布全国，有激进的红卫兵宣扬，当今世界进入了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北京，因此应该建立“国际红卫兵”，将中国革命的经验传遍全世界。

无独有偶，有两个日本姑娘亲眼见到北京红卫兵的举动，也效法，回日本组织起红卫兵。她们戴上红袖套到处宣传红卫兵的“革命理论”。日本公民对两个姑娘的举动毫无共鸣，反认为她俩可能患了精神病。瞎闹了一阵，二人也自感没趣，只好偃旗息鼓。

苦菜花

诗词、歌曲中喜欢将人比成花，当时一首《社员都是向阳花》最著名。知识青年们推而广之，编成这样的歌谣——

解放军是英雄花，

工人是光荣花，

社员是向阳花，

营业员是玻璃花，

教师是油灯花，

演员是昙花，

知青是苦菜花。

正九和负九

“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因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等八种人属于应该“横扫”的牛鬼蛇神，知识分子排行老九，故称“臭老九”。一天，一年轻学生私下向老师讲：“把咱打成臭老九，新鲜。”老师说：“什么新鲜，知识分子历来都排在老九。”学生问：“除了今天，知识分子何曾排过老九？”老师说：“元朝统治者把人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猪、八民、九儒、十丐，知识分子排行老九。”学生说：“殊途同归，现在又搞得跟元朝一个样。”老师说：“不对，元朝统治者把知识分子排在第九等，还把知识分子当百姓，属正册。现在排在第九等，是另册。元代是正九，如今是负九，相差十八个等级呢。看来，你还有必要补补有理数这一课。”

浑身是胆雄赳赳

“文革”中物质匮乏，精神生活更贫乏。八个“样板戏”演来演去，人们起先看还很新鲜，连看几遍就索然寡味了，但上级还要规定作为政治任务去看。有人依《红灯记》中《浑身是胆雄赳赳》曲调改词唱之——

谢谢——妈的！

临行花茶唱一口，

浑身是胆雄赳赳；
鸠山的妹妹和我交朋友，
好酒好菜装肚头——欧欧歌
时令不好，东西来得陡
妈要把钱粮，锁在柜子头——欧欧
小铁梅出门买肉看肥瘦，
千万不能买膘头——欧欧欧
红烧时，必定要加烧酒，
吃饭时，奶奶吃肉你啃骨头——欧欧欧

整人诗

明末清初流传一首打油诗：“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有头皆要剃，不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某作家在牛棚受管制，不时还被批斗，深感整人之风祸国殃民，就将这首剃头诗改成了“整人”

诗——

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
有人皆要整，不整不成人；
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
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如此对联

“农业学大寨”学得最普及的是学习大寨大锅饭式的记工分方法。结果人们出工不出力，农村越来越穷。就在广播，报刊宣扬“形势大好，粮棉大丰收”之时，某知青在住房门口贴了一副隐语对联。

上联——二三四五

下联——六七八九

横批——南北

全联的隐语是：缺衣（一）少食（十），没有东西。

社员们看了拍手称好。

要是马克思在中国

某大学教授第十三次被揪斗，在家写完第十四份《检查书》后，老妻在旁小声嘀咕：“要是马克思现在在中国就好了！”教授说：“好什么？要是马克思现在在中国，肯定要写出比《资本论》还厚的《检查书》！”

苦中作乐

“接受再教育”的年月，某君初中毕业，便到一个山沟里落

了户。口粮不够吃，找领导诉苦，答复总是“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云云。肚子饿是实在的。某君却又不失谐谑，居然在破烂的住房门上贴起对联：

口唱《空城计》，

肚演《卧龙岗》。

影评

“文革”中的 1967 年至 1974 年，竟然七年没有拍摄过一部故事影片。而在此以前拍摄的绝大多数影片又被诬为有“严重错误”或“毒草”而被封存着。人们只能看为数极少的几部“兄弟”国家的影片以及纪录片。这段日子留下了众口一致的影评——

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

越南电影——飞机大炮；

朝鲜电影——又哭又笑；

日本电影——内部发票；

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忆苦专家

“文革”中，最普遍、最常用的教育方式便是“忆苦思甜”，成天不是开忆苦会，就是吃忆苦饭，或者唱忆苦歌（歌名《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某矿有名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忆起苦

来字字血，声声泪，颇能激发人们的阶级感情。矿内外纷纷请他诉苦。有人给他赠了个雅号，叫“忆苦专家”。

一次，他在一个单位的忆苦大会上控诉日本鬼子杀害了他父亲。在另一个单位他控诉国民党保长逼死了他父亲。人们想，兴许头一个是他生父后一个是他继父。在第三个单位，他控诉地主打死了他父亲。在第四个单位他控诉，在资本家的煤窑里，瓦斯爆炸炸死了他父亲。人们平素又曾听他说，他父亲是1960年饿死的。有人惶惑不解，问他：“你到底有多少父亲？”他说：“当然只有一个。”“你父亲死了几次？”“死是死了几次，但他命大，得救还是活下来了，直到1960年才饿死。”人们问：“忆苦专家，你一会儿就日本鬼子统治时最苦，一会儿说国民党统治最苦，一会儿说他给地主当长工时最苦，一会儿说在资本家的煤窑里最苦，你到底觉得什么时候最苦？”忆苦专家想了想，说：“都苦，但最苦还是1960年饿死人那阵子。”

表态专家

“文革”中，逢中央领导人事变动，各地各单位都仿效北京的做法，开群众大会表态。时人称这种大会为“表态大会”。在大会上代表大家表态的非先进模范人物莫属。有些老在大会上表态的，得个雅号叫“表态专家”。

某大厂有个工人刘某，是老劳模，经常“表态”。1969年党的九大确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时，他在大会上表态：林副统帅作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工人阶级的共同心愿，我们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拥护，如果让刘少奇的阴

谋得逞，我们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后，他在声讨大会上表态，如果不是毛主席高瞻远瞩，及时粉碎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我们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1973年，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他在大会上表态，如果不让邓小平这样有丰富经验的老革命家出来主持中央工作，让林彪一类骗子（陈伯达）篡夺了领导权，我们就要……。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声讨“四·五事件”的“反革命分子”时，他表态，如果让右倾反革命阴谋得逞，我们就要……。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他又在大会上表态：如果让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得逞，我们就要……。有人问他：刘模范，你说到底是林彪、四人帮的阴谋得逞你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呢，还是别的人的阴谋得逞你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位表态专家说：我也闹不清。人们问：你既闹不清，为什么要在数千人的群众大会上胡讲。表态专家说：这就是领导安排嘛，当模范的，还不是领导上咋说我咋说，稿子咋写我咋念。听后，众人都说刘模范，怪不得你老当模范呢。

防身的武器

动乱的年代做官难。做政治官更难。某部政治委员在荆棘丛生的官场上找来一件防身的武器，他无论是对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任何请示，也无论是对各军、师、团的任何报告，都一概不问别的常委如何指示，自己找到一块空白处，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批上一句话：“我愿按党的指示办。”

一次，政治部有一份关于对某案件要从重处理的请示，各

位常委批示不一，有的主张从重，有的主张从轻。而这位政治委员当然还是那句老话，我愿按党的指示办。于是，政治部主任找来了：“请问政委同志，您批示说按党的指示办，究竟按哪一条党的指示办？”政委答道：“你如果真的把党的指示化作自己的灵魂，溶入自己的血液，就不会这样问我了。”从此，再没有人这样问过他。

项羽原来不读书

两战斗兵团相斗，得势者为王，失意者为寇。胜派老K腰圆体壮，食能三碗阳春面一餐，天生的英雄豪杰。败派小J骨瘦如猴，如过街耗子一般惶惶不可终日。

胜派需要扩大战果。老K跟小J有宿冤。两年前小J曾骂过老K“操那娘”，于是小J成了阶下囚。

一日，老K豪情大发，半斤绿豆烧灌过，三呼“万岁”之后，摆开刑堂，提审小J。

老K惊吓道：“武斗时打死人吗？”

小J大惊失色，矢口否认。

老K勃然大怒，拳掌交加，直取小J。小J惨叫：“坦白！坦白！”

于是小J写下供词一份：某年某月某时某分，于甲地持“五四”手枪一支，射向乙地，一女头颅开花见脑浆，一男肚皮开膛露心肝，尚有一老嫗击飞一耳，再有一老翁掉半臂。如此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死了喂狗，狗尚嫌臭……

战果辉煌，老K大喜。急令小J划供，星夜押送军管会惩

办。

孰知次日老 K 睡醒起床，却见小 J 又如幽灵一般街边晃荡，大惊，急赶军管会询问。答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甲地与乙地并无武斗死伤之情。甲地至乙地之距离很远，“五四”手枪之射程只能望洋兴叹。更何况枪子能使脑袋开花、肚皮开膛、耳朵飞离、手臂落地，也是亘古奇闻！

老 K 仍百思不得其解，派人探其究竟。获小 J 之覆，云：项羽原来不读书。

（陆平）

不知道不能胡说

“文革”时期，一管理学校的贫协委员给学生讲“工业学大庆”。学生问：“大庆是谁？”委员答道：“东北有个老贫农名叫大庆。”学生又问：“有二庆没有？”委员一本正经地答道：“这个我不知道，不能胡说。”

作案动机

大丰县城一根电线杆上，忽然贴了一张内容极为反动的“反标”。上级十分重视，严令公安局及早破案。摸线索、找嫌疑、对笔迹、办学习班……足足忙了一个多月，总算破了案，作案者竟是一个 11 岁的小学五年级男生。

公安人员审问：“说，你为什么要写反标！”

小学生嘟嘟啾啾：“我，我想看看你们能不能破案……”

公安人员哭笑不得：“这案不是破了！不是抓住你了！你个小东西，忙得我们好苦！”

（陈谷子）

人云亦云

人云亦云的典型，恐怕数“文革”最多，只是大家当时不觉得，过后才明白，此是一例：

一女人在声泪俱下地批判台上躬着腰的她男人，历数他的种种罪行。参加批判会的革命群众无不情绪激动。最后，竟至那女人控诉一声，下面便呼一句相应的口号以示声援：

“坚决同你划清界限！”女的呼。

“坚决同你划清界限！”革命群众喊。

“坚决同你离婚！”女的呼。

“坚决同你离婚！”革命群众喊。

新刑罚

某单位头号走资派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终于惹恼了革命群众，这天，刚一开场，扩音器里便大吼一声：

“走资派你听着，你今天要是再不老老实实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非把你拿去‘无限风光在险峰’一回不可！”

走资派一听，扑咚一声瘫倒在地。因为在此之前，什么“苏

秦背剑”，什么“鸭儿凫水”，什么“喷气式”；等等，均已尝过，唯独未闻这“无限风光在险峰一回”是啥刑罚，心想多半是悬崖不勒马，一下就昏过去了。

闹宴

某造反小头目结婚，接来农村的舅舅参加婚礼。

宾客云集宴席前，纷纷举杯贺喜。该小头目虽平日常榜“最最忠于”、“念念不忘”，但值新婚，洋洋自得，毕竟有所疏忽。

酒过一巡，言笑晏晏时，那位来自农村的舅舅突然放声痛哭，边哭边骂：“你这个忘本的东西，今天是什么大喜日子，你也不想想怎么会有这样的幸福的？为什么不首先向党敬酒献忠心！”众人皆瞠目结舌。一场喜事被闹得不亦乐乎。

事后，人问何以要跟外甥过不去，答曰：“这个畜牲只晓得造反，从来是六亲不认的。用这个法子整治整治他也好。他不服我这个舅舅，共产党他能不服？”

“夺权专家”

B是给茶火炉子挑水的工人，练就一身铁筋骨，惯使一条大扁担。当他知道县里的大权已被学生造反派们夺去后，随即扔掉水桶，扛起扁担，到县城附近的小镇、公社、大队去夺权了。每冲进一个办公室，先大声勒令：“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们听

着，我们革命造反派来夺权了，快把你们的大印交给我！”有人不听扁担一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谁能招架得住！不几天，他的腰里就别上了七、八枚公章，人称“夺权专家”。

(王浩)

英雄产品生产法

某一积极分子某天有点伤风感冒，仍出工劳动，或者别人下班以后，他为了完成某项任务还继续在工地劳动半小时，回来时刚好下着毛毛雨。这是英雄的胚胎。当某领导发现这个胚胎后，马上责令手下的“秀才”进行培育，经秀才的生花妙笔添花添叶以后，胚胎开始成长了，长成：这位同志身患毛病，仍坚持劳动，别人下班以后，他为了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继续在工地劳动一小时，回来时还淋了一身雨……这是第一道工序，领导仍觉得不够英雄，于是秀才们又进行第二次加工。再加工后，变成：这个同志已经三期肺病，但他还拼命地坚持劳动，别人下班，他却不肯，直干到深更半夜，回来时冒着倾盆大雨，顶着六七级台风。别人劝他早点休息，他说，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我要革命到底，苦战到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非但不累，反而精神百倍……这样，“英雄”这个产品生产出来了。

似是而非

“文革”期间，为罗织罪名，捕风捉影，草木皆兵，习以为常。

一阶级觉悟极高之人士，忽发奇想，将《青岛日报》的手写体报头，字字拆开，正过来反过去，居然看出其中隐有“反革命万岁”五个字。于是，革命群众大哗，矛头直指报社，不少编辑也一时惶恐。

但这个手写体非同寻常，乃是从伟大领袖的手迹中集字而成，岂容非议？报社——说明，有据可考，造谣者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

无独有偶，又一阶级觉悟极高之人士，把当时出品的一种“玉叶”牌香烟的烟盒拆开，言烟盒上的图案，一枚烟叶，实质是一张台湾地图，而该图反过来，在阳光下倒着看，又分明是一个美国士兵的头像。

革命群众愈看愈象。设计者显然是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日夜盼望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反攻大陆，其用心何其毒也！

(周拓)

鸡飞黑西沟

小锅盔公社的妇联主任李兰英，年届不惑，胖胖的，矮矮

的，在北京来说，这样的女人是长得丑的。

一日，她召开全公社妇女大会，如往常一样，照例作形势报告。她在会上清了清嗓子，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妇女同志们。我国已进入了联合国，国际威信大提高。最近姬，姬鹏——飞到黑西沟去了，啊——形势大好嘛！”

台下一妇女听不明白，问“李主任，鸡飞黑西沟去没人捉的？”

李主任也没听仔细，说：“到黑西沟去访问的，捉他干嘛？”

一知青笑了一阵说：“李主任，不是姬鹏——飞到黑西沟，是姬鹏飞——到墨西哥，墨，是墨水的墨。”

李主任一听很尴尬，说：“墨水不也是黑的么？”

毛线与钢丝面

“文革”中的某一天，省军管会主任与其秘书坐一辆吉普车在省城大街驰过。时值下班高峰，车水马龙，人流如潮，主任隔车窗见一奇观：行人及自行车后衣架上大都带有一团黄色东西。他端详片刻后，面现得意之状：“本人来此工作方一年，抓革命，捉生产，毛纺工业飞速发展，工人下班后哪个不买几斤毛线回家？”

“首长，那——那是钢丝面。”秘书某怯生生地说。

“钢丝面？”首长大惑不解。

“是的。用玉米面加工而成，粗粮细做，也是“文革”成果之一……每人凭票供应……”

“瞎说。什么钢丝面？我怎么没吃过？钢丝能做面条？分

明是黄毛线嘛！”

(孙志毅)

捞稻草

“捞稻草”一词为“文革”政治术语，时人皆知个中政治含义。现若要诠释，似又难以一言蔽之。

吾有一邻，全家四口，父女、母子分属两派。每至饭时，四人交口争辩，呵声汹汹，加之桌凳碗筷每每愤然参与，乒乓作响，喧哗一室，声闻四院。适逢夏时。晚餐就食于院内，四邻更不堪其扰。

现回想其争辩，已不知所云、大体只是各说各派的好，“就是好”“就是好”一类，唯“捞稻草”一语记忆犹新。

邻人系南蛮子，举家喜食羹汤。其时食物匮乏，计划内荤食，总投入汤内，且细水长流，每次少许，点到为止。每次双方争执不下面红耳热时，各自插入汤盆的筷、勺便要受阻，随即便能听到雷霆般地呵斥：“你捞稻草！”“你才捞稻草！”久而久之，四邻逢闻“捞稻草”一语，便知其家改善伙食，汤中有物也。

培养地球

某大队支书在群众会上批评大队电工时说：“个别电工不肯干，调皮捣蛋，觉得离开他地球就不转了；地球多着呢，不行就再培养。”

高帽奇闻

“文革”初兴时，让“走资派”戴高帽子游街成为一种时髦，制作帽子也成为一种技艺，各路兵马竞相推陈出新，争奇斗艳。

某建筑公司的造反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已让本单位走资派戴过纸、木、铁皮制作的高帽。虽有出奇制胜之功，却因重量不够而得“不狠”之咎。为此，造反派决定用钢筋、混凝土浇制一顶水泥高帽，并已实施完毕，只等太阳晒干，即可派用场。“走资派”闻之失色。

不料，就在水泥高帽要干未干之际，中央有令下来，今后一律不再给“走资派”戴高帽子。那顶水泥高帽子从此便被冷落一旁，“走资派”暗自庆幸。

再戴一次

一位“走资派”刚被戴高帽子游过街，顺便把高帽子带回家，且开了个玩笑：“保管好，当个纪念。”

不料被“造反派”听到，大怒：“你想变天？再戴一次！”当即召集各路好汉，押上该“走资派”，套上高帽子又上街周游了一圈。

“不要管我”

1969年全民“深挖洞”，“造反派”刘某也在地下掏挖，忽然坑道塌方，将其压倒在地。刘某大惊，急呼：“救命！”连喊数声，见洞上无反应，又感到身上并无疼痛，未被压伤，仅只是撒了一身泥土而已。于是掏出语录本，两眼紧闭，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半晌，见洞口有亮光及镐锄碰撞声，遂佯装重伤，喃喃道：“不要……管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财产为重！”救援人员见状十分感动。后有“秀才”为此写成专访报道，言其“红心向党，视死如归”。刘某靠此“事迹”平步青云。后当上专门整人之政工组长，专整平日与己有隙之人。

(王德安)

“能刮西风就好了”

几位工人上房顶修烟囱，面西背东，西为广场，东有楼房，天气甚热，刮的是东风，风被楼房挡住，工人挥汗如雨。一工人说：“能刮西风就好了。”

此话传到军代表耳中，于是，开大会宣布：想刮西风者就是盼望帝修反到来，反动透顶，判刑15年。

(张介)

考试

公社革委会要在知青中招一批播音员、秘书、制图员等。条件是家庭出身好，政治表现好，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等等，而且要考试，择优录取。一眉清目秀女知青前去应试，并当场被录取，可她最终放弃。究其原因，她哭述了考试之过程。一：背诵老三篇；二：唱十首语录歌；三：摸一摸锻炼后的肌肉；四：穿一下当着她面脱下的老贫农的热裤子……

(郝科)

知识分子之“辣”

“文革”时，作家流沙河在家乡一木器社劳改，当然免不了挨批斗。在一次批斗会上，有人发表了非常绝妙的批判演说，特录于此。

“知识分子的坏，就象辣椒的辣！辣椒，随便你怎样弄，它都辣。生斩，轧碎，做豆瓣酱，丢进泡菜坛子，泡它个一两年，它还是辣；用碓窝舂它成细面面，它狗日的还是辣。吃在嘴里，它满口辣；吞，它辣喉咙；吞到胃里，肚子火烧火辣。屙出它来，它狗日的还要辣你的屁眼儿！”

夫妇平等

某对夫妇，“文革”前均为干部，“文革”中定为“走资派”。“三结合”时，妻子先获解放，进了新领导班子，整天东奔西跑，异常忙碌。丈夫因态度“不老实”，仍在家检查交代罪行。如此一来，这烧煮浆洗之类家务事全落到丈夫头上，实乃有苦难言。一日，县里开大会，声援越南，声讨美帝，家家户户都通过有线广播收听大会实况。丈夫在家一边煽炉子做饭一边听着广播喇叭里妻子的发言。忽然，听得妻子高呼“越南必败，美帝必胜”，他始则一惊，继而微微一笑，将扇子一撂，如释重负地说：

“这下该你回来煽炉子”。

（陆守华）

她原来是个算命的

那年五月，某县举行学积极分子经验交流大会。各乡选派的代表纷纷上台讲用，介绍活学活用的成果。

罗渠乡一位四十出头的瞎眼妇女由人搀扶着上台，她摸着讲桌，如泣如诉的说道：“旧社会啊真正苦，我侬瞎眼最最苦！手敲铁板走千家，风里雨里串小巷。地主富农保长甲长穿绸戴金我瞎眼看勿见，可是，他们烧鱼烧肉油煎生炒的香味我闻得着，我好话说了千千万，他们不肯给我吃一口，我瞎眼只

得把苦水往里流……”

至此，瞎眼停止诉苦。扩音机中传来“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等口号声，待喊口号毕，瞎眼高举语录本，声调大变地继续说：

“幸亏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瞎眼手捧红宝书，胸前挂宝像，串村走巷口唱语录歌，一颗红心向着红太阳，一定要把走资派、牛鬼蛇神揪出来，斗倒斗臭再踏上一只脚（作蹬脚状），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好话说了千千万，今朝光荣上讲台，首长领导跟我搀搀手，阶级情意记胸怀。大家看，我瞎眼一身黄军装多光彩，县委食堂大鱼大肉来招待。从前是，人家当我一棵草；现在是，造反派战友当我金和宝。这就叫：瞎眼望天坍，穷人靠造反……”

台下一片哗然、一阵掌声……

原来这个瞎眼妇女是个算命的。

（周刚）

谁是太阳

老陈头在去哈尔滨的列车上碰到了上海知青小吴。

老陈头和小吴边说边谈，成了忘年之交。

“小吴，你们是八九点钟的红太阳，大有出息。”

听了老陈头的话，小吴开始挺高兴的。后一想不对头，红太阳是共产党，怎么是我们青年人呢？

小吴告诉了列车长。列车长姓欧阳，名东方，是黑龙江火车头造反司令部的一个小头头。

欧阳东方来到了老陈头身边，严肃地说：“老头儿，站起

来，请问谁是红太阳。”

“你们年轻人。”

“呸！”他骂道：“共产党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你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居心何在？”

“鸡心？没有。”

“什么鸡心鸭心的，我问你用心是什么？”

“这你就不对了。”陈老头从容地说：“这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象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难道毛主席的话说错了吗？’”

两人惊愕，哑然失色。

“万寿无疆”的延伸

“文革”中人们最熟悉的颂词是“祝万寿无疆”和“祝身体健康”。某中学生觉得“颂”起来还不尽意，就将这种祝愿的颂词延伸下去——

“让我们怀着最最崇敬的心情，发自肺腑地衷心敬祝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敬祝毛主席的好学生，我们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满面红光！永放红光！永放红光！敬祝我们的红参谋长康生同志日夜长胖！天天长胖！天天长胖！……”在贵州省，还有人讲“祝李再含同志比较健康！比较健康！”

买鞋

语录及

有一阵子，为了普及“最高指示”，革委会制定了许多“革命措施”，例如，让矿校学生放学后堵住矿门，要每一位下班的矿工背诵一条“语录”，背不出不能出矿。打电话时也要这样：“抓革命，促生产——你是总机吗？”“要节约闹革命——你要哪里？”就连去商店买东西，也要把“语录”放在头里说，然后再说买什么。

一位老矿工要买一双布鞋，为了应付“背诵”，叫来了上中学的孙子，祖孙俩一起进了商店。

找到卖鞋的柜台，爷爷对孙子说：“去问那里边的叔叔，看怎么买法。”

这话被那女营业员听到了，走了过来。

女营业员：“男女都一样——要买什么？”

孙子：“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要买一双布鞋。”

女营业员：“红军不怕远征难——要谁穿的？”

孙子：“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是我爷爷。”老矿工对女营业员笑着点点头。

女营业员转身拿了一双40码的布鞋，放在柜台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付钱吧。”

孙子：“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多少钱？”

女营业员：“为人民服务——三块五。”

老矿工把布鞋拿在手里看了看，样子还可以，不知是否合

脚,让孙子问问营业员,能不能试一试。

女营业员:“要斗私批修——不能试。”

孙子:“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为什么不能试?”

女营业员:“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就是不能试!”

老矿工看到孙子与女营业员吵得要打起来,急忙上前劝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俺不买了。”

小小寰球

那个年代,形势报告特别多。分析国内外形势总要引用“最高指示”,来说明“一片大好不是小好”。

革委会张主任造反起家,文化水平不高,更不懂诗词,有一次竟把《菩萨蛮》说成了“蛮菩萨”,好象才明白:菩萨也有蛮的。这一次引用的却是不带标点的《满江红》,更叫人啼笑皆非。

“……就拿国际来说吧,您听,这《满江红》写得有多好,分析得有多透:小小寰球有几个,你说有几个? 就一个嘛。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谁也掸不破它!他们捣乱的下场,这《满江红》里都写上了,您接着听:‘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

绣红旗

一女青年，“文革”中敢想敢干，几经折腾，便荣登地区团委书记宝座。然而已近而立之年，仍孑然一身，轰轰烈烈之后，不免冷清孤独。

团委机关有一对风雨同舟之恋人，姑娘秀美灵巧，温柔贤慧。小伙子一表人材，且能写会画，只是家庭出身不好，处事极为谨慎小心。

这对恋人在机关进进出出，相伴相随，女书记每每见到，便醋意横生。后来索性发扬敢想敢干的作风，以组织的名义分别找这对恋人谈话，结果连哄带吓，软硬兼施，几次谈话便活活地拆散了这对鸳鸯，并把小伙子霸为已有，声称不久就和这位小伙子结为革命伴侣。

临近婚期，女书记竟然叫这位姑娘替她缝结婚用的被子，姑娘悲愤交集，然而慑于女书记的淫威，只好强颜欢笑去缝“合欢被”，她一边缝，一边饮泣，但又不敢哭出声，于是长歌当哭，边缝边唱歌剧《江姐》里的唱段“绣红旗”：

“线儿长，针儿密，

含着眼泪绣红旗，

绣呀绣红旗。

热泪随着针线走，

与其说是喜，

不如说是悲。

……”

(徐明德)

专政无产阶级

两个专政队员，喝酒喝得乏味，甲提出，我们来唱酒令吧，谁输罚酒三杯。

旧的酒令已是四旧，得用新酒令代替。一时想不出合适的。乙心血来潮，建议说一句革命语录，同一句话必须颠来倒去说得不同，谁重复了算输。甲同意。

乙开始先说。想了想，触景发挥：

“无产阶级专政。”

甲笑了，那容易，遂接口道：

“专政阶级无产。”

乙又说：“无产专政阶级，”

甲又接：“阶级专政无产。”

乙再说：“阶级无产专政。”

甲快接：“专政无产阶级。”

话音未落，队长进门。大喝一声：“你们敢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罪该万死！”喝令左右，立即将两人关起来。

(华又黄)

革命口号与逃荒者

有一段时期，曾刮起在山头大书特书革命口号之风。某公

社革委会主任发誓也要在本公社最高的一座山头上大书特书一条气势磅礴，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革命口号。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事隔三日，全公社数百名精壮劳力便在锣鼓爆竹声中奔赴高山安营扎寨。因为这是头等政治任务，所以工分是留守看家人的三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山头将士自然革命加拼命。两个月后，一条用白色石块拼装而成，几十里外仍清醒夺目的革命口号终于在欢呼“胜利”的节日气氛中完工。

年终分配时，一因田中缺乏精壮劳力误了农时，造成庄稼歉收；二因政治工分过高，导致工分贬值。分配结束不久，多数人家就开始忙着整理竹箩竹筐，破衣烂衫，谋画着今年要到那里去才能度过饥荒的头等大事了。

改名

某镇“味美鲜肉店”，是由五名女职工经营的一家肉店。因“味美”有“资”、“修”之嫌，军代表即来肉店召开了一次更名会。要求五名职工每人各取一名。

“三八鲜肉店

“红装鲜肉店

“娘子军鲜肉店

“半边鲜肉店

“鲜鲜鲜肉店

对最后一名，军代表问“为何取名‘鲜鲜’？”

一女工答曰：现在有店无肉，偶尔进了一点货，简直成了“鲜物”。

军代表摇头曰：“不好。”他接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我决定改名为‘人民鲜肉店’”。众无语。

于是，军代表用刷大标语的刷子饱蘸红油漆在门楣上方写上“人民鲜肉店”五个大字，“人民”二字上的油漆淋漓下来，象是血。

盛牛鬼

买进牛棚的都是牛鬼蛇神，不许互通姓名，统统叫牛鬼，只许在牛鬼前加姓称呼。月复月，年复年，三年过去，他们渐渐将自己的姓名淡忘，甘称牛鬼。一日，教授盛×请假去校门口小店买牙膏。看管牛棚的一个红卫兵想让他代买一管，连呼他的名想喊住他，谁知盛×低着头只顾往前走，接连喊他也未喊住。红卫兵急了，忽然大喝一声“盛牛鬼”。立刻像触电一样触及盛×的神经，条件反射地立停大声喊“到”。引得旁边的红卫兵们快活的哄笑。

“听党的话”

B 君的同学 C，每日放了学就在外面玩耍，很晚才回家。她的母亲骂她：“这么晚了才回家，连个地也不扫，越来越不听话了！”C 同学不屑地说：“我要听就听党的话，你的话算什么！”

“你们忘了说什么？”

甲与乙是近邻。早上，甲碰见了乙：“吃早饭了吗？上哪儿去？”乙答：“吃了，上小卖铺买酱油去！”俩人说完刚走开，猛然就听见一声高喝：“你们忘了说什么？”俩人一回头，只见一军管人员倒背着双手，脸孔严肃得吓人，正恶狠狠地盯着他们。于是俩人又走回来，在原地站好，甲对乙说：“团结紧张……你吃早饭了吗？”乙回答说：“严肃活泼，我到小卖铺打酱油去。”

不算数

一天晚上，某医院张、李二位医生举行婚礼。工宣队长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谁叫你们结婚的？”二位医生回答：“我们是经过医院革委会批准的。”队长两眼一瞪：“医院批准就能结婚了？”二位医生说：“我们还到区里打了结婚证。”

“结婚证？”队长冷笑一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你们懂不懂？我现在郑重宣布：你们两个臭老九结的婚，没有经过工宣队同意，不算数！”

到安家来落户

某女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所到的生产队大多数姓安。队

长“命令”女知青嫁给自己的儿子，女知青不肯。队长说：“你口口声声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现在给你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不识抬举？”

提拔

某姑娘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公社中心小学教数学。期末，公社王书记找她谈话，“听说你干得不错，应当重用！我决定提拔你到供销社当售货员！”

剥削有理

某知青插队下农村，看见生产队长——一个读过两年中学会讲几句阶级斗争和专政“理论”的中年人，公开地无偿调用几个“地主分子”“富农分子”为干部们干私活，非常惊讶，便问队长：“这不是剥削人家吗？”队长对知青提出这样的问题更感惊讶，说：“国家嘛，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过去地主富农剥削压迫我们，现在我们翻了身，剥削压迫他们，应该的事嘛！”末了还说一句：“你这城里的知识分子看来政治课学得不好，没弄懂阶级斗争的诀窍，所以要你们来接受我们的再教育！”

左派

B君的妹妹，“文革”时尚在小学读书，剪着短发，右边梳个小辫子。一日哭着回来，很委屈地对B君说：“姐姐，你把辫子给我梳在左边吧！他们说，辫子梳在左边才是左派。”

孔子杀少正“卵”

女青年姚进因学习毛著得法而当上民师，后转为公办，继而“三结合”当上县教育局局长。在县中礼堂，火线亮相，向在城中小学教师作批孔报告。女局长忽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拍案而起愤怒控诉孔老二的复辟罪行，曰：“这个复辟狂竟然杀害了大法官少正卵！是可忍，孰不可忍！”全场窃窃然，嗡嗡然，但亦不敢放肆。会议主持者到底聪明，插言解释云，孔老二很残忍，对少正卵用了宫刑，即取了少正卵的卵，是之谓也……全场大哗！

一字之差

老支书由进驻到“掺沙子”，当了中学革委会主任。学校开运动会，秘书奉命把“开幕词”和“闭幕词”一起写好。他没看一眼，全都灌到自己的口袋里。在运动会的开幕式上，掏出其中

一份，张口就读：“红卫兵小将们，革命的师生员工同志们！东风劲吹，红旗飘飘，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的运动会胜利闭幕了……”秘书急得满头大汗，在背后提醒他：“老支书，是胜利开幕了，不是……”“就你们这些臭老九穷讲究！”老支书忘记面前的话筒，大声嚷起来：“闭幕、开幕，不就一字之差吗？什么大不了的？！如今左一个运动，又一个运动，开闭的，谁说得清楚！”

(观之)

以毒攻毒

“三忠于四无限”运动遍神州，革命群众“早请示”、“晚汇报”，行礼如仪。专政对象则默立一旁，俯首请罪，虽有“俯首”之累，却也免却了许多疲劳。

时街道有一“老反革命”，年逾古稀，他忽然积极起来，每在请罪时念念有词，历数其任职，然后大说一通如何罪孽深重。由此开了一个头，下边的人只能如法炮制，每日为此辛苦异常不算，还招来众多围观者。大家对他愤怨不已。

一日，公安员训导过后，我即举手发言，说：“某人请罪，总是历数自己的那些罪恶职务，这不是为自己变相摆功说好吗？”此言一出，众人纷纷附和揭发。公安员大怒，训斥了那个“老反革命”一番，当即宣布以后请罪一律不准讲话，只准低头反省。散会后，一位“棚友”对我说：“你这一套真高明”。我苦笑说：“以毒攻毒。也是迫不得已”。说罢，默然良久。

(丘少谟)

命名有术

牛棚中几位难友在议论“红色风暴”中本单位何以突然“揪出”这么多“特务”时发现：原来留学美国的就是“美国特务”；留英的就是“英特”；留日的就是“日特”；留苏的自然就是“苏特”……，一个老教授颇为安心地说：“我没有留过学，一直在国内，总不会被定为派遣特务吧？”一个“专政大军”的值班人员刚好走过，应声接上说：“那你就是‘国特’！”听者无不骇然。

大联合

小夫妻俩各站一派，都坚信自己那一派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对方是资产阶级保皇派，为此成天唇枪舌剑，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最后闹得分了床。一道红布帘子彻底划清了阶级界限。

然而“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小两口新婚不久，分床而眠，长夜漫漫搅得小男女六神不安，只好私下默念“下定决心”的红色咒语，苦苦坚守各自的阵地。

日复一日，虽然斗志逐渐涣散，可谁也不愿先让步。因为，先让步就是服输，服输就意味着投降，投降就意味着对革命的背叛。

终于，形势有所转变，各路革命造反派必须集结在革命大

联合的旗帜下。小夫妻俩心有灵犀一点通，雷厉风行坚定不移地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当即拆下床拼大床同床共枕，和好如初。实现了革命大联合。

(申建华)

“不要管我，大粪要紧！”

1971年，大学里的“红卫兵小将”分配工作时，一些人被分到农村，为争取早日调动工作，都力求在表现上有所突破。其中一位在下雨天挑粪下地，不慎滑倒，粪水也倒了一地，当别人去扶他起来起，他高呼“不要管我，大粪要紧！”虽然在同学中传为笑谈，却被当地革委会总结为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后出现的“闪光的语言”，层层上报。

哥俩好

李四和李五虽是弟兄俩，却不是一派。李四说××××好看，李五说好个屁。李四说坚决拥护，李五说彻底打倒。两人由小斗嘴，到大辩论，到文攻，再到武卫，随社会上的风潮升级而升级。一日攻卫之中，不觉把桌上伟大领袖的石膏像碰翻在地，跌成残块。两人顿时傻了眼，风停雨止，互相看看，一个忙着去关门，一个连忙弯腰捡起碎片用纸包好，然后一起出门，找到一条河，见四周无人，共同举起扔到河里。

从此，弟兄俩不再攻，不再卫，和睦相处，安定团结。

不知天高地厚

王洪文自打当了中央副主席以后，十分猖狂。当时，中央健在的一批老师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因此，王洪文对老师恨之入骨，一次，中央开会，王洪文向朱老总发难。朱老总是不屑理他，站起身来，用拐杖在地下戳了三下，又向天上指了三下，便头也不回地走了。王洪文不解其意找张春桥问朱老总戳拐杖是什么意思。张春桥说，朱老总的意思是你要“三要三不要”。王洪文觉得似是而非，他知道朱老总与邓小平有深交，便去问邓小平，邓小平笑着说，意思我知道，但没有必要跟你讲。王洪文碰了钉子，他想，朱老总与叶剑英是老朋友，便去找叶老师，叶老师告诉他：朱老总拐杖三次戳地、三次指天是说你，一是从下面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没有本事；二是说你别以为下面有一伙把兄弟，上面又有几个人支持你就不可一世；三是说你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弄不好照样垮台。王洪文气得脸色铁青，气呼呼地说：好！老家伙，十年以后见分晓，看鹿死谁手。

“火线”申请

1967年，蓉城武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一勇士提枪在街上巡行。突然，他见一女人面对墙角，左顾右盼，行动诡秘，挎包里装得鼓鼓囊囊的。他的革命警惕性一下提得老高，赶忙过

去查看，那女人似有觉察，匆匆钻入人群。为此招起他的疑心，于是紧紧跟踪于后。那女人一下闪进了厕所，他招来几个兄弟，把枪栓一拉，厉声喝道：“出来，你被包围了！”“嗖”，一个圆不溜秋的东西飞了出来，他眼睛尖，一下就认出是块煮熟的红薯，于是，他以迅雷不以掩耳之势扑上去，趴在那东西上面，并高声喊：“同志们，快闪开！——我的入党申请书在我房间的枕头底下！”

母子挂牌

六十年代末的一天早晨，镇江宝盖路南面围了一群人，只见母子俩被同时挂牌示众。妈妈年约二十六七岁，孩子五六岁。母亲脖子上挂的牌子上歪歪斜斜地写着“违章犯”，儿子脖子上挂的是“享受犯”，旁边躺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年轻的妈妈低着头一声不吭。孩子却满不在乎，竟然对着众人挤眉弄眼。一个臂套袖章的纠察挥舞着棍棒喝令孩子“站好！”那孩子也学着冲了一句：“站好！”引得围观者捧腹大笑。

（樊道琴）

三大任务

常州的“五·七”干校，选址在宜兴南山。此地也，按军代表说：“山高林密，地广人稀，在艰苦的地方，凭着赤手空拳，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来。”于是一声令下，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八日，二千零六名干部，立刻云集在山上山下。人员即到，战略展开，校头头布置任务：第一以农为纲，挖山毁林种粮食，削草坯焙烧当肥料。第二，开山取石，造窑烧砖盖房屋。时值严寒，风雪交加，竹子被积雪压弯，为要干前人没有干的事，因此第三，要把竹子上的积雪敲落。并且以光辉的榜样为榜样，把最复杂的事物，概括成最简洁的军语，于是三大任务简化成为三句话，七个字：造窑、敲雪、削地皮。后来一大队二连的无名士，又外加工，改造成为：造窑、敲竹杠、刮地皮。山里的老百姓文化低，水平浅，窑谣不分，于是喊成了：造谣，敲竹杠，刮地皮。并且翘起大拇头称赞说，“五·七干校就是好，好就好在说实话。”

(李文瑞)

五分钱

“农业学大寨”的年代，来杨湾蹲点的公社书记用香烟牌子给该村社员的劳动态度编了一支顺口溜：“上工友谊牌（勾肩搭背，拉拉扯扯），干活向阳牌（田里一竖，盼日头落山），收工飞马牌（四蹄腾空，直往家奔），自留地里勇士牌（武松打虎浑身是劲）。”

周福生就是村上有名的“四牌”社员。那一天，他照例又是磨磨蹭蹭最后一个捱到田头。然而，正如俗语所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运是命中定，迟早不关情。周福生三锄下去，地里蹦出一个圆溜溜、白花花的東西。他眼睛一亮，抢在手中，在大腿上擦一擦：千真万确，五——分——钱！

“阿哈，老子一天的工分钱有了。”

扛起锄头，打道回府。

“注定，注定。”众人羡慕不已，叹己无福。

(高朝俊)

挣“革命工分”之一

“革命工分”是指从事政治活动或非体力劳动而挣得的工分。知识青年多数干农活不行，于是最渴望并且挖空心思地挣这种工分。

演唱“革命样板戏”是“挣革命工分”的最佳活动，懂点音乐的知青捷足先登。某知青擅长拉京胡，当上公社宣传队乐器组的组长，一朝“权”在手，例把令来行。他向书记提出，按样板戏的“要求”，乐器组要大大增加“编制”，至少增加：两个打鼓的，两个敲锣的，一个敲木鱼兼响板的，一个敲三角铁兼碰铃的，另外还要一个抄谱，一个翻谱的。这一下，把他那些五音不齐的兄弟伙都拉在一起“挣革命工分”。他们每到一处，尽量拖延和延长演出日期，以求多挣工分。最后如愿以偿，所得的工分超过了农村的强壮劳动力。

挣“革命工分”之二

除了唱样板戏之外，办“革命大批判专栏”和书写“革命标语”也是“挣革命工分”的门路。

某知青下乡几天，向生产队长提意见说：“本生产队只顾生产，不问政治，连个大批判专栏都没有，革命标语也见不得，这样下去会迷失方向！”

这个知青关门搞了近一个月，自己提出谬论自己进行批判，自己写的文章，自己又对该文章进行指责、商榷，搞出了一整版专栏。

这个知青对队长说：“革命大批判应经常搞，专栏每隔一两个月就应该换一期。”

于是他就成了专写大批判文章的人，在没办专栏的日子里，他就上山写大标语，用石灰水涂写在岩石上。一年下来，他竟只干了两三天体力劳动。

江湖医生的“革命语言”

“文革”中，江湖医生摆摊子，也须顺应“革命潮流”讲点带“革命味”的话。某江湖蛇医有这么一番话——

“呀嗨！各位请了。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同志。小子初到贵地，望工人大哥、农民兄弟、红卫兵小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多多海涵，予以革命的帮助！呀嗨！有人要说，看你老师这个架式，多半要卖狗皮膏药。小子是紧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贯彻“六·二六”指示，为山区的阶级兄弟姐妹父老乡亲送医送药来了……”

“呀嗨！有人要问，你老师既是送医送药，还收不收钱？告诉各位，小子本不想收钱，想收钱的是龟孙子，想收钱的是王八蛋……”

“呀嗨！有人恐怕要说，你老师送医不收钱，到底图个啥？问得好！小子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就图投师学艺，更好地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服务。”

“呀嗨！又有人在说，‘你们跑江湖的，说大话使小钱，卖“鸡巴”过大年’。骂得好！这是对旧江湖人的革命大批判。小子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分得开五阴六阳。小子上有一张嘴下有两只腿；话说得花开，路走得实在……”

“呀嗨！说来说去，小子倒是的确不收钱，只是广大革命造反派战友不答应，说你老师一次把本钱送光，以后又怎么为工农兵服务？呀呀嗨！这话说得好！不收钱是小事，破坏革命的卫生路线的进一步贯彻是大事。小事归顺大事，小局服从大局，次要矛盾让位于主要矛盾，无产阶级的革命哲学历来如此。”

“呀嗨……”

不让座的理由

D君“文革”前是学雷锋积极分子，助人为乐的事做了不少。“文革”中，经过“战斗洗礼”，他说自己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见到一位白发老太婆站着，左右摇晃直喘气，可他就是不让座。下车后有人问他为啥不给老太婆让坐，他一本正经地说：“谁知道她是不是地主分子！没弄清她的出身，怎么可以随便让呢？”

“喷气式”与光头、平头

“文革”中斗争人时，时兴揪“喷气式”，即由两个人将被斗者的双手反扭到背后，并往上抬，同时揪着其头发往后拉。被斗者的形态犹如喷气式飞机，故此而取名喷气式。凡被揪过喷气式的人，头发均被大把地揪掉。

为了对付这残酷的“喷气式”，“臭老九”、“走资派”们便把头发剃光或剪得很短，让对方揪不住头发。于是一时兴起了光头、平头等头式。

但是，在劫者难逃，光头、平头者虽然在公开批斗会上免遭了“喷气式”之苦，可是一回牛棚，却少不了挨一阵痛打，造成内伤。因此，当时流行两句打油诗——

长发道士皮肉苦，

光头和尚挨内伤。

支左饭

1968年夏天，四川武斗高潮迭起。一批“左派”在本单位、本地区站不住脚，纷纷逃到成都，寻求刘结挺、张西挺的保护。刘、张下令在成都一些公园、招待所办起了“支左伙食”。只要自报是拥护刘、张的，不论男女老幼，皆可免费进餐、住宿。这在四川“文革”史上叫做“吃支左饭”。有个单位有几个在1957年“举右手”的，不堪忍受牛棚的折磨、摧残，冒着生命危险逃

到成都，做了某地区、某单位拥护刘、张一派的旗帜、袖章，安安稳稳地在望江公园吃起“支左饭”来。一天，这几位“左派”碰见他们在成都工作的朋友。朋友听说他们在吃“支左饭”，不禁大惊失色，拍拍脑袋说：你们还有这个呢（指帽子）。他们说，我们比左派还多点呢？（右字比左字多一竖）。朋友问他们：你们蹲棚子的人还管这派那派，不怕再犯错误吗？他们说：刘、张绝对正确，我们坚决拥护刘、张搞“共产”主义，吃饭不掏钱，我们不拥护他们还拥护谁？

无一幸免

1957年曾估计中国的知识分子约有500万人，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约有80万人，后来有一些人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文革”中，未摘帽的是当然的右派，即使摘了帽的也被称为“摘帽右派”。至于当年未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中任何一人，都可以被造反派或军宣队、工宣队宣布为“漏划右派”。

老农讲用

“文革”时期一次讲用会上，一位老贫农作为不识字的学毛著的典型在背语录。他把《纪念白求恩》中“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人”背成了“白头翁同志是拿大家伙的人”，别人在一旁推推他说：“老大爷，错了！”这位老贫农一本正经地说：“没有错，

正因为他是白头老翁，还拿着大家伙干革命，才值得俺学习哩。”

(蔡学文)

比苦还难下咽的滋味

某重点中学校长陈公，春风夏雨，桃李满墙，是位颇具盛名的中等教育专家。

六八年八月的一个中午，烈日当空，热气蒸人，陈校长突然两眼反睁，口吐白沫，大小便跟着失禁，竟中暑晕倒了。

于是立刻有人提议：“叫他自己把自己的屎吃下去。”

一人提议，众人奋臂，立竿见影，马上执行。

陈校长早年毕业于历史系。历史春秋，花样万千，但自己的同事和学生逼着自己吃自己的屎，读烂历史，也无先例，虽暴君、酷吏、劣绅、恶奴也没有这等杰作，因此咬紧牙关，死不从命。

可是造反群众智慧无穷，有人献计：“把他的鼻子捏起来。”

陈校长虽然年老骨硬，但不能不喘气，终于把口一张，一块粪便顺势而下。从此陈校长留下了口臭的后遗症，而且条件反射，见到汤水饭菜便呕吐不止，日复一日，百般治疗无效，十分苦恼。后来打听到一个海上秘方：“黄连可以乱味，以黄连为菜下饭，或许见效。”病急乱投医，陈校长匆匆来到中药铺，购买黄连来了，开口便买十斤。

药店的老店员问道：“购这么多干什么呀？”

陈校长答道：“当菜吃。”

老店员大惊，说道：“黄连清热解毒，是最苦的东西，只可入药治病，查遍药典，从没有可以当菜下饭。”

陈校长隐事难伸，但不能不买，只是含糊央告道：“求求你了，我知道黄连是最苦的东西，可是你那里知道，我心里还有比苦更加难咽的滋味。”

速避为上

某山区中学，依山傍水，距镇比较远。工友王佐民，年纪已五十开外，专司升旗、敲钟、守门、洒扫诸工作，一心一意，矢勤矢忠。为便利工作计，他在校门口结草为庐，一床一灶，再加老伴执炊。

一九五九年山洪暴发，学校平地水深丈余，校领导令其速避，他说：“我不能离开学校。”一九六二年冬天，大雪封山，山上的饿狼成群下山，屡伤人畜，校领导又劝他暂避，他还是说：“我不能离开学校。”

一九六七年，“文革”高潮，革命造反派看好了该校这方宝地，开来队伍，设下造反总部。王佐民一见这般形势，即刻吩咐老伴：“卷铺盖、拆锅灶、搬家！”

老伴不解，问道：“五九年洪水，你不动，六二年猛兽，你还不动，而今你要动，你舍得学校！”

王佐民有话不便明说，只指着校门口的一窝胡蜂说道：“你看看那群东西，一个一个的屁股上都长着一根毒刺，我们速避为上。”

后继有人

复课闹革命时，工宣队进校，掺上了“沙子”，一大批造反英雄补充进教育队伍，学生实行“上、管、改。”

新任教师王世明，初中毕业，造反三年，两次立功，先结合进领导班子，又拿起粉笔，站上讲台，为人师表了。

为坚决贯彻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学期开始，他向学生宣布：“一个小时雷打不动，七个小时自由行动。”

学期结束，开卷考试，成绩十分可观：最高分数三十四分，最低分数一分，白卷百分之十七。另外，教室门窗玻璃全部打碎，课桌坐椅全部缺腿少臂，成终身残废。

王世明在班级总结发言：“我们坚决而又彻底地贯彻了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学文学武，学农学工，批判资产阶级，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

时代的诗人

金不换，某中学高中学生。成份好，学业好，品行也好。平素爱好文学，喜欢诗，善对对联，主管班级黑板报，颇有成绩。

“文革”中他成为矫矫小将。诗言志，为明心志，他写下一首白话诗：

“我是社会主义土壤的一棵小草，
党的雨露滋润使我长大了，

心中的红太阳把我烤的焦干，
我能一点火就着。”

大作发表在红色革命报上，获得好评，被誉为时代诗人。

诗人造了三年反，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贫下中农们都巴着一双眼睛欢迎他们，这使他很感动，但看到农村非常贫穷，又很迷惘，顺手写下几句以记其实：

投身农村干革命，

贫下中农来欢迎。

风扫地，月当灯，

狗弹琵琶猪吹笙。

青山绿水飘红旗，

吊着饭锅当铜钟。

革命需要贫穷汉，

不成贫穷不革命。

诗人在这里劳动了一年，希望满怀，但愚公移山，十分艰苦，只好努力咬紧牙根。慢慢地队伍起了变化：同伴中参军的参军，上大学的上大学，招工的招工，剩下诗人，茕茕孑立，风朝雨夕，十分倦闷，不敢怨天尤人，但却有胆量埋怨自己的爸爸。过年时候，提笔大书，写下了一副对联：

“老子英雄儿进城，

老子无能儿务农。”

横批：“请走后门。”

诗人在这里又劳动了一个春秋，年终决分，工分单价一分七厘五，诗人是全劳力，十分计，全年放屁的时间都舍不得浪费，净得工分三千六百分，转换人民币五十三元整，除去口粮柴草透支六元八。过年，照顾五斤白米欢度春节。除夕夜，诗

人手捧一碗白米饭，眼望隔壁跛脚老太婆，老太婆因为残存了一只资本主义尾巴的老母鸡，过年不仅有饭、有蛋，而且居然还点了灯，诗人自愧不如，先是摇头叹息，继而拍膝浩叹，接着提笔愤书，又写下一副春联：

“辛苦一天买不到半包香烟，

七尺大汉不如老母鸡生蛋。”

横批：“时也命也”。

八年之后，诗人改学电子了，传说成了专家，继续写诗否，未作调查，不便妄纂。

“现反”之一

B文化程度很低，但又不得不写大批判文章，写了还要上台“口诛”，上了台还首先要念祝愿领袖万寿无疆的的词。他上台第一句就出了错，将“衷心祝愿”念成“哀心祝愿”，马上被戴上“现反”帽子，群众监督劳教两年。

“现反”之二

C参加露天大批判后，斗争“走资派”。坐地下他嫌地脏，随手拿出张报纸垫在屁股下。谁知报纸上有副统帅的像。旁人揭发，他马上被扭送上台，以“现反”论处，与“走资派”一道挨斗争。

天宁禅寺

常州天宁禅寺，始建于唐天复四年，殿宇巍峨，佛像宏伟，称东南第一禅林。千百年来，屡经废兴。南宋德佑元年，毁于元兵屠城；清同治二年毁于湘军兵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毁于湘军兵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毁于日寇入侵；一九六六年八月，毁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九八一年决定修复。斯时，我问当家和尚宏德：“俗传佛法无边，能知过去，现在，未来，既能如此，为什么不及早预见以避此难？”

和尚回答道：“佛说，众生好度人难度，人要如此，佛法又怎奈何得了？人定亦胜天也！”

妙解。亦成一家之说。

手风琴之歌

在大学读书时，有高我一届的学友吴某，为人诙谐，好开玩笑，浑身喜剧细胞。

1962年，正值困难时期，人人饿肚皮，面皆菜色，吴兄更是骨瘦如柴。

一日午餐，大饭厅内正播放“社会主义好”乐曲。饭桌上，值日生在分山芋干和稀饭。吴兄等得不耐烦，便撩起衣角，露出腰部一排肋骨，叉开五指，将肋骨当着手风琴琴键，一边似乎在使劲弹琴，一边哼着“社会主义好”。当时他只想博众人一

笑,别无其他用心。岂料“文革”中,他竟为此遭到批判,说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吃了不少苦头。从此,吴群沉默寡言,与前判若两人。

(颜煦之)

得意忘形

山东滕县师范学校红卫兵造反兵团司令张某,自造反以来恃劳苦功高,不觉洋洋得意起来,断然认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得意难免忘形,一日“砍大山”,张某口吐狂言:“蒋介石真是个大笨蛋,800万军队竟然打不过共产党,如果我要是有800万军队,那解放军恐怕也不在话下。”次日,张“司令”以现行反革命罪锒铛入狱。小城人心大快。

(张金明)

画师李君

李君,职业画师。擅长泼墨写意,艺坛上小有名气,史无前例时,不知怎么竟归了封资修类,被革了画画的命。禁其弄黑。时间一长,来了生计问题,饥寒交迫。

其时,有给出路的说法。某政工组传见李君。命绘巨幅毛泽东和林彪在井冈山会师的油画。声明为政治任务,也是人民给的出路,有月薪二十四元正,光荣且实惠。李大惊,先退后惶

惶不可终日。暗想：形神俱真，实非己长，饥寒原区区小事，一笔之误身家性命将如何处置？恰逢右手生疮疽，窃喜，拒不延医，待疽成，截止三节。无指扶笔，只得另给出路。做清洁杂活以养家。

文革结束后，闻说某地有左笔画师，泼墨写意堪称一绝。疑即李君。

(石也)

勤务员的时事报告

某乡下一个“革命组织”的“勤务员”，给群众作时事报告，夸说我们的“形势大好，越来越好”。

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他唾沫飞溅地说：“我们的农民社员，喊声义务劳动，很踊跃，都来参加（敢不来？），而欧洲的南斯还‘拉夫’，估倒干；我们招兵，农民还怕去不成，还向公社武装部长塞包袱、送礼、走后门，我邻居的儿子为了能参军，的确杀了一条肥猪，请吃请喝，送礼求人情，才参上军的。而美洲还在‘拉丁’，拉壮丁。你们说我们的形势是不是比任何时候都好呢？”

盐酸

“文革”中，工人宣传队进驻了某中学。一天，一个学生问工宣队头头：“盐酸的成份是什么呀？”工宣队头头说：“呃，盐

酸嘛，总不外乎‘盐’和‘醋’嘛，因为光有‘盐’没有‘醋’是‘酸’不起来的！”

争取达到十三秒

“文革”时，一个造反派头子在某学校当工宣队长。一天，他来到操场，见一位教师正指导学生练短跑，便上前问道：“有提高没有哇？”

教师说：“一百米已达到十二秒钟了。”

“不行啊，要争取达到十三秒！”

小学生语文启蒙课

“文革”中，小学第一册语文课本有划时代的改革。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五个字也算好读好写。第二课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孩子们不懂，也认不了那么些抽象的字眼，就采取读熟、唱熟（音乐家们谱了曲）的方式，记住第几个字该读什么音。

老师抽问学生：“‘领’字怎么读？”

学生一口读定读准。

老师又指着“思”字问怎么读。

学生心中默背语录，背到第二十二个字，才读出“思”。

第二天听写单字，学生一个也写不出来。老师发火了：“你

们怎么读望天书！”

不准划×

大字报是文革中最盛行的文章，连小学生也要写。某一年级学生有张大字报——《揭发叶老师的罪行》。内容是：“叶老师用红笔在我的本子上划大×。枪毙犯人才划红×。把我们当犯人。残酷迫害红小兵。红小兵。心最红。大风大浪打先锋。拿起笔杆来战斗。把叶老师批倒批臭。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小学生的生字报

题目《人小志气大，敢批黑〈夜话〉》。内容如下：——“《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他们不敢白天讲，怕我们听见，就半夜躲在山上悄悄讲，但是我们红小兵是千里眼、顺风耳，他们的黑话被我们听见了。我们要把黑《夜话》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中学生的生字报

初一甲班男生寝室卫生搞得十分差，李校长检查时批评说：“你们的寝室怎么搞得象狗窝一样脏？马上打扫！”

“文革”开始，几个男生就此事写大字报：“李黑帮疯狂咒骂我们的寝室是狗窝，既然是狗窝，我们就是狗。在万恶的旧社会，地主资本家才把我们当狗。李黑帮出身资产阶级，反动本性不改。我们与他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大阵营、两种动物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怎么“谣言”还灌成了唱片

“文革”前，某艺术家与别人合作演唱的《长城谣》灌成了唱片。“文革”中，红卫兵抄家时抄出了他精心保存的这张唱片。一个红卫兵看了看唱片上的文字，很吃惊地说：“这个四类分子造了关于长城的谣言，怎么唱片厂还给他灌成唱片？”另一个红卫兵说：“由此可见十七年的文艺黑线是乌七八糟的嘛！”

面面相觑

有一个“字字照办”、“句句紧跟”的“理论家”，喜欢到处作路线斗争报告，大讲党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

一次，他在某公社讲得眉飞色舞：“正当五九年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之时，彭德怀于是乎跳出来反对三面红旗；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之际，刘少奇于是乎大搞三自一包……”

这时，一个爱抬轿子吹喇叭的人突然领头附和，振臂高呼：“打倒于是乎！”

众人条件反射：“打倒于是乎！”

紧接着，会场上面面相觑，然后是哄堂大笑。

理论家自嘲

迫于压力，某理论家违心地写了许多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文章。但“文革”中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使他的论点经常是出尔反尔。妻子劝他罢笔。他说：“谁叫我吃笔杆子呢？当今理论家的任务——上级说煤是白的，你就得从理论上论述煤为什么是白的；上级说皮球是方的，你就得从理论上，甚至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理上论述皮球为什么是方的。”

悬崖勒猪

“文革”大批判文章的结尾最常见的是两句话——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这既带警告，又带规劝，好似在体现“给出路”的政策。某中学生别出心裁，在一次批判会上，高声叫出了他发明的新词——悬崖勒猪，回头是草。

原子弹和鸡蛋

“文革”初，乡村逢场天，中学的红卫兵、小学的红小兵便扛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小旗，带上红袖章，在场头设立关

卡，拦着赶场的农民爷爷婆婆、叔叔阿姨背诵《毛主席语录》、《林副主席指示》。不会背或背不全的，红卫兵现场教会；背错过谱的，轻则当场“消毒”，重则拉到场上“批倒斗臭”。

这给偏僻闭塞的山乡带来了瓜棚柳下的口头新闻，也给老实巴交的山民心头抹下了一缙忧虑的阴影。一天，一个“老贫下”上街卖几个鸡蛋打油买盐，因为一条《林副主席指示》没有背下来，鸡蛋被扣留。红卫兵一遍又一遍地教他：“毛泽东思想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老贫下”一心想着那换油换盐的鸡蛋。当红卫兵让他自己背诵时，他结结巴巴地背道：“毛泽东思想……变成……”他拍拍脑袋：“变成什么蛋？啊，想起来了，变成换油换盐的鸡蛋”。

牛鬼蛇神谢饭歌

“文革”中，被集中关在牛棚强迫劳动改造的“牛鬼蛇神”，饭前饭后都要集合排好队，齐步走，踏着拍节唱歌，人们把这种歌叫做“谢饭歌”。牛鬼蛇神谢饭歌的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人们向我专政，我要低头认罪。老老实改造，决不变天复辟。若有乱说乱动，把我脑袋砸碎。

又一伟大胜利

1967年夏季的一天，成都闹市区一家理发店刚开张不

久。突然，一队载着“烈士”遗体、花圈和武斗队员的卡车驶来。随即枪声四起。街上行人四处逃窜奔命，纷纷涌进店铺躲避。理发店不由分说把顾客推出店门。好几个推平头、刮光头的顾客刚刚剃出半边头发，也被理发员慌忙推了出去，紧紧关上大门。武斗车队驶过，见店里推出几个“阴阳头”，断定是流氓，把他们捆了起来。武斗队砸开店门，男理发员吓得仓惶而逃。武斗队把剩下的女理发员也都捆了起来。

当天中午，某单位广播站广播：今天，厂武卫队捣毁一个挂着理发店招牌的流氓窝子，当场抓获嫖客五名，暗娼八个，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

倒下几个不倒翁

1968年，“三忠于”、“四无限”活动掀起了高潮。全国城乡都要“扫舞盲”，男女老少人人都要会跳“忠字舞”。某机关一老干部被派住某市一敬老院观摩老人们跳“忠字舞”。老人们在旧社会历经沧桑，今天老有所养，对毛泽东的“阶级感情”当然比海还深。二十五位老人排成一个方阵，那舞姿，好似一群挥着“红宝书”的不倒翁在摇动。这老干部原是个“舞盲”，机关坐久了，自然手僵脚硬，“忠字舞”老是学不会，再次被派往观摩学习，以增强“阶级感情”。结果发现跳“忠字舞”的老人减少许多，老人们脸上阴沉，表情也不如以前自然。问其故，方知几天来老人跳舞时过于激动在舞场上摔倒中风，两人已离开人世，三人正在医院抢救。

老干部想，这种好事，该不会轮到我吧！

文化程度相当高

讨论革委会领导班子人选问题，由两大派交换审查对方人员的履历表。甲派念乙派某头目的表格时，高声念：“文化程度，相当高”。甲派的人哗然，大吼：“臭老九怎么能够入选？”乙派也很诧异，某人斗大的字识不了两筐，怎么填上“文化相当高”？忙夺过履历表看，原来是“文化程度，相当高小”，甲派念稿者有意漏念“小”字。

舞剧说话和相纸日晒

某工人因出身“红五类”而当上艺术馆革命委员会主任。

一天，摄影组用的暗室漏雨进水，有人请求主任安排间房子存放相纸。主任说：“房子紧，不好安排，天已晴，不用安排了。”

有人反映：“相纸遇潮要坏的！”

主任回答：“打开晒晒太阳嘛！”

另一次，歌舞组排演舞剧，也请主任去审查。主任看完后问：“这个戏为啥不说话？演员都是哑巴？”

编导说：“舞剧，是用舞蹈语汇来表达意思都不说话。”

文不对会

“文革”中，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所谓一元化，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任何事都要管。

县革委王主任分管十几个部门的工作，这些部门开会，他都要分别上台去作报告。报告稿都是部门代他写的。

有一次他刚从一个大会上作完报告下来，就被教育局长接去参加中小学教育工作会。他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上了讲台，从提包里掏出一份稿子就念：“——同志们，东风劲吹，红旗招展，在党的十大路线指引下，我县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教育局长一听不对头，凑上主任的耳朵说：

“念错了，这里开教育会！”

“计划生育人人有责，都该受教育嘛！怎么错了？”

“我给你写的稿子不是这样，这份稿子可能是计划生育工作会用的。”

主任赶紧在提包里重新掏，掏了半天没掏出，才想起教育局长送的稿子装在大衣口袋里，今天正好没穿大衣。他灵机一动说：“教育方面的明天再讲嘛！今天就讲计划生育，反正这事儿与在座的人都有关系！”

“吗”字不准写在第二页

在一次批判会上，革委会胡主任照着秘书写好的稿子，大作其批判“先验论”的动员报告，念到讲稿最后一行时，他果断有力地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群众听了哗然，他大惑不解，待翻过第二页时，才发现这页的顶头有个“吗？”。迅即大发脾气：“好！方才的批判不算数！现在我庄严宣布，从今以后，‘吗’字不准写在第二页！”

不要笑

1969年，王洪文的一个小兄弟当上了某大学的革委会主任。他到校的第二天，就把教授们集中起来训斥：“……有人说你们这些人是教唆犯，这话一点也不错，你们还敢用黑书毒害青年。

“今天上午，我们采取了一次革命行动，在学生宿舍里抄到了两本书。一本叫《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本书我没有看过，但是，不看也知道它是恶毒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毒草！不是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正好是二十年嘛！

另一本更反动。作者大概是宋朝皇帝，叫什么…爱罗觉…的什么姨夫，听说他在监牢里写了这本书，不但反动，而且黄色。听听书名就知道了，叫什么《我的下半身(生)》。不要笑！笑什么？把自己的下半身写到书里去还不黄色吗？还要笑？！

你们这些教唆犯！”

唱反调

一天，某中学来了工宣队。校领导决定把底楼三间最好的房子腾给他们办公。可工宣队长大发雷霆：“伟大领袖要我们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你们为什么偏偏把我们安排在最下层？这不是和毛主席唱反调是什么？”

刚才读的我都不同意

某省召开教育工作会议。A主任匆匆上台后，秘书递上一份讲话稿。A结结巴巴念了一半，许多字认不得，就推说嗓子发炎，叫秘书接着念。秘书念稿时，他在旁玩味稿子的内容，越听越觉得与自己本意不合。秘书念完稿，问他还有什么要补充。A气冲冲地接过话筒说：“妈的！刚才读的我都不同意！”
全场愕然。

查查李逵的革命历史

1975年9月，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评《水浒》开始了。一天某作家被山东省临沂地区革委会的某领导叫去，布置给他一个任务：“要评《水浒》，想找些‘秀才’写文章。《水浒》上

记载我们地区的沂水县是李逵的故乡。李逵是革命派，宋江是投降派。你快去沂水，查查李逵的历史，看看他是怎么革命的？怎么反对宋江投降的？写篇有分量的论文！任务光荣，要努力完成！”

这个作家的调查结果是：李逵不是历史人物。

光头是一家

“清理阶级队伍”时，一个“出身”不好的教师被推上了批斗台。革委会副主任发问：“王铁锤，你老实交代，你六二年夏天是不是在春熙路理发店理过发？”

“我经常在那儿理发。”王回答。

“我见的那回，你是不是剃个光头？”

“好像是。”

“革命同志们，王铁锤胆敢在六二年剃光头，这里面有深刻的反革命背景。那时台湾的蒋光头要反攻大陆，苏联的赫光头想吞并我们，他这个光头就是遥相呼应，三个光头是一家。”

王铁锤吃了一惊。心想，嗬哟！我这个教书匠一下就跟两个大人物攀上亲戚了！

老人家贵庚几何

一伙“造反派战士”进驻某大学，把十几个老教授用武力斗争了一番。但其中一个数学教授平日从不乱说乱动，一时找

不到揍他的借口。某日，一造反者想出一计，把教授拉到批斗会上，问他：“伟大导师今年多大岁数？”并要他从“一”开始数。

老教授战战兢兢地数着“1、2、3……68、69……”，他确实记不得到底多少岁，数到70时停下了。

“伟大导师今年才70岁吗？妈的什么数学家，连这都算不清，还差四岁！赏他四拳头！”造反派首领说。

年老体弱的数学家那里挨得住造反派战士的铁拳头，只两拳就揍得昏迷过去。

本来就在纲上

某教师因留学过美国而被清理出“阶级队伍”。一天，监督他劳动改造的一个“文革”积极分子瞥见了他右手食指上的茧皮，就象发现了奇迹，立即报告革委会保卫人员：“他右手指上有厚厚的茧巴，定是给美蒋发电报磨起的！”

保卫人员一拍大腿：“对！他家一定有电台，给我抄！”

挖地三尺，一无所获。某积极分子恼羞成怒，“检举”说这个教师平时爱翘嘴唇，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又说他有一次写过凉山地区的五指山，意思是想煽动五类分子上梁山！

教师气愤地说：“你们这是无限上纲！”

保卫人员振振有词地说：“不是给你上纲，你本来就在纲上嘛！”

亲眼看见的

演员老张被横扫进了“牛棚”，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其中一张写道：“张某是中统特务头子，我曾看见他带了六个小特务，捉拿我地下工作者……”揭发人署名：“孙卫东”

这天，老张正碰见孙卫东看管“牛棚”，忍不住问他：“你说我是中统特务，还捉过地下工作者，请问在什么地方？拿出证据来。”

孙卫东两眼圆睁：“我亲眼看见的，在瑞金剧场的舞台上！”

水浒和水壶

大巴山区开会，响应上级号召批判《水浒》，要求家喻户晓、人人上阵。一位没到会的老农民听了家人含含糊糊的传达，把《水浒》听成了“水壶”。他又急又气，背上儿子退伍时带回家的那只军用水壶，跑到分社找书记说：“听说你们要批‘水壶’，我带来了，不知这水壶犯了哪条法？”

书记一时也说不清楚，只得简单解释：“老人家，你的水壶没犯错误，我们要批的是宋朝的《水浒》。”

老头子放心了：“阿弥陀佛，亏得我家里没有那号水壶！”

聋奶奶觉悟高

聋奶奶的儿子是大队书记，成了农村“正在走的走资派”，被“造反派”涂上花脸，戴上高帽沿街游斗。

聋奶奶不但耳朵聋，眼睛也花，她首先把“牛鬼蛇神”队伍当成了扭秧歌，唉，这支秧歌队真不及她年轻时候演得好，一个个哭丧着脸，好象死了亲爹亲妈，太晦气。突然，她发现了自己的儿子也在队伍里边，他身还有个妇女，被剃了半边鬼头。聋奶奶断定，儿子是和那女人通奸，她火冒三丈，操起拐杖扑向儿子，边打边骂：“你个畜牲，我20多岁守寡，守出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我打，打你们这对奸夫淫妇！”

事后，公社革委会号召全公社向聋奶奶学习，说她阶级觉悟真高，与走资派的儿子划清了界线。

“横扫”《资本论》

某老教师，当“破四旧”抄家时，精装的三厚册《资本论》也被扫了去。他壮着胆子央求：“《资本论》是马克思的著作，请留下吧。”一个“革命小将”喝斥道：“《资本论》就是资本家，资产阶级，我们正要横扫它，能给你留下吗？！”旁边另一个小将似乎水平高些，说：“就算是革命导师的著作，你们三反分子配读吗？！”

总之，捆载而去，都是对的。

打针

某公社一位大队书记通过本队知识青年拉关系，没花钱住进省医院治病。护士打针时见对方土里土气，言语生硬而简单：“殿（臀）部！”书记赶忙找了一块布垫在凳子上。护士瞪着眼：“脱了！”书记赶忙脱下衣服，伸过去手臂。护士更加生气，大声道：“把裤子脱了！”书记迟疑了一下，脱了个精光。护士又羞又恼，骂道：“畜牲！”书记以为在问“出身”，赶忙回答：“贫农！贫农！祖祖辈辈都是贫农！”护士换了根大号针头，扎得书记呲牙咧嘴。针打完了，书记自言自语：“幸好我说是贫农，要是地主，今天非扎得昏过去不可！看来，这大城市的医术还不如我们大队的赤脚医生！”

没有文化又怎么样

“文革”后期有一台地方戏，戏中有一句唱词是“没有文化怎能革命重任来承担”。“四人帮”组织人马，罗织罪名批判这台戏，特别对这句话大张挞伐。有一个紧跟“四人帮”的老干部也发表意见：“——‘没有文化怎能革命重任来承担’是很反动的，目标是对准我们无产阶级的，并且是不合实际的！以我自身经历来说，我出生雇农，哪有什么鸡巴文化？老子还是一样拿起枪打出了一个红丹丹（彤）的新中国。你那鸡巴文化能打天下吗？解放后，我认了几个字，会写自己的名字，老子还

是当了十几年的书记、主任。没有文化又怎么样？没有文化一样挑革命重担！”

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

1975年升学考试正在紧张地进行，负责历史口试的老师喊道：“59号请进来！”

话音一落，进来一个男学生。口试开始了：“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就是……就是没有好好学大寨！”

外语口试

“十年动乱”中，第一次大学招生考试开始了。在外语学院的日语面试室里，主考教师在考一位考生。

教师说：“请你先写两个简单的日语句子。”

老生摇了摇头说：“我只会说，不会写。”

教师想了想，就说：“好吧，你就说几句吧！”

那位考生想起了几部反映抗日战争的电影，一振精神，拉起粗嗓门喊：“你的，太巴壳的拿来，我的米西米西的有。”他见教师猛地瞪大了眼睛，心中更加得意，将手往空中一挥，做了个劈刀的手势，大喊：“八格牙鲁！你的瞪眼睛的不要——！”

“丈朝”是哪个朝代

评法批儒时，某干部在台上念别人代拟的讲话稿。文中有“砸烂文庙”一句，拟稿人抄写的字有个繁体的“庙”全文又是抄的行书。某干部读这句时读成“砸烂丈朝”，台下莫名其妙。会后有人问他：“丈朝是哪个时代？哪个朝代？”他回答：“丈朝就在丈朝嘛！要说年代么，大概在宋朝以前，清朝以后的时候吧！”

学生斗校长

某学生在台上声色俱厉地读批判稿，旁边站着挂黑牌的校长。

学生念道：“舍得一身祸（刷），敢把校长拉下马！”

校长小声递话：“是‘刷’，不是‘祸’。”

学生：“怎么不是‘祸’？大祸从天降，座山雕杀我祖母惊（掠）走爹娘！”

校长：“是‘掠’，不是‘惊’。”

“就是‘惊’！革命小将就是要让你这个走资派大吃一惊！”

何必吹毛求屁

四人帮塞进某报一个并非“臭老九”的总编辑，识字不多，把“墨西哥”念成了“黑西歌”，引起一番议论。此人怒道：“黑墨不是一回事？何必吹毛求屁！”

红卫兵会师

“文革”中，林彪及其同伙疯狂篡改历史，竟然将历史上有名的井冈山朱德、毛泽东会师改成林彪、毛泽东会师并指使人画了巨幅油画——《林、毛会师》挂在会议室大厅里。陈毅见了这幅画后说：这画的哪里是井冈山会师？这是红卫兵会师！”

话要说得好听

某人到集市买鸡，认为喊价太高，说了句二话。卖鸡人说：“话不能这么讲，你讲得好听，我可以把这鸡送给你。”

某人说：“‘毛主席万寿无疆’，好不好听？”

卖鸡人张口无言，连连点头道：“好听，好听！我认输了。”

忆苦思甜

某大学校长被造反派送进“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住在“牛棚”里。校长看了看四周环境，对同伴说：“我过去坐过国民党政府的监牢，这里的一切比那个监牢要强得多！”看守人员听见马上训斥：“不准在这里攻击煽动！”校长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在忆苦思甜嘛，忆旧社会的苦，思文化大革命的甜，怎么是攻击呢？”

精神变物质

军事院校所有革命师生，每人发一枚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字样的领袖像章。学生们四处串联，有的就将像章用来换粮票，一般是每枚换二十至四十斤粮票不等。

有个学生在火车站换粮时被纠察队员抓住。问道：“为什么将领袖像章当商品换来换去？”学生巧辩：“这是按领袖的指示办，精神变物质，物质又变精神。还有，我换回粮票带回家，就救了正在挨饿的全家老小，这样，我们全家就可以高唱：‘领袖是我们的大救星’！”

如此上纲

“文革”中，每逢有“最新最高指示”发表，各单位照例要“热烈欢呼游行”。一天某矿全体职工热烈欢呼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指示的发表。游行完后，队伍解散，职工信步回矿。工人 A 和工人 B 凑在一起，互相取笑。工人 A 是大胡子，外号络耳胡，工人 B 怕老婆，外号软耳朵。B 凑到 A 身边，举手高呼“打倒络耳胡”，工人 A 应声高呼“消灭软耳朵”。矿人民保卫组组长听见了，把他们叫到办公室。他俩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被铐了起来。人保组长恶狠狠地指着他们说：“你们在路上呼反动口号，是现行反革命！”两个工人异口同声地申辩：“没这回事，是不是别人听错了”。“哼，还狡辩。”人保组长指着工人 B 说：“我亲自听到你呼‘打倒络耳胡’。”又指着 A 说：“你接着呼的是‘消灭软耳朵’。”两工人这才回过神来，说：“那是我们开玩笑。”组长厉声说：“哼！开玩笑！我问你，马克思是不是络耳胡，恩格斯是不是络耳胡，反动透顶。”他接着指着工人 A 说：“你见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尊重江青同志，就喊‘消灭软耳朵’，恶毒已极！”两个工人有口难辩，结果均以“恶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不久，人保组组长被提拔为矿革委副主任。

血淋淋地表忠心

“文革”初期，“红卫兵”取代了学校的共青团组织。要加入红卫兵，首先是“红五类”出身的人，其他“一般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人，必须要有“突出的革命事迹”，才能加入。

家庭出身为“职员”的C学生为了入红卫兵，写了一份“血书”，血书以大字报形式贴在红卫兵总部的墙上。看的人很吃惊，说那么大的几百个字，不流一大碗血是写不出的。C以表现突出而入了红卫兵。

D学生对此很不服气，当着众人的面将领袖像章别在胸脯的皮肉里，一气别了五个。鲜血流下浸透了裤腰。他的“忠心”感动了红卫兵们，也入了红卫兵。

几年后两人上山下乡同在一个生产队。C对D说：“你老兄那时何必那么认真，皮肉白痛了，我的血书么，是蘸鸡血写的！”

算卦的不能说实话

太行山区某村赵君，自吹会算卦。一日本村开大会，会场上挂着林彪像，赵君仔细审视了一会儿，忽然念念有词，最后说，“林彪是奸眉，有奸臣之像，”被政治队长听到，马上治以攻击林副主席罪，当场批斗，并被隔离审查五个月。释放后，赵君默默地对乡亲们说：算卦不能说实话，谁说实话谁倒楣。

陈阿大接外宾

陈阿大平时满嘴脏话。一次接待外宾，一见面，就吐出两句脏话：“赤那阿乌！”

外宾问翻译：“他说什么？”

翻译不敢如实译出，灵机一动，顺口说：“这是上海话，意思是：“先生，你好！”

不久，外宾离开上海到了北京，正好张春桥到机场迎接，外宾想起了陈阿大的那句话，立即高兴地对张春桥说：“赤那张春桥，阿乌！见到你真高兴！”

你的屁股都是革命的

专政队长来到“牛鬼蛇神”的住处，见一张折叠凳上放着一张报纸，报纸上有江青的照片，立即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问“这凳子是谁的？”

一“牛鬼”：“凳子是我的，报纸是我的，但我一直没坐。”

队长：“你就是坐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牛鬼”：“我认罪！我请罪！请求宽大处理！”

队长：“弯腰！再弯！”

“队长，我再也弯不下去了，这腰是有骨头的呀！”

队长把他一脚踢翻，气呼呼地坐在凳子上，“牛鬼”惊呼：“队长坐不得，报纸上有中央首长呀！”

队长一下站起来，口中不服输地说：“我的屁股不能跟你比！”

“是呀是呀！不能比，你的屁股是革命的！”

队长瞠目结舌。

斗批改

文革中有所谓“斗、批、改”阶段，而此时期公共汽车运行很不正常，乘客怨声载道。于是有这样的顺口溜——乘客与售票员“斗”；汽车成“批”开；线路一再“改”。

文化大革命九十号

1976年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风行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首歌。一天，某居民委员会集会，大家唱着“就是好，就是好”。一个老太婆唱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九十号！”居委会主任问她：“喂，你怎么唱九十号？”

老太婆说：“是嘛，我听许多人在说——

烟号票，酒号票，

豆瓣儿豆粉也要票。

肥皂一月买半块，

火柴两盒慢慢烧。

妈妈记，娃娃抄，

号票不能搞混了。

逢年过节票更多，
号码众多记不了。
豆腐乳，一张票，
粉条猪油各一票，
三钱黄花一张票，
一两木耳五张票，
婴儿另发白糖票，
产妇专配红糖票。
文化革命票证多，
九十号还是少算了。”
居委会主任听了哭笑不得。

屁股往哪里摆

某剧团有个丑角，名叫笑开颜，因为专演丑角，“极尽丑化之能事”，所以，“文革”开始，第一个被揪了出来。

批斗那天，剧团造反派头头洪卫左把他拉到舞台上，勤令他低下头来。笑开颜也不挣扎，小声对洪卫左说：“老兄，你知我的脖子功练得不错，弯弯头只是小意思。可我头一低，屁股一翘，嘿，叫我用屁股对着伟大领袖？这责任你担当得起吗？”

洪卫左看看舞台正中挂的领袖像，一想，有点道理。搔了搔脑袋，喝令道：“那好，你就背过来站，低头！”

笑开颜背过身，正要低头，忽又说：“老兄，这也不妥，不是说‘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么？‘群众’还排在首位哪！你敢叫我用屁股对着台下的革命群众？”

洪卫左一想：也有道理。一下子竟不知如何是好。“你这牛鬼蛇神，怎么样才合适？快说！”

笑开颜连连点头：“是是，洪司令，你最好搬张椅子来，让我坐在上面，这下子屁股就永世不得翻身啦！”

洪卫左想了想，大声下令：“好，让牛鬼蛇神笑开颜坐在椅子上，叫他的屁股永世不得翻身！我们革命造反派斗志昂扬，站着斗！”

永远健康的会成什么

某儿子给住在乡下的父亲写信，信末写道：“祝您老人家身体健康。想我不能写永远健康，因为只有林副主席才能永远健康。”父亲读信后颇为恼火：“千年健康的是王八，万年健康的是鳖，真不知道永远健康的会是什么。”

不倒不行

红卫兵打砸抢抄，无所不为，所到之处，对方是战战兢兢，不敢声张。但抄某著名相声演员的家时，却遇到意外。只见演员的五个儿子穿一色的黑衫，每人拿一面盆，从大到小成一横队，一面敲一面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问：“你们为啥都穿黑衣？”

答：“我们是黑五类嘛？”

问：“为啥敲盆子？”

答：“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鸣锣开道！”

众红卫兵高呼口号：“打倒×××”。只见五个儿子一起倒在地上。问“为什么倒地”。答曰：“按红卫兵的口号，打倒、打倒，不倒不行。”

儿子送爸上大学

“文革”中期，干部们纷纷被送到所谓“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有人作了首《无题》小诗——

一捆布包一口箱，

脱胎换骨改行当；

新生事物真新鲜，

儿子送爸上大学。

“九州生气恃辱骂”

“文革”时期的大批判可谓五千年中国文坛之盛事。当时群情汹汹，志在必批，犹如资本主义社会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卖，在当时什么东西都可以批。这里摘当几条关于电影的批判，以飨同好。

《杨乃武与小白菜》

整个主题是平冤狱，是配合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反党反毛主席的大毒草。影片自始至终没有脱离大喊“要翻案”、

“要平反”，它借平冤狱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喊冤叫屈。影片拍摄于一九六二年，庐山会议已过三年，而唱词中有“奇冤……已三载”。矛头直指党中央和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影片结尾剧中人所以能“平反”，则完全是靠“宫廷政变”，赤裸裸地道出了其最后目的是搞“政变”。

《大李、小李和老李》

低级庸俗，把故事安排在屠场，是别有用心的，影射我们象猪一样被宰。写干部不是肥猪就是瘦猴，把车间主任关在冷藏室，把干部写得象猪一样。

《大闹天宫》

发泄对社会主义现实的不满，号召牛鬼蛇神大闹社会主义江山。影片中的孙悟空已不是勇敢、正直、革命造反的形象，而是牛鬼蛇神、流氓无赖的化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荒煤就曾露骨地说：“《大闹天宫》强调不怕一切，不被正统压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桂林山水》

影片中看不到一点生气勃勃的劳动景象，却大肆宣扬世外桃源，表现“离奇的山峰，澄清的江水，轻盈的渔筏，恬静的山村”，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企图使人们忘记了阶级斗争。该片是洪林鼓吹的“风景片”的“样板”。深受旧文化部的赏识。56年7月，羽奇带该片出国，到捷克放映，受到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欢迎”，获得所谓“卡罗维·发利第九届国际电影节短片纪录片奖”。9月，资本主义国家又赏给所谓“大马士革第

三届国际博览会电影联欢节铜质第二奖章”。该片起着“领头羊”的作用，在它获得帝修嘉奖之后，洪林、羽奇等兴高采烈，更为卖力地大拍“风景片”。同类影片还有《黄山》、《奇峰异洞》。

《小太阳》

这部影片是花了三年的时间，才拍出来的所谓“科学幻想片”。我们革命人民把毛主席称为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但是大毒草《小太阳》却胡说什么天上只有一个太阳还太冷，北极的冰雪都没法融化，万物不能生长，必须再制造一个小太阳，放到天空中去。天上有两个太阳才行，恶毒攻击毛主席不温暖。拍摄这部影片的三年，正是我国处于暂时困难的时间，正是刘少奇大反毛主席，叫喊要毛主席“下台”的时期。这部影片在政治上极为反动的。另外，影片还大肆丑化毛泽东时代的少年儿童形象，把他们打扮成象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宣扬只专不红的谬论。影片还宣扬苏修宇宙飞行的“成就”。

《知识老人》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教导我们：“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知识老人》大反《实践论》，胡说什么知识是来自书本，来自根本不参加劳动，不参加实际生产的资产阶级“专家”——“知识老人”。影片向青、少年一代散布修正主义毒素，企图使下一代和平演变。影片宣扬刘少奇所提倡的孔孟之道：“吾十有五有志于学”，宣扬个人主义，成名成家，担当“大任”。影片还宣扬“知识就是力量”，引诱青、少年走白专道

路,为当“博士”、“教授”而奋斗。遇到疑难问题,不是请教于毛主席著作,而是去找知识老人。影片就是企图用“知识老人”这个资产阶级臭“权威”的化身,来疯狂抵制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腐蚀青、少年一代。这部毒草片,深受旧文化部夏衍等人的赏识,竟被评为1962年《大众电影》举办的“百花奖”,并大印拷贝,成为流毒最广的一部毒草科教片。之后,又拍了《知识老人》续集,用更狡滑的手法大反毛泽东思想。

《你知道吗?》

我们革命人民最爱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但是大毒草《你知道吗?》在一开头,就别有用心地向观众提出这样问题:《太阳是从东方升起来的吗?》胡说什么“自古以来,人们都说日出东方。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合道理的。”这部影片配合国内牛鬼蛇神和国际上的帝、修、反,大反毛主席,大反毛泽东思想。

《静静的顿河》

根据苏修文艺鼻祖肖洛霍夫同名小说改编。通过一个哥萨克在十月革命前后的遭遇,疯狂攻击伟大的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颂扬、鼓吹反革命暴乱。丑化红军,美化白军、叛匪,为叛徒、反革命分子歌功颂德,树碑立传。

被当做“英雄”歌颂的主人公葛利高里,实际是个出身于反动家庭的白匪军官,是两次混入革命队伍又两次叛变了革命的大叛徒,是双手沾满了布尔什维克鲜血的叛匪头子,大刽子手。

《刘少奇在上海》

1958年9月下旬，刘少奇带着他的臭妖婆王光美去上海，到处收集污蔑大跃进的黑材料，到处放毒。影片却左一个“刘少奇同志”，右一个“中央首长”，肉麻地吹捧。还说什么“深入”工农群众，“关心”人民生活，拼命往这个中国赫鲁晓夫脸上贴金。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影片胡说什么工人“见到刘少奇是最大的幸福”，什么“与中央首长坐在一起谈话，真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又胡说什么一个女工忘了对刘少奇讲“祝您老人家身体健康”而非常后悔等等。真是混蛋透顶！

《英雄儿女》

影片通过王文清父女的悲欢离合，大肆宣扬“人性论”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歪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员和战士的英雄形象。并且，蓄意制造悲剧，让志愿军战士王成死去，借以达到反对无产阶级文艺塑造、歌颂革命英雄人物的伟大思想。

《雷锋》

有缺点。把雷锋的好事都集中到一天来做，不合理。影片中的毛主席画像不好，是政治性错误。将雷锋之好事由中间人物王大力来继承，不好。防洪指挥部主任的形象不好，他对雷锋说：“好接班人”，结果雷锋就死了，这不好。

张春桥吃“草”

张春桥到某生产队视察，完毕后，农民请他吃饭。

入席以后，农民端上来的不是鸡鸭鱼肉，而是切得碎碎的草。张春桥一看，暴跳如雷，骂道：“混蛋！我又不是牲口，怎么叫我吃草呢？”

农民答道：“请首长息怒，首长不是常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吗？我们遵照首长的旨意，特地给您献上社会主义的草请品尝”。

张春桥坐火车

张春桥坐特快火车赶往上海。突然，火车猛地一个刹车，停在那儿好长时间不动。

张春桥叫人把司机找来，声色俱厉地问：“为什么随意停车？”

司机笑了笑说：“首长息怒。你曾指示‘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如今您就坐在车里，我怎敢开那安全正点车呢！”

西北风少了

有一次，张春桥到农村“视察”，对生产队长说：“这几年国内形势大好，你们这里的变化也很大吧？”队长不假思索地说：“最大的变化是西北风少了！”张春桥不解地问：“为什么？”队长答道：“你们光让长草，不让种苗，所以社员们把西北风给喝光了！”

学着点

有一次，张铁生去看马戏，他挤上前，挡住了一位小朋友。小朋友急了：“我们看不见了，你靠边一点！”

张铁生巍然不动地答道：“我是英雄，哪能靠边，你看不见别看！”

另一位小朋友听了，赶忙劝他的同学说：“就让他看吧，台上的狗熊正在算 $1+1=2$ ，叫他学着点，免得老是交白卷丢人。”

不是“右派”是“正派”

某大学历史系王教授于1957年划为右派。按政策，右派教授的处分要比其它右派轻，至少不会被夺去饭碗。但这位王

教授态度过于顽固，始终拒绝“向人民投降”，处分遂层层加码，与年俱增，待“文革”开始，他已是“赋闲”在家的无业人员了。“革命小将”造了他的反，在居民区对其进行批斗。

小将按程式喝问：

“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右派？”

“不是。”回答却出小将意料之外。通常被批斗者为避免吃眼前亏，总是勉强答个“是”的。

“难道你是左派？”

“也不是。”

小将穷追：“那你究竟是什么派？”

回答是毫不含糊的两个字：“正派。”

大家都来吃草

大学小靳庄那会儿，江青为了炫耀她的功绩常常带人四处奔走，组织赛诗台。

这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来到某生产队组织赛诗，那时，人们都憋着一肚子气，哪里来的“诗”？

会开始好一阵也没人出声，江青眼看下不了台，捏声捏气道：“你们都谦虚，那我就开个头吧！”她结结巴巴好一会儿，终于逼出了一句来：“形势一片大好——”念完，给张春桥丢了个眼神，张春桥心领神会，忙附和了一句：“而且越来越好。”姚文元不愧文痞，赶紧接上了第三句：“还要发扬下去——”

这时，一个老贫农接上了最后一句：“大家都来吃草！”

江青一伙又气又怒，但又不便发作，因为他们就鼓吹：“宁

长社会主义草，不长资本主义苗”嘛！

区别对待

文艺界的造反派决定在南京人民剧场举行一次批判文艺黑线的大会，他们把分管江苏文艺工作的四个黑线人物押上了台。一个是省委候补书记彭冲，一个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钱静人，一个是省文化局副局长汤池，还有一个是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的我。我们一个个被架飞机似地揪到台上，随即便挂起了吓人的罪名和打上红叉叉的示众牌。给彭冲挂上的是一块沉甸甸的木板牌，给钱静人挂的是一块三合板牌，给汤池挂的是一块马粪低牌，给我挂的是一张白纸抠了一个洞往我头上一套的牌。

这时，我听到后台有两个造反派在议论着这次大会的一些做法，他们在发表自己的意见之前，无不先引一段最高指示作为自己意见的理论根据。

一个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请问为什么不统统给那些黑线人物带上木头牌牌？”

一个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要对大小不同的反动派，文艺黑线人物区别对待！”

我心里哀叹：“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你们为什么不区别对待！”

(海笑)

膘子家事

膘子新婚，和新娘子进了洞房。膘子手持红宝书说：

“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新娘子已脱衣上炕，缩在被窝里说：

“最高指示：一切革命队伍的同志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膘子钻进被窝，说：“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新娘子答：“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新娘子是膘子老家人氏，一时未能调入兵团落户。过了近一年，她给膘子写信报喜：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膘子回信很简短：“最高指示：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又过数月，新娘子写信报忧：家乡遭灾，娘儿俩饥寒交迫，希望膘子速寄钱为孩子买冬衣。

膘子回信仍很简单：“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天生一个仙人洞

一个颇有文墨的干部下放至被人遗忘的角落，全村无一中学生，更找不到一个能写毛笔字的人，于是他成了这儿婚丧

事不能缺少一支笔杆子，写对联写悼词。

第二年，一对破旧的勇将，两个男女青年要结婚了，央请他为洞房门上写一副红对联，他思之再三，左挑右选，才龙飞凤舞地一挥而就。

新郎看了这一笔草字，虽不识几个，但觉得它鲜红醒目，定能为他的喜事增色。果然，全村来道喜的看了这对联的无不啧啧称赞：“好，好！”

大喜的这天，附近的几个下放干部也来这家庆贺，见了这对联个个乐不可支，笑得捧腹。这引起乡支书的警惕，他责问那位下放干部道：“你写了一副什么对联，念给我听听！”

那下放干部一字一句地念道：“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乡支书咀嚼了一番，勃然大怒道：“这太黄色了！太下流了！”

“这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写给江青同志的一首诗啊！”

乡支书立刻改口道：“好诗，好诗！”

“反革命洗澡犯”

双窑镇北街曹家，二媳妇李桂花，性情贤慧，孝敬公婆，左邻右舍交口称誉。大媳妇心怀忌恨，常常寻疤找刺；偏桂花举止端庄，少有罅隙，难奈其何。

过年掸尘，桂花手脚勤快，将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最后捧起伟大领袖塑座像，见上面遍是尘埃，且有蜘蛛布网。桂花便打来清水一盆，将座像置于水中轻轻擦洗。因心中清澈

如镜，哼哼唱唱倒也自在。

老大家五岁小囡挪过门来，睁一双亮晶晶黑眼，好奇地问：“婶婶做啥呢？”

桂花笑而答曰：“婶婶给毛主席洗澡哩！”

恰好老大媳妇经过门前，闻得此言，恶从心起，便报与娘家堂弟。——其堂弟在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忙领人过来，当场将桂花扭住。

人是抓了，罪名却难定。说是“污蔑罪”吧，桂花从未对毛主席有半点不恭之词；说是“流氓罪”吧，有损于伟大领袖的光辉……一时倒难决断。

第二天，“文攻武卫”队员将桂花押至市场示众。其脖子上挂一只白脸盆，脸盆上墨迹淋漓：“反革命洗澡犯——李桂花”。

“刘邓路线”

春节临近，公社革委会指示：要注意阶级斗争动向，加强巡逻，站岗放哨。

“文攻武卫”队员们便日夜值勤。

队员中间，多数系复员军人。一晚，队员小王问带队的吴副队长：“吴队长，我想问问哩，啥个叫‘刘邓路线’呀？”

吴副队长侧目而视：“亏你还当过兵哩，连‘刘邓路线’都不懂！比方说，你站在这儿，就是固定哨；我从东街流动到西街，就叫‘刘邓路线’！”

“噢，懂了，懂了！”小王连连点头。

不几天，吴副队长忽然宣布：“广播里说了，要批判‘刘邓路线’。从今日起我们全站固定哨……。”

打倒谁

B君根红苗正，又读过几天书，因喊口号特响亮之故当上了大队文革主任。此大队大会、小会不断，口号声不绝于耳，无非是“万岁”、“打倒”之类。

人的神经系统极短暂的紊乱也在所难免，譬如对于“吃饭”、“穿裤子”等烂熟于口的词组偶而说成：“吃裤子”，“穿饭”也有可能。B君一次在喊口号时，竟将“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搞混了，喊出了“打倒毛……”反应快的人物大惊失色，心想B完了。但B君也非等闲之辈，随即续出“……身边的赫鲁晓夫”，这样成了“打倒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

B君幸免一祸。

B君散会后，卧床不起十余日。

去找张春桥

黄山生产队的一匹白马生了病。虽经多方治疗仍不见好转。有个社员说：“拉去找张春桥吧！”

队长大惑不解，问道：“张春桥又不是兽医，找他有什么用？”

社员答：“都说张春桥连死猪都能说得满街跑，还能治不

好这匹病马？”

根本没有心肝

一天，江青突然感到心脏和肝部不舒服，急忙叫医生给她好好诊断诊断，看看是否患了不治之症。

医生仔细检查了半天，末了，笑容满面地说：“请首长放心，绝对不存在任何问题。”

江青大喜过望：“真的吗？”

“真的。”医生肯定地回答：“因为你根本没有长心肝！”

最需要毛竹

一天，江青厚颜无耻地问老百姓：“等我上台掌权以后，你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老百姓异口同声地回答：“毛竹。”

“要毛竹干啥？”

“打篮子和削筷子！”

“作啥用？”

“讨饭去！”

我害怕

有一次，报上刊登了一张江青装模作样在农村劳动的照片。

一名记者问一位老农：“老大爷，您看了这张照片有何感想？”

老农说：“我很害怕”。

“害怕什么？”

“她抓文艺我没有戏看，她要是抓农业，我们就没有饭吃了”。

真情实感

甲：我写诗完全是真情实感！

乙：你那首“五七干校呀，我把灵魂献给您！真吗？”

甲：当然真！

乙：真的哪？

甲：献上灵魂，只想让躯壳溜走。

乙：你那另一首“伟大旗手江青呀，我把生命献给你！”真吗？

甲：我没日没夜的挨批斗，半死不活，干脆把这条老命交给她，何等痛快！大真话嘛！

乙：啊，是真情实感呀！

千百万猪头落地

“四人帮”暂时得势之时，有极左人士在大街上写了一幅大标语“邓小平上台之日，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之时”。有行人悄悄地划掉“人”字，改成“猪”字。成为“千百万猪头落地。”意味着生活改善，有猪肉吃。

多少厕所和多少人民币

据传，周恩来总理生病期间，邓小平重出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王洪文对此很不满，有一次在叶剑英面前发牢骚。叶问王：“你知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厕所？有多少人民币？”

王答：“不知道。”

叶说：“你不知道，老邓就知道。我告诉你吧，有两种厕所——男厕所和女厕所；有人民币十八元八角八分——十元、五元、两元、一元、五角、两角、一角、五分、两分和一分。这点你都不懂，你还想当总理？”

你怎么来晚了

有一次王洪文主持的会议上，一位老同志因故晚到了一步。

王洪文见状很不高兴，皱着眉头说：“你怎么来晚了？”

那老同志看了他一眼，不紧不慢地说：“我和你不一样呵。”

“怎么不一样？”王洪文不知趣地追问。

“你是坐直升飞机来的，我是一步一步地走来的呀！”

不破不立

朱老总对王洪文的狂妄自大很看不惯。据传，一天，他让王洪文把桌子上的一个熟鸡蛋立起来，王洪文百般摆弄鸡蛋，就是无能为力。

旁边的邓小平拿过鸡蛋，使劲往桌子上一磕，鸡蛋立住了。王洪文大惊失色，叫道：“怎么把鸡蛋打破了？！”

邓小平漫不经心地答道：“不破不立，这不就立住了吗？”

翻开第 271 页

“文革”中无论开什么会，发言的人总要先说：“——请大家翻开《毛主席语录》第××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传说红卫兵们召开万人大会批判斗争陈毅。陈毅发言时先说：“请大家翻开《毛主席语录》第 271 页（该书只有 270 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全场大笑，斗争会无法开下去。

一词千金

家父原籍苏北阜宁县，成年后即离家去江南谋生。他在众多兄弟中，排行最末，当地人称“老爷”，犹无锡话“末奶头”，南京话“小老巴子”耳。

“文革”期间，家父所在单位为弄清他的成份，曾派几个青年造反派去苏北调查。几位小青年回来后惊呼：“不得了，当地人都喊他老爷！”——既是老爷，便是有权势者，肯定会有历史问题。于是，领导又派人去反复核实，如此往返多次，方弄清“老爷”真实含义。

据说，为此花去差旅费近千元。呜呼，真一词千金耳！

倒霉的乒乓球

好友王贵宝，无锡某船厂工人。“文革”期间，安份守己。一日，贵宝在厂工会与人打乒乓球。对方杀来一球他未接住，小球滚进对过一小房间里，他便进去拣球。这时屋里有一熟人问道：“你也来了？”贵宝随口应道：“嗯，我也来了”。

时隔一年，贵宝忽被隔离审查，罪名是 5.16 骨干分子，证据确凿：说他某月某日某时某刻身着灰布工作服，进屋拣乒乓球时，曾口头申请加入 5.16 反革命集团，且高声允许：“我也来了！”

贵宝有口难辩，被关一年零四个月。

握手

1967年去北京串连，时值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

从深夜到次日下午，等待接见的队伍才走近天安门。我见左右红卫兵战士皆激动得热泪盈眶，说是看到了毛主席。我左看、右看，只见天安门城楼一片模糊，并无毛主席身影，我难以激动，亦无泪可流。忽而队伍大乱，说毛主席已步下城楼，来到红卫兵小将中间。我随人流涌向金水桥。这儿人山人海，乱成一团，一个个争着要和毛主席握手。某女同学身高力大，她气喘喘挤出人群，激动得涕泪俱下，振臂高呼：“我太幸福了，我太幸福了，我握到了毛主席的手，我握到了毛主席的手！”

正当她欢呼雀跃时，站在一旁的某男同学道：“你瞎叫什么！你刚刚一直拉住我的手！！”

该女生一听，当即号啕大哭。

天下大乱

“文革”中，某本革命的杂志向书画家田原约稿，要求内容必须是赞颂“文革”的。田原难哉：却之不恭，且有不革命之嫌；应之又属违心。闭门苦思数日，终成一篆作。此作品取瓦当形，四篆字为“天下大乱”，是从当时最新最高指示中摘出来的；中

章“红太阳”，形象而准确地表达了当时“最高”的思想。而这一切，整个地被乌云翻滚地黑圈儿包围着。

居然被刊登出来。

(陆华)

杨天笑外传

1. 序

滑稽剧团团长杨天笑，滑稽界中的泰斗，沉静寡言，不苟言笑，然而语言幽默，动止发噱，虽眉动目张之微，也令人捧腹不止，而且心应口，口应心，心口合一，左右逢源，即使身处逆境，其技艺也畅流无滞，可见改造之难也。

2. 学吧

八月炎天，飞火流金，杨天笑奉命穿着他的狐皮大衣挑砖头，并且规定不准休息，不准喝水。日晒汗蒸，热既难当，渴更难忍。午后实在难以支持，猛抬头见工宣队员在打水，杨天笑四顾无人，也拎起小铁筒尾随而来了。工宣队员喝问道：“你要干什么？”

杨天笑弯弯腰笑答道：“我现在向工人阶级学习来了，这是毛主席的教导，你说我该学不该学？”

工宣队员沉思片刻，无可奈何，只好答道：“你学吧。”

3. 读过

某日吃忆苦思甜饭，甜是甜米粥，肉包子，苦是糠饼麸皮糊。杨天笑长袍马褂，头顶香炉站在当中请罪，示众。最后分给一杯羹，杨天笑得到一碗麸皮糊，为了让他体验一下牛马生活的滋味，特地拌上一把草屑。杨天笑虽已属牛，但不会反刍，决定不吃，造反派大棒一举，喝问道：“为什么不吃？”

杨天笑弯弯腰，又再陪笑说道：“我不能吃。”

“为什么？”

“亲爱的造反派同志，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现在是你们的敌人了，我吃了，就等于赞成了，赞成了，就等于反对吃忆苦思甜饭了。我可不敢反对。怎么这段语录你没读过？”

造反派低头为难了一回，只好答道“读过！”

4. 成绩

又是一场革命，杨天笑既被触及灵魂，又深深触及皮肉，而且连腿骨也跟着断了，晚上哼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仍不得翻身，早请示的时候，造反派喝命他站起来，杨天笑舔舔干裂的嘴唇，说道：“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我现在站不起来了，要能站起来，你们就没有成绩了。”

造反派很满意。

5. 哭了

杨天笑演过多少戏，自己说不清楚。观众因他笑过多少次，更是说不清楚。不清楚也得说，这是态度问题，关键在于态

度。

某次批斗大会，革命群众面前，主审者问：“你毒害过多少观众？”

“千千万万。”

“用什么方法毒害？”

“只想叫他们笑。”

“实际性问题是什？”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笑是反动的。”

“今后叫你哭！”一记大棒下来，血流满颊。

“是是，哭是革命的，今后叫我杨天哭，天哭，天哭！”

他哭了。

6. 笑了

杨天笑永世不得翻身以后，戴帽下放劳动，继续脱胎换骨。1970年12月，反革命没有向他招手，阎王爷却朱笔一点催他报到了。病危期间，造反派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乘着剩勇，猛追穷寇，“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再交待一下反革命罪行。”

杨天笑此刻已经有气无力，喟然长叹：“唉！蒲松龄作诸城某甲，异史公赞说：一笑落头，千古之第一大笑也。我的名字叫杨天笑，一生也不知叫人们大笑了多少次，真是死有余辜，早该落在第十八层地狱。现在就是再给我一次机会，也不过从第十八层提到十七层，看来没有什么意义。”说着，一笑而逝。

不让他笑，竟又笑。一九四九年他演过《笑着向昨天告别》，而今笑着向人生告别，不知是吉是凶。

扫帚·铁棍·破报纸

1968年，我由无锡市教育局安排到某厂铸工车间当清沙工。一日早晨上班时，同班组的几个人发觉一油桶上有张破报纸，报上的毛主席像被撕去一半。众人相视良久，皆默默无言。颇孚众望的杨师傅说：“扔大炉里生火算了，省得麻烦！”好大喜功的乔某阻止说：“慢，等军代表来了再说！”他怕有人破坏现场，便找把扫帚盖在报上，犹嫌份量不足，又拣根小铁棍压将上去。

驻厂军代表闻讯赶来，勘察现场后，断定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要求连夜破案。谁料，排来排去，乔某成了怀疑对象，因为他是第一个走进车间的。乔某大呼冤枉。军代表指着破报纸上的扫帚和铁棍，阴沉沉责问理屈词穷的乔某：“别的我不管。我只知道，你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扫帚和铁棍放到毛主席像上去的。那么，我请问你，扫帚是扫什么的？铁棍是打什么的？嗯？你的狼子野心，难道还不清楚吗？”

乔某闻之，汗如雨下。当天深夜，别人都高高兴兴回家，唯独乔某被关进小屋。据说他态度不老实，屁股挨了几十棍——都是同一班组的工人师傅动手打的。

怪题

无锡中山路有一南北货商店。店里有一老营业员，遇事好

钻牛角尖，人称迂夫子。

1976年10月，“四人帮”覆灭，万民欢腾。迂夫子欢欣之余，又唉声叹气：“唔，如今江青定为反革命，那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就是反革命家属了么？”闻者劝他别钻牛角尖，他仍喋喋不休，终被公安机关获悉，认为这属阶级斗争新动向，遂将其逮捕审查。一月后，无罪释放，但他仍然不服，声言要和公安局长辩个是非。

一字惹祸

无锡某中学红卫兵小将王某，能说会道，能写会画，且极有组织能力，后由学校红卫兵负责人，升任市红卫兵总部头头。

1967年，小王率数十名红卫兵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检阅后，他们激动不已，奔向邮电大楼，由小王起草，向无锡总部战友发出一份急电，报告这一特大喜讯。电文说：“……我们终于看到了毛主席……”有同伴当场提议：“我们不仅仅是看到了，而且看得清清楚楚！”小王觉得言之有理，便将电文中“到”字改为“清”字，立即发出。

无锡红卫兵总部战友接到电报，热烈欢呼，随即用大红纸将电文抄写十余张，贴于三阳闹市口。岂料，红纸上墨迹未干，反对派在一旁已贴出“通告”，勒令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某立即向全市人民交代：“终于看清了毛主席”是何用意？

其时，北京小王仍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尚不知已大祸临头。

(颜煦之)

更名风

破“四旧”大盛，刮起更名旋风，大街小巷，商店学校，均以“反帝”、“反修”、“人民”、“群众”、“爱民”等冠之，某市有“东方红”路九条，“东方红”中学十七所，“东方红”商店八百余，邮递员忙煞。

最高指示将彬彬改为要武，于是姓氏上又爆发革命。一时间，名卫兵、卫彪、卫红、灭资，兴无者如雨后春笋，难以数计。户籍警忙煞。

以谐音改名换姓者最为便捷。赵姓者谓之“造反”，闻姓者谓之“文革”，金姓者谓之“劲松”。无谐音可串换者未免懊丧。对某体育学院有女跳水队员甘露茗，芳龄二八，深藏自恋自悯之心，难舍露茗之意，不愿更名。红卫兵总部勒令再三，以开除恫胁之。其挥泪忍痛，更换总部代取之名为“干革命”，又有投掷手尹东权，被人查得《左传》书“以尹天下”。即治理天下。尹者，治理之意也。尹姓已属反动，姓尹名谓东权更是反动至极。众小将起而攻之，投掷手为千夫所指，自知百口难辩，引刀断己二指，对天盟誓，表明心迹，更名为“不要权”。众小将一哄而散。

一日，“不要权”同志上书红卫兵总部请示曰：

近日院总务处革命造反司令部统一发放生活日用品。本人领得“卷巨澜”毛巾壹条、“锲未残”牙刷壹把、“尽朝晖”牙膏壹支，印有“新曙光”“革命委员会好”“无限风光在险峰”标牌

的盆各壹只。现启用毛巾牙刷，擅挤“尽朝晖”已属不敢，捧“新曙光”揩面十分荣光，以“革命委员会好”洗脚，“无限风光在险风”净臀则断不能为！如何处置，乞望明示。

梦无旁证

1967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运动，某学院内的斗争气氛显得特别紧张，揪出了大大小小的“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数十名，上至原党委书记，下至一般教师和学生。文学系有一老教师也在其中。此人在“牛棚”里一向安分守己，从不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语录”背得滚瓜烂熟，“早请示、晚汇报”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就连妻子偷偷送给他的两只茶叶蛋也在“晚汇报”时如实交代，斗私批修。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他竟成了“二月逆流”的干将之一。原来“牛棚”里有一位特殊人物，虽说此公按“文革”的标准“罪状”也不少，诸如“三反分子”“学术骗子”等等，但是由于此公拍马有术，政治嗅觉特灵，“牛棚”里的大事小事，一举一动都会送上“小报告”，所以颇得“革命小将”的赏识。虽说“牛棚”里的人对他提防又提防，然而防不胜防，在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运动中，他又挖空心思，送上小报告，揭发文学系那位老教师白天老老实实，夜里却大做复辟之梦，攻击文化大革命。事关重大，老教师一再声辩自己虽患精神衰弱，经常做恶梦，但绝无复辟之念，但是人家笔记本上记得清清楚楚，某月某日某时说的什么梦话，还能整得掉？所幸无人提供旁证，定案困难，只是批判一通，遭受一顿皮肉之苦而已，所谓“复辟之

梦”终因梦无旁证，不了了之。

“吃一堑，长一智”，此后“牛棚”里的人都不约而同必等这位人士先上床睡着，然后方才安心入睡。

(朱建民)

“电台台长”

某农场职工白某，人们都叫他“台长”，或问，什么台的台长？回答是：无线电台呀。不过白某一生除听广播外，与新旧社会的无线电台都没有任何关系。

“文革”中，人们忽然发现，似乎到处都是敌特的电台，假牙敲下来，假眼抠下来，假腿、拐棍都缴去，假牙一颗颗砸碎，假眼、假腿，棍儿都劈开，连高跟鞋的跟也剖开……看看有没有微型电台。

白忽然汇报：他在宿舍常听到嘀……嘀嘀……嘀……的发报声，农工的宿舍，最“高级”的床是两条长凳样的木架架一副铺板、一般是在泥地埋四条腿，用树棍树条编一扇担架样的“笆子”搁在上面，每人有一只箱子，有的人还加一个小凳、小箱或帆布包……别的再也没有。管武装保卫的副连长去看了看，不信，汇报时当笑话讲，团领导马上批评副连长麻痹，派了最精悍的保卫干事去，干事睡到那宿舍去，第一夜，第二夜都没动静，第三夜三点多，果然听到，嘀……嘀嘀……达……嘀达……马上起来追寻，咦？可又没有了。一次没把握，第四夜又听到，好，找个借口把全舍翻了个底朝天，没找到什么。这下成立破案核心小组，把白也吸收进来，让他检举，然后，抓人。

抓了一个，还是听到那声音，再抓……排着队把全宿舍六个人抓走五个，只剩白某一人。

可是，他又汇报听到了那声音。

这就怪了，连忙再派那位干事下去，再住在那宿舍里……然，又听到了！

情况带回团里研究，小会议室灯火通明，会开到半夜，研究来，研究去，研究不出结果。冷场中，保卫股长忽然把桌子一拍说：“有了！”“谁呢？”惊人地回答：“就是他！”大家困惑地问为什么？股长里直气壮地答道：“屋里没有别的人，不是他又是谁呢？”对呀，道理无可反驳，但他为什么又积极汇报？“很简单嘛，伪装积极，混入内部呗。”副政委高水平地解释。正好，因屡受表扬得意的白递了入党报告，与会的该连“政指”证实这一情况，“对嘛，混入党内嘛！”副政委肯定地下了结论，有动机有目的，铁证如山！还有什么说的！

——抓！

这个连队终于搞出一个“敌台”大案。

粉碎“四人帮”后，还是那位干事，又来到该连。这夜他住在连部招待室，午夜以后，毛骨悚然地又听到那嘀……达达，嘀嘀，嘀嘀嘀……的声音，循声追索，原来是一个八磅大热水瓶，午夜冷，瓶盖里空气热胀冷缩，空气从瓶盖缝里抽进去，盖里又有少量蒸汽冷凝的水，就嘀……达达，嘀……反复验证，完全不错。早上问“政指”，这热水瓶从哪来的？答道，反革命那里没收来的。

当然，平反，不过电台台长这绰号却传了下来。

东方红柿

“文革”初，W市街头忽然贴出这样的大字报——“中国贫下中农种出来的红柿，为什么要加一个‘东方红柿’……”

不久，旁贴大字报写道：“西红柿烂了怎么办？难道叫×××烂了吗？这是反革命大阴谋！罪该万死！！”

西红柿到今天还是叫西红柿。

（陈艰）

好消息

盐城专区某县宣传队在插队知青中物色到一个好女角，李铁梅、阿庆嫂、江水英……个个能演，只因她的父亲有历史反革命问题，始终未能调为正式队员，户口仍在农村，尽管她在下放前公开宣布与父亲脱离关系，并且当众打了她父亲的耳光，却都无济于事，队领导为此非常焦急，四处为她奔走，一天队领导喜气洋洋把这位女演员叫来，说她父亲的问题已经查清，并非历史反革命；从此她就是宣传队的正式队员了。只见她眼睛发直，脸色发青，然后大哭大叫，疯了。

“只能跟军代表说”

省部委级干部迟某解放得比较迟，一经结合，就被派往江苏最早传播文化大革命火种的某高等学府去挂帅清查“五·一六”，迟某工作得力，成绩十分显著，几个月下来，密封审查了许多“五一六”嫌疑分子，于是乘胜追击，召开大规模的“政策交待大会”，以求扩大战果。会上有承认参加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分子现身说法，而且进行“火线喊话”，有人甚至于说：“现在坐在台上的人中间就有‘五·一六’。如不及早交代，我就要大胆揭发。”后面这句话出乎小分队意料，会后找此人谈话。回答说：“这话我只能跟军代表讲。”此后几次召开这样的大会，都有同样的事情发生，而且单独向军代表揭发的“五·一六”分子，不约而同，都是迟某，因为审查，“五·一六”，只要有两人以上的揭发就可以立案，迟某就从挂帅清查“五·一六”的头头变成了“五·一六”嫌疑分子。

酒的闹戏

他本来就是酒鬼，在那个醉醺醺的年代，理应进革委会，理应当头头。他只混上个分管生产的矿革委会副主任。

有一天下午，召开全矿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他中午和几个铁哥们喝得酩酊大醉，开会时间到了酒还未醒，只得勉强登台讲话。只见他醉眼朦胧，两手撑着桌子，亮开了破锣嗓子：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台下一片混乱,有的喝起倒彩。

颠三倒四地讲了几句,秘书着急了,在旁边催他:“好了,好了。”

听到“好了”,他顿时来了精神,把桌子一拍:“有人说好了,那就好了!各人干了门前盅,吃饭!”

(孙友田)

多学一些“无术”

紧跟“四人帮”走了运的A,靠打砸抢爬上了领导岗位。他每次作报告,都是让秘书给他写发言稿。

一次,发言稿里有“不学无术”的字眼儿,A高声讲道:“有的人,不学无术,为啥要这样呢?应该多学一些无术嘛!无术这门技术,在哪里都是用得上的嘛!”

二赖子填表

某造反头子的舅子走后门当了干部。人事干事送来一份登记表,要他马上填一下。他抓抓头,说自己不识字,填不好。人事干事只好一面问一面帮填。

问:“姓名?”

答:“二赖子。卫东彪!”

问:“家庭出身?”

答：“造反派！”

问：“政治面貌？”

答：“长脸，尖下巴！”

问：“有何特长？”

答：“右腿长半寸！”

“大阿福”遇难

“文革”时期，有一天，无锡泥人厂来了一个人，说是奉“首长”指示，勒令停止生产泥人“大阿福。”

工人们一听都说：“这泥人‘大阿福’是历史悠久的民间工艺品，为啥不能生产？”

“为啥不能生产？”来人眼睛一瞪，一本正经地说：“阿福，阿福，这名字就是封建主义的！再看他这副笑嘻嘻的样子，肯定也是个阶级斗争熄灭论者！这能生产吗？”

三家村“黑店”

报载革命人民砸烂了反革命“三家村”黑店。

甲问乙：“吴晗、邓拓、廖沫沙在三家村开黑店，卖人肉包子，杀的什么人？”

乙答：“唉！这个你都不知道，肯定杀的是红五类！”

假分数的遭遇

十年动乱时期的一堂数学课上，老师对大家说：“同学们，这节课给大家讲假分数……”

有个姓左的红卫兵一听，这还了得！“臭老九”又在放毒了！他“蹬”地一下站起来：“最高指示：‘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革命的同学们，在无产阶级的数学领域里，决不允许虚假的东西存在！我们要真分数，不要假分数！”

兄弟奇遇

某中学两亲兄弟分别加入了势不两立的两派组织，从武斗开始后一直没有见过面。

有一天两兄弟同时回家向父母要伙食费，一时见面，暂抛开隔阂闲聊起来。

弟问兄：“昨晚，你们那边有人到我们这边来摸哨，幸好被我发觉，我甩了一个手榴弹，不知炸着你们的人没有？”

兄答：“原来是你老弟干的事！幸好我爬得快，只把帽子炸飞了！”

它是属于冶金类

某图书馆新上任的“革委会”主任见图书馆在分门别类地整理一批抄家图书。因为整理者都是“臭老九”，所以主任很不放心，亲临监督。

他放开喉咙嚷道：“整理工作象你们这样磨磨蹭蹭的，怎么行？”边说边拿起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晃了晃说：“看见没有？象这本书，一看书名，就该知道它属于冶金类！”

批判“不倒翁”

“文革”时期不少红卫兵团体都印过批判齐白石的小报或刊物。这里选了一段上海美术界大批判资料编辑部的一篇《打倒齐白石》的文章和一幅打了×号的齐白石画。

这幅画作于一九五一年。画上题诗曰：

乌纱白帽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

将汝忽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

这是对共产党干部最恶毒的诽谤！齐白石污蔑共产党干部是左右逢源、圆滑世故、八面玲珑的“不倒翁”，是装腔作势、缺德乏才、狠毒残忍、没有“心肝”的半团“泥”，叫嚣要把共产党的干部“忽然来打破”，居心何其恶毒！

无产者掌权

以“穷则革命、富则修”为依据，外号叫二懒子的农民夺了生产队长的权。新上任时他作了这样的开场白——“全队一百多户人，唯有我二懒子穷得叮当响，真正才是无产阶级。我吃的在肚子里，穿的全在身上，没有老婆没有子女，哪个穷得过我？我不掌权谁掌权？”

一定要今朝来

外国医药代表团到上海访问，一个靠造反起家的干部去接待。代表团团长说：“贵国李时珍在医药上的贡献真是了不起……”

这个干部马上大声问翻译：“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
翻译吓了一跳，急忙向他摆手。

“噢，没有来，快用小车去接！”

翻译急得直搔头皮。

“呀，他在理发？不行，叫他马上来！”

翻译无可奈何，凑到这个干部的耳边，小声说：“李时珍是明朝……”

“明朝来？不行，一定要今朝来！”

“形而上学”新解

工宣队长王大爷，斗大字认不了一筐，却被“占领上层建筑”的浪潮推上了大学讲台。一次大会上他发言：“你们知识分子不要成天老讲些怪头怪脑词儿，啥子违心违物，啥子形而上学，不就是形儿背起书包去上学嘛！我那八岁的小孙子都知道上学背书包，也没听他成天在嘴上念叨‘形儿上学，形儿放学’的！你们应该讲些新词儿嘛！应该讲‘工人阶级占领大学’嘛！”

结扎歌

那年，风行大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几乎社社队队有。演出内容除了宣传最新指示，学唱样板戏，计划生育也是少不了的。其中某宣传队演出的“结扎歌”最令人捧腹。演员为二男二女，一式皮带束腰，头戴军帽，挺胸叉腰，气昂昂登台，踢腿，劈手，载歌载舞曰：

“计划生育就是好，

婚龄人人要结扎——

共产党员，扎！

共青团员，扎！

贫下中农，扎！

干部群众都要扎，

扎！扎！扎！”

尿壶

在“狠抓”和“念念不忘”的年头，某人热衷于干为人定案的营生，在作证词时，总是咬牙切齿地指天发誓“你若不是黑帮分子，我情愿把我的脑袋砍下来给你当尿壶！”叫人目瞪口呆之余，竟找不到更有说服力的反击之词。终于有一天，被颠倒的又颠倒了过来，便有人问期“脖子上那玩艺儿究竟脑袋乎？尿壶乎？”某人不语。从此，尿壶名正言顺就成了某人的绰号。

“有名顶什么用？”

1975年夏，新华社一位副社长去某地调查采访，为避免麻烦和不必要的应酬，他到省城后，便径自去宾馆登记住宿。

宾馆值班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副社长拿出证件，要求办理住宿，服务员斜了一眼，爱理不理：“什么职务？”

副社长微笑着答道：“新华社副社长。”

服务员满脸不高兴：“不行，我们不接待公社一级的干部。”

他欲说明。

服务员不耐烦了：“我知道，你们新华社很有名，和大寨差不多，天天登报，可光有名顶什么用？我们这里有规定，只接待县团级以上的干部，你赶快出去找旅社吧！”

副社长哭笑不得。

不要去走白砖道路

“文革”中，某大学召开批判大会，批判“白专道路”。一个工宣队员在会上发言：“——什么是‘白砖道路’？不怕你们这些臭老九书读得多，这点你们就不如我懂得多。我当过建筑工人嘛！‘白砖道路’嘛，就是用汉白玉打成砖铺的路，造价太高，是铺张浪费，它太美观，容易出修正主义！”听到台下有笑声，他讲得更起劲：“‘白砖道路’太光滑，易摔跟斗。再说大家都走‘白砖道路’，那石板路、黄泥巴路谁去走嘛？好在我们学校没有白砖路，以后就不要修了，也希望大家不要到其他地方去走白砖道路，而应该走用红砖铺的路。”

潜移默化

姐姐一心扑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上。她不仅是学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还成为省机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团的负责人，整天忙得不亦乐乎，都30岁了还未成家。为此，其父母兄弟都很着急，纷纷劝她。一天，弟弟收到她的一封来信，信是模仿毛主席《为人民服务》一文写的：——

弟弟：你好！

有关我的终身大事，现答复如下：

我知道，人总是要结婚的，但结婚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秦少游的说过：“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

朝朝暮暮！”因而，我和大刘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痴情，我是很感动的。现在你们都夸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

记得我在给大刘的那封信中写道：

“我们应当相信组织，我们应当相信对方，这是两条最根本的道理。如果怀疑这两条道理，那就什么事情都谈不成了”。

我还对他说：

“理想和事业是你我的生命，我们两人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恋爱、婚姻、家庭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共同革命’！”

同声高喊“不须放屁”

某宣传队在学校舞台上演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节目。上级规定这是政治任务，所有师生都必须看。人们敢怒而不敢言。节目中有一段朗诵领袖诗词《鸟儿问答》。原词中的后几句是“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朗诵者朗诵成“牛肉烧熟了，再加土豆”话一出口。他马上意识到念错了，于是停顿了一下。这时，台下有上百名学生同声高喊：“不——须——放屁！”

会场出现了瞬间的清静，紧接着是经久不息的掌声。

联系实际

“文革”年月，“全国性”新的批判对象“出台”后，下面写批判文章也须生拉硬扯，以“联系实际批判”。某日，苏北某镇逢集，一农夫偷鸡蛋被逮，管理人员将其扣入房中，并喝令其写出“深刻检查”。时正值评法批儒、孔老二遭批，偷蛋农夫苦想半天，“联系实际”写了几句，中有：“孔老二是个大坏蛋，他教我偷鸡蛋……”。

“都不算”

1967年春，某县中学分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一派名曰：“红色造反兵团”，简称“红造团”；一派名曰：“星火燎原总部”，简称“星火燎原”。双方都建起广播站，架起高音喇叭，一时间，整个校园沸沸扬扬，震耳欲聋。

是日晚饭时分，“红造团”一头头溜进本部播音室，“视察”女播音员的工作。许是过于激动，女播音员竟然打情骂俏、时而卿卿我我的声音，学校正在吃晚饭的师生们惊奇万分，窃笑不已。突然，高音喇叭里传出甜润而又火辣辣的、急促而又颤抖的女高音：

“红造团广播站，刚才说的都不算！”

从此，“红造团”广播站对方誉为“都不算”广播站。

夺魁

文化大革命中,某县举办了一次小学生排球比赛,A队所向无敌,赢得了第一。

发奖大会上,屈居倒数第一的D队领队向大会表示不服。他说:“冠军应该是我们队。一,我们全体队员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睡前坚持互相交流心得体会;二,我们队全体队员坚持在招待所帮助服务员洗碗洗筷;三,参赛五天时间里,我们三次组织队员清扫了招待所里的所有厕所。而A队呢,队员赛好球就去逛大街,吃了饭连碗也不洗,我认为A队里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作风。”

本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原则,大会认为:A队的队员即使球艺再高,将来也是要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决定:冠军属D队,A队不予名次。领队教练回校反省。

春风杨柳多少条

文化大革命中,“贫宣队”进驻学校,登台授课。我作为那时的一名中学生,至今仍记得一位年近五十的女队员给我们上的两堂“启发式”课。

女队员(一本正经):“春风杨柳多少条?”

我们学生(颇受启发,齐声呐喊):“万千条——”。

女队员:六亿神州怎么摇?

我们学生：“尽兴摇——”

女队员：“梅花欢喜什么？”

我们学生：“下大雪——”

女队员：“冻死苍蝇奇不奇？”

我们学生：“不稀奇——”

升国旗奇遇

某知青在大山区落户，国庆节时想到城里的热闹，比照农村的冷清，很惆怅，想自我庆祝一下节日。他从生产队保管室找出一面皱巴巴的国旗，找了一根大竹竿穿上，跑上山，将旗插在最高峰上，然后躺在草地上发呆。不知不觉过了几十分钟，他突然被一声惊天动地的“不许动”惊得跳了起来，只见几十名民兵端着枪包围着他。

原来，有农民老远看见这山头上有红旗在飘，而这是本地亘古未有的事，到公社一报告，武装部长认为是外国特务在搞联络，马上全社戒严，并出动民兵搜山。

一场误会。但某知青还是被勒令写检讨，他不肯写。武装部长窃想：若对方不写份检讨，他这部长不好下台阶，就与知青达成口头协议：写一份上百字的检讨书，给知青记一天的工分。结果两人皆大欢喜。

贬义的新生事物

“文革”中一段时期津津乐道于“新生事物”。某人说了句俏皮话：“脱了裤子放屁——多事！”旁边马上有人插话：“脱了裤子放屁是从未有过的！”错印成问号“？”，这还了得？造反派说：“你们的社长、编辑连“曲直”都分不清！一群混蛋！不但是混蛋，而且是有意，再而且是蓄谋已久！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第二天，劳改队伍又多了三个人：社长、责任编辑、校对员。

天罗地网

(一)

某航运公司的一造反派头目靠整别人而进入一结合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他庆贺自己升迁而大吃大喝，醉后说：“大海航行不只靠舵手，还要靠轮机手”（他曾是轮机手）。话被别人听见。第二天，该头目就被撤销一切职务，成为“现反”被推上审判台。

(二)

南京某老工人在高空作业，正遇刮东风，高烟囱的黑烟正好吹过来，呛得他难以忍受。说了一句：“要是刮西风就好了。”没料想有同事揭发，说是攻击毛主席“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结果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七年。

(三)

某语文教师批改作文很认真，学生文章中的病句，他除了用红笔划上外，还爱在旁批注“不通”。有一次，某学生文章有“走社会主义”一句，他也照常划上、批上“不通”。“文革”一来，学生立即写大字报揭发，说这教师把“社会主义”一笔勾销，“诬蔑社会主义走不通”。罪恶滔天，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刚好扣在头上。

响的什么雷？下的什么雨？

“文革”时期盛行大批判，一切东西均可以拿来批。曹禺的《雷雨》一时成了众矢之的。一个化名红卫江的人写道：毒草话剧《雷雨》是曹禺家的老本，是献媚蒋贼、投靠美帝的敲门砖，是部美化资产阶级、诬蔑劳动人民、宣扬阶级调和、阶级投降和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大毒草”。并为《雷雨》解题，说《雷雨》是：

歌颂资产阶级的妖“雷”

丑化劳动人民的黑“雨”，

对抗革命的挡路“雷”

阶级调和的麻醉“雨”

复辟资本主义的招魂“雷”

中国赫鲁晓夫的变天“雨”。

大队主任作形势报告

“文革”中各级领导人讲话都要先来一番国际国内的形势报告。某偏僻山区一个大队革委会主任有这么一段话——

“同志们，当前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那个林彪，带着一群（叶群）夫人坐着三个叉叉（三叉戟）的飞机，跑到蒙古吃瘟猪耳朵（温都尔罕），摔死了。我们八亿人民莺歌燕舞。对了！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中国到底多少人？八亿，这是报上说的，错了！我国有十亿人，还有两亿人‘战备着’，要保密！今后毛主席一道命令下来，我们就去解放全世界！解放全地球！还有人问，现在又为啥还不派军队去解放美国和苏联？告诉你们吧！我们要等他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后，有了革命造反觉悟，再里外结合去解放他们！这些都是保密的，请大家不要外传！”

好带人去参观

祖祖辈辈没出山沟、没坐过火车的某公社革委会主任，自从随县代表团赴大寨参观以后，云游四方的欲望不可遏止。一天看见报上有“巴黎公社精神永存”几个大字，连忙叫公社秘书打电话问县广播站，巴黎公社在哪省哪县。秘书感到为难，又不好当面说穿，迟疑着没动。主任催促道：“你快打电话呀！问清楚地方，我们一道去参观、学习嘛！”

“上吊”和“专了政”

“文革”中，学校没法上课，许多学生混了几年后：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某知青给母亲写信，有这么几句：“……我被县文化馆借用了三个月，最近说要给我专政，今后还有可能上吊……”其母差点吓昏，赶忙下乡去看儿子。一见面才知道儿子把“转正”错写为“专政”，把“上调”错写为“上吊”。

男女关系

在学校大批“学而优则仕”的时候，一位女学生初中毕业了。在填写一份毕业生登记表时，她费了全部功夫才填满了表上的栏目。其中有一栏填写家庭成员，她首先填了父亲的名字、年龄、职业，紧挨其后要填这个成员“与本人是什么关系”，她考虑了好几分钟，才工工整整地填上“男女关系”。

知青的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

我和妹妹下乡三年了，现在各方面都习惯了。今年，队上的粮食风收了，我们分的粮食狗吃了。冬天我和妹妹一起上山去打野鬼，晚上，吃了鬼肉后同大狼一起睡在床上，现在妹妹

肚子大了，什么也不怕了。……”

她的妈妈收到信后，又急又气，一口气上不来，被送进了医院。他们的爸爸连夜赶到女儿插队的地方。推开门一看，见两个好好的，才一块石头落地，坐在床边，直喘粗气。

女儿见父亲脸色象从坟堆中捡出来的死人一样难看，不由惊问道：“爸爸您怎么啦？家里发生什么事了？”

“还问怎么啦，都是你两个写的好信！”边说边把她们的那封信拿出来。原来她们把“丰收”写成了“风收”，“够吃”写成了“狗吃”，“野兔”写成了“野鬼”，“大娘”写成了“大狼”，“胆子”写成了“肚子”。

谁知女儿不以为然地说：“这有啥，人家张铁生交白卷成了英雄，写几个错字算什么”。

焚书有理

破“四旧”的时候，普遍进行焚书。有一位英语老师，有许多中、英书籍，红卫兵气势汹汹地前去收缴。老师从散乱的书堆中检出一本《唯物辩证法》问道：“为什么辩证法也要烧？”红卫兵瞧了瞧说：“书上有‘李达’二字。”老师说：“李达与辩证法不好混为一事吧。”红卫兵严厉呵斥道：“李达掺在辩证法里，一粒老鼠屎，打坏一锅汤！”

谣言四起，已抓到“三起”

1976年初，某县召开大会，传达中央文件，反击右倾翻案风。台上发言的革委会主任情绪激昂，唾沫横飞。他一边传达一边作解释：

“最近一段时间，谣言四起……。”他照文件念过一句，便解释说：“最近一段时间，谣言四起，已经抓到了三起，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台下哄然大笑。

“牛鬼”与牛的对话

“文革”中，“四人帮”在四川的干将刘某，在大邑县安仁镇办了个文化系统学习班，将一大批文化名人集中到这里边“洗脑”边劳动。

某作家被打成“牛鬼”，每天的任务之一是打扫牛圈。他一边打扫一边念叨：“牛呀牛，你住的是牛圈，我住的是牛棚。你看你，眼睛是红的，用不着难过，反正你说的我懂，我说的你懂，彼此就不寂寞了。这里叫安仁镇，全是省有名的地主庄园，过去的老板是刘文彩，现在的老板也姓刘。安仁镇，安心的安，人字的人旁一个二字，镇是镇压的镇，连起来讲，就是——有一两个人安心镇压我们！牛呀牛，你不要看那边，那边牛棚里，昨天才吊死了一个电影演员。吊死，你懂吗？就在你脖子上套

一根绳子……”只见专政队长来到跟前，“牛鬼”立即背诵：“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

但愿都是圆宝

从一九六六到一九七一年夏，五年中，中国制造像章一万多种，至少二十多亿枚。在戴像章的高峰期，人人都必须戴，每家都有一斤左右像章。一老农民感慨地说：“这些要是圆宝该多好啊，准比“袁大头”（一种银元）值钱。被支书听说后，被大会批斗一天。

教育革命

文革中的“革命”理论气象万千。一个叫湘林的理论家在清华大学的《井冈山》第十期上撰文指出两个命题。

其一，消灭知识分子是教育革命的任务。因为知识分子这个东西本身就是私有制社会的一种产物，它本身就是作为与工农体力劳动者的一种对立物而存在的，它的存在就意味着文化知识只是少数人的特殊占有物，而工人、农民却不能得到自己所创造的文化知识。不消灭这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和差别，就不能最后消灭阶级对立或产生阶级对立的根源。知识分子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它必将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灭，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其二，学校，作为一个脱离工农，脱离工农业物质财富的

生产,专门从事传授文化知识的独立的教育单位的存在,同样也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因为它的产生的目的就是为统治阶级培养少数掌握文化知识的、治人的劳心者的,因此它本身就是一个工农、工农业物质财富生产的对立物,它的存在的本身就反映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学校随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它也必然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灭,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

符合主席说的

某地妇女地位很高,许多琐碎的家务事多由男子在做。公社妇女主任在一次经验交流会上讲:“我们社的男同志,积极按毛主席说的去办,毛主席说‘男(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于是男同志们就做好事,这是应该继续发扬的嘛!”

关于蚕桑的语录

某地召开蚕桑工作大会,刘主任应邀讲话。上台打开讲稿一看,上面没有写最高指示。他立即打开《毛主席语录》,但从头到尾都没有找到一条关于蚕和桑的话,急得淌汗。正在为难之时,猛角看看见礼堂墙上挂着毛主席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顿时精神大振,对着话筒高喊:“最高指示——‘人间正道是沧桑’!——下面,我开始讲关于种桑和养蚕的问题。”

台下众人先是一楞，紧接着哄堂大笑。

检讨重大问题

某干部连续检讨十几次，都被造反派斥为“避重就轻，妄图蒙混过关。”这一天，他又被推上台作检讨。

他说：“革命造反派战士多次启发我，要我交代‘重大问题’。我想通了，今天就讲重大的！——我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关且还准备发动第三次、第四次世界大战！因此我罪大恶极！”

台下叫喊：“不准讲这种空洞的事！讲具体的！”

他说：“讲具体的——我发气功，造成邢台大地震，死伤不少人。”

“胡说八道！快讲现实的问题！”

“是！讲现实的。我读小学时，偷摘过邻居的桃子，下树逃跑时，额上摔了个大口子，如今留下了这块大伤疤，很丑，有碍在座造反战士的观瞻，使大家参加文化大革命时情绪不高，实质上是破坏了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

全场哄堂大笑。

党能找不着吗？

在上钢五厂工作的鲁则君，‘文革’开始不多时，便以‘叛徒’的罪名而被押回故里接受批判。关在村东头破庙里，一捆

草，一只尿桶，一条老鼠疙瘩被而已。虽有至亲而不能近之。

一日，他被带到司令部受审。

“我问你，你怎么成为叛徒的，向敌人透露了哪些机密，得到敌人的什么奖赏，快说！快说——”

“我没有，我不是叛徒。”

“你老实交待，否则死路一条。”

“在一次护送上级领导途中，为了掩护领导，我被捕了。敌人软缠硬磨，我一字未吐，后来，”鲁则君竭力回忆，“后来，在一个风大雨猛的夜晚，我趁看守躲雨，连爬带滚，在垃圾箱中熬了一天一夜。后来，由于单线联系人被杀，我没能找到党，……”

鲁则君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为首的喝断了，“胡说！放屁！你胆敢咒骂党？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的舵手，对，还有伟大导师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街头巷尾，哪没党。能找不到党？党能找不着吗？放毒！给我——”

鲁则君又一次尝到坐飞机、站冷水桶的滋味。

鲁则君从此再也没说一句话，成了能说话的哑巴。

“不能向右转”

军队和一切要进行列队活动的人群，在进行训练和日常活动时都要集合站队。“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这些口号和动作，几乎古今中外都是共同的。然而在“文革”中，“左”是革命的标志，“右”是反动派和投降主义、反革命的代名

词，人们都趋“左”而避右。

一天，驻守在祖国南疆的解放军某一班班长，突然向连长郑重提出：“不能喊向右转的口令，这是政治立场问题！”可是，队列如没有向右转，而只是向左转，队形不好变换，很不符合习惯。但连长不敢反动，便向营里请示，营又向团打报告，团里又向数百里外的师里报告。师里也请示了上级，但都不敢做出明确答覆，最后让团领导“酌情处理”。这句模糊的提示难坏了团领导；拒绝这个意见，怕被扣上不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建设高帽子，这是立场问题；同意这个意见，则随意更改队列口令和动作，团里没有这个权力，部队行动也不习惯。但当时处处都在“不被不立、先破后立”，既然上级不明确表态，团时也不愿承担政治风险，于是找来那位班长商量，那位班长倒也是“奇才”，他说：队列没有向右转不好办，但口令可以改一改，可以用“三八作风”中的八个字，即“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分别代替“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四个口令。团领导于是向全团通知了这个口令的更换决定，于是，在解放军某团的队列活动中相当一段时间用这个代号下达口令。

蓉城充斥猪狗声

1967年夏、秋，成都派别间武斗四起，派性的宣传也花样翻新。

C大学与G学院仅一墙之隔。C大学属“兵团八·二六派”，对方称为“撬狗”和“川驴”；G学院属于“红成派”，被对方称为“蠢猪”。双方都在学校的最高建筑物上安装上高音喇叭，

互相对骂，直到深夜。弄得四方居民不能安眠。

某一天，不知哪位“宣传专家”想出一个绝招，C大学到猪圈录制了猪叫的磁带，在广播站播放，以挖苦对方是猪。G学院毫不示弱，弄了条狗以广播站的麦克风前，打得狗汪汪狂吠，叫声通过扩音机传遍四方。C大学更进一步，在麦克风前杀猪，其惨嚎声令人出汗；G学院则以牙还牙，播放杀狗的惨叫声，让听者起鸡皮疙瘩。

有些外地人到成都，听到叫声很纳闷，广播里为啥老是猪叫狗叫？并作打油诗一首：

“文革”四川怪事多，
狗派猪派争正确；
蓉城彻夜猪狗叫，
想睡好觉没奈何！

三畜兴旺和萝卜欠收

1967年夏，四川派性斗争达到一个高潮。围绕“打刘（刘结挺）张（张西挺）”还是“保刘张这个矛盾焦点，红卫兵成都部队与八·二六战斗团、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展开了殊死斗争。同时，双方在宣传上也挖空心思要压住对方。

红卫兵成都部队被对方称为“蠢猪”；

八二六战斗团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被对方称为“川驴”和“撬狗”。

刘结挺、张西挺则被对方称为“烂萝卜”（‘萝卜’与‘干部’音相近）。

于是，全四川到处可见标语、漫画。称语主要有“打倒蠢猪”、“打倒川驴”、“打倒撬狗”、“刘张两挺烂萝卜”等。漫画也都画猪、驴、狗以及红白萝卜，每个萝卜都有缺损，或者是黑心的。

外省人在四川看见标语、漫画，不解其意，但也觉得好笑，说：“四川三畜兴旺，只是萝卜欠收。”

忠字图

“三忠于”活动高潮时，农村及一些城镇地区时兴在门上印上领袖头像和一组葵花，花下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几个字，这就是“忠字图”。

一天，一个公社干部拿着木刻印板挨家挨户印忠字图，一个老太婆拉住公社干部，要他在她家的灶房壁和猪圈门上都印上图。公社干部不肯。老太婆苦苦哀求说：“你们当干部的行行好吧，前几年破四旧把门神刮了。我家辛辛苦苦喂的猪，都肥了，却让贼娃娃子偷走了，我媳妇气得生了一场大病，现在都还没好完全。印上个新门神，贼就不敢来了。这几年，家中没了灶神，老是吃了上顿愁下顿，你们再印上个新的灶神，今后就不会饿肚子了。你们当干部的，多印两个不费劲，大小也算积了德嘛！”

公社干部眼睛一瞪：“老婆子，你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说完，提着油漆桶走了。

“互相教育”

“文革”初期，天津市某中学的门口树起了一个高高的毛泽东塑像。造反派的学生们，勒令前来上班的老师们都站在毛泽东塑像前请罪。请罪完毕，每两个教师一组做“互相教育”。互相教育就是两个教师面对面站着，每人都伸出手来打对方的脸。教师甲必须喊：“打倒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教师乙！”然后重重地在教师乙脸上打一个耳光；教师乙也必须如法炮制，辱骂教师甲，给教师甲吃耳光。一般对打耳光五十下才算完成“相到教育”任务。“教育”不够或不彻底的，由造反派重罚，加倍“教育”。

1993.8.5

阅完

天津市档案馆

水呀水

〔津〕新登字(92033)号

现代笑笑录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宝坻县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32K本 7.125印张 1414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7-201-01351-3/G·629

定价 3.98元